翼宋言愼李潤德等留守平壤。日錄月
駕既發。斗壽成龍命元元翼。在練光亭言愼守大同城門。潤德守浮碧樓以上
江灘。慈山郡守尹裕後。守長慶門。悉發城中士卒民夫合三四千。分排城堞。而
部伍不明。或踈或密。散掛衣服於乙密臺松樹間。以爲疑兵。
大駕歷順安。夕到肅川。朝議以爲國事已急。大駕北道之行。亦不可必。中
殿豈可獨向北道。不如追回于寧邊。觀勢去就可也。上從之。寄齋
時上下遑遑。莫知爲計。上召羣臣問策。李恒福李德馨曰。事急。使臣等請單
騎馳入　天朝。上書求救。二人爭往至夜分。上沉吟不決。忠謙曰。臣聞天下
之事勢而已。今勢若可救。微二臣往。兵自當出。勢不可救。雖二臣并往無益。況
恒福方爲主兵官。尤不可遠離。上乃命李德馨往請。將發。恒福送之南門。德
馨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恒福卽解所乘馬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
無相見也。德馨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江也。二人洒淚而別。白沙狀行
十二日　上到安州雲巖院。人民逃散遂闕膳。上召史官。皆已散去。自此諸
從官皆落後。從　駕者不滿十餘。而亦皆任意先後。侍衛者無多。夕到安州。」
十三日　上到寧邊。城中人畜俱已散去。上下皆闕飯。是夜韓應寅馳啓。賊已
渡江東外灘。上遂召羣臣議所向。且曰世子同住一處。則更無可望。不如分

往。承旨李廎曰。上國父母之邦也。今當往義州。赴憩朝廷。若不利。君臣當同死
鴨綠江中。聲大義於天下可也。李恒福亦曰。此言大是。　上曰。予若渡遼。誰能
從我。恒福李廎泣對曰。臣等願從行。　上謂崔興源李憲國李誠中曰。卿皆老
矣。可從世子。又謂韓準曰。卿有父母。亦可從世子。群臣皆泣。　上亦垂涕。寄齋」
初　上欲向鏡城。恒福極言咸鏡一道。只有一條路。賊若直衝。將束手就縛。此
危道也。且方乞兵　天朝。萬一得請。　天朝大兵。一朝大來。則無人迎接。天
子聞之。謂我如何。直抵義州。迎接天兵。以圖萬一。若不幸。君臣上下。歸死　天
朝。求爲內附。徐觀事勢。以爲再擧未晚也。及請對。夜已向闌。　上御寧邊東軒。
張燭而見。李恒福因陳利害。　上曰。予意本欲內附。卿言如此。可幸義州。但內
殿已向北道奈何。雲山郡守成大業自請往迎。遂率其兵。達夜馳往。
上曰。事急矣。予當內附。父子同渡鴨江。則國無主矣。遂命世子奉　廟社主別
行。進駐江原京畿等地。使之收召四方。以圖興復。領相崔興源等從之。白沙行狀」
時　上將幸義州。事若不幸。欲渡遼。群臣皆以入遼爲難。上於燭下。逐座親問。
欲得自募。問于大臣。大臣不對。以次問群臣。莫有應者。恒福對曰。臣年少無病。
又無父母。請隨駕。　上曰。卿若有難事。不可强行。再加商量。對曰。此非臣今日
所辦口頭。以塞顧問。及出國門。誓以效死。故妻子兄妹。已與永訣。此意素定久
矣。　上嗟歎良久。惟李廎洪進李山甫願行。群臣皆願隨東邸。恒福不得已。啓

請以扈從單子受點而行。興源遂列書姓名以啓。上遂落點。擇無病可遠行者從駕。群臣相謂曰。到鴨綠江。若不幸渡江。則年老有病者。勢難從行云。白沙集

持平李廷臣。聞其當從駕。遂不辭去。托以落傷出城去。寄齋上又以韓準方判戶曹。遂命從行。準

十四日雲山郡守成大業翊贊柳希聃。往迎中殿及世子嬪。俞泓等扈中殿到德川。屢奏言請急向咸興。有促迫之言。中殿敎曰。大駕去向。尙不的知。一踰此嶺之後。事有倉卒。必致狼狽。遂留五日。以此大業等追及之。

十五日午。駕次博川。是夕平壤失守急報至。中殿自德川乘暮而至。上及內殿遂促駕發。世子奉廟社主。分向山郡。上辭廟社主痛哭。世子亦痛哭。羣臣皆失聲哭。僕從莫不沾襟。

時俞泓自請從世子恢復之後。當迎駕而回。上不答。駕既出。泓伏路邊辭去。上終不答。後上敎曰。俞泓自行自止。殊無君臣之義。寄齋

是日平壤城失守。初賊兵分駐江岸。作十餘屯。結草爲幕。屢日不得渡。尹斗壽金命元等。自城上望見。以爲可乘夜掩襲。挑擇壯士四百餘人。使高彦伯等領之。從綾羅島潛渡。約以三更擧事。候時失期。旣渡已昧爽矣。賊陣驚擾。我軍多

射殺之。奪賊馬三百餘匹。俄而列屯賊大至。我師退還趁船。船上人見賊已迫中流。不敢艤船。涉死者甚衆。餘軍從王城灘。在大同江上流涉。日晩擧衆幷渡。守灘軍不敢發一矢。皆散走。時壯士任旭景閔汝虎等。退至大同江邊。倒執一賊。左右亂揮。賊不敢近。所擊殺十餘。竟溺死。命元等在練光亭。目見痛惜之。是夕賊於靑銀灘白銀灘等處。分遣其衆。以試欲渡之形。守灘將金億秋許淑李潤德等。一時逃潰。上下列鎭。亦從而潰。寄齋

賊旣渡。猶疑有備。遲回不敢前。陣于城外。登牧丹峯。良久觀望。知城空無人。明日始入城。

斗壽等知事已去。遂使城中人先出。繼令軍器沉風月樓池中。從事官金信元請暫往安岳等處。召號兵民。有所措畫。斗壽泣曰。旣不能保城。又不從駕。落在海曲。亦復何爲。遂出普通門向順安。命元等皆棄城走。信元乘船走。城遂陷。」是夕柳成龍來言平壤不可守。已而李元翼遣李好閔報賊入平壤。駕遂發。

中殿踰山越澗。一日所行。幾百六十里。而未下轎。郡中大擾。遂闕膳而行。夜已二鼓。天雨路滑。時衛將李瓘成壽益等。相繼散去。扈一行僅四五十人。大臣惟原任鄭澈從行。博川郡內五里。樹木茂密。天又雨黑。如漆。人心危懼。甚於臨津之夕。李恒福曰。前衛甚踈。吾屬兵官。不可在後。遂

與佐郎朴東亮。疾驅先導。掠御馬而過。上益重之。
時朝臣從駕者。纔十餘人。朴東亮遂兼綰六曹通符。又兼春秋館漢學教授內乘等職。酬應衆務。無不中窾。人比之周公瑾。時年二十四。(再造藩邦志)
十六日　駕至嘉山。已五鼓也。聲息漸急。遣咨遼東請內附。夕到定州。(寄齋)是日世子進次寧邊。上命分朝中外扈從官司曰。撫軍司便宜從事。
兩宮既分。訛言大播。關西人心。不可收拾。李恒福始服柳成龍之先見。往謁私舍曰。倉卒之際。誤着一手。致壞大軌。悔服無及矣。成龍曰。我亦當初不能明辨。直曰不可而已。不能無失。
十七日仍留定州。十八日　上到郭山。摠兵祖承訓。到雲興館。(郡北十七里)上往見之。(詳下救天朝)夕次宣川。(張指揮賓咨來。僉載作指揮詳下)
十九日　駕次車輦館。(鐵山郡北二十七里)
二十日次龍川。尹斗壽曰。今日之行。專爲赴憩　天朝。兼程疾行。但遽至義州。人心尤駭。無以收拾。況今賊勢稍緩。先使義州等官。收拾散民。諭以不卽渡遼之意。使有所恃。然後緩緩進往。則遠近不至失望矣。　上從之。
二十一日留龍川。元均捷報至。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駕至義州。東向痛哭。西向四拜。以牧使所居爲行宮。時城中人民皆散。鷄犬亦空。鳥雀不飛。有似荒山廢寺。從官數十餘人。分投行宮近地。(寄齋)
李恒福請收葬廨舍。以示久駐意。吏民果稍稍還集。恒福又言湖嶺三路。不知行在所駐。宜急遣使宣諭。令起兵勤王。遂遣大司成尹承勳。由海路往湖南。
自是朝命始通。(白沙行狀)
超拜李幼澄。(誠中之子)爲義州牧使。以李誠中爲戶曹判書。
七月監司宋言愼。兵使李潤德。迓入山炭。久無消息。遂並遞之。以李元翼爲監司。李蘭爲兵使。(寄齋)
巡察使李元翼。慮禁旅單弱。請分戰士入衛。李恒福却之曰。戰卒用以破賊。請別抄民丁補禁衛。(白沙行狀)初賊入平壤。兵約六七千。招諭亂民作金命元李元翼李蘭等。屯順安以拒賊。
兵守城。更不出向西路。蓋因列屯兵分。所領不多。畏爲天兵所薄也。由是命元等召募散卒及江邊土兵。復成軍容。與韓應寅進次順安。防守釜山院縣界。自此順安以上列邑吏民還集。
平壤西三十里許。有釜山峴。卽西下大路也。峴之左岡有立石。人稱爲石將軍。
壬辰前石將軍出血。流至釜山峴而止。倭據平壤。而終不得踰峴。此其驗也。人傳祕讖云。倭起於釜山。止於釜山云。(菊圃瑣錄)

八月元翼蓂等將精銳數千人助防將金應瑞別將朴命賢等率龍岡三和甑山江西沿海諸邑萬餘人列二十餘屯以逼平壤之西別將金億秋將水軍據大同江口別將林仲樑領二千兵屯守中和行朝以爲平壤賊勢衰我軍足以進取又不可等待唐兵促令進取於是三路俱進薄普通門外遇賊先鋒射殺數十俄賊大至我軍四潰死者盈野江邊勇兵多折傷元翼敗還順安應瑞一軍不返元翼等曰應瑞死矣及日暮應瑞斬賊將奪白馬全軍而還元帥馳啓陞拜防禦使（平壤志寄齋）

時行長副將有勇力絕人者嘗先登陷陣行長倚重而委任焉府妓桂月香爲其所獲極見愛幸欲脫不得請往西門審問親屬倭將許之桂月香登城哀呼曰吾兄何在連呼不已應瑞應聲往赴桂月香迎謂曰若使我得脫以死報之應瑞許之自稱桂月香之親兄而入城桂月香伺倭將之中夜睡熟引應瑞入帳下倭將方據椅坐宿張兩目按雙劒滿面通紅有若斫人者然應瑞拔劒斬之倭將頭已落地猶擲劒一着壁一着柱沒入半刃應瑞佩其頭出門桂月香隨後應瑞度不能兩全揮劒斬之踰城而還翌曉賊知死大驚擾奪其氣（平壤志）

七月摠兵祖承訓進擊平壤敗還遼東（詳下救天朝求）

湖南義兵將金千鎰等遣梁山璹郭賢上表其還也　上曰爾等歸語千鎰憲璹曰湖南義兵雖起朝廷隔遠號令未易稟承須以一重臣來撫　上遂以鄭澈爲都體察使山璹等之意欲得如甲磾輩而朝廷遞遣澈深以爲不滿焉（寄齋）

山璹之還下罪己敎諭兩南士庶有云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秋涼乍動邊地早寒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天生李晟復城闕之有期日望張所報園陵之無缺辭意懇惻聞者莫不灑涕（寄齋好閔製進峯合錄）

八月李舜臣捷書至以舜臣爲三道統制使（詳下）

備邊司啓前監司宋言愼兵使李潤德以一道之主深入峽中久無形影洪世恭既承調度之命迂入熙川天兵去來邈不相聞韓準親承從駕之命托病落後又自言親見　大駕渡遼遂使人心崩潰獻納李廷臣持平李慶祺注書任就正朴鼎賢檢閱趙存世金善餘以侍從之臣不辭逃去言愼準罷職潤德白衣從軍世恭降一資廷臣以下削職（寄齋）

朝廷以京畿監司權徵遠入江華黃海監司趙仁得避賊投島遂以沈岱爲京畿監司柳永慶爲黃海監司（上同）

岱臨行謂沈喜壽曰朝廷用人是何道理我則死地去公則得其時矣喜壽曰是何言也朝廷以公頗慷慨不避夷險陞資未久又超資而遣之賊在平壤朝夕當發君臣上下猶不知死所公何爲發此言也岱猶咄歎不已（上同）

岱爲人慷慨。自變初常憤憤。奉使出入。不避夷險。至是直到朔寧。召集軍兵幾千人。約與楊州牧使高彥伯。圖復京城。召募城中人。約爲內應。賊訶知之。潛渡大灘。乘夜襲之。岱驚起披衣走出。賊追害之。軍官張姓者捍蔽而死。

岱建鼓鳴角而行。如平日。殊不畏賊。遣人召募內應。城中人恐事定。以附賊獲罪。連名結狀。出赴軍前。自言能內應者。日千百數。往來如織。亦有爲賊耳目者。以致潛襲。

京畿人。收岱尸埋山中。賊發掘斬首。懸鍾街五六十日。面色如生。（追錄扈聖功臣青原君）

贈官且蔭其子大復官縣監

遣宗室湖城監。徵兵于兩湖等處。發忠義內奴爲兵。自募者亦許。湖城監收兵得二千人。由牙山乘舟還　行在。

上久滯龍灣。以詩風下曰。國事蒼黃日。誰能李郭忠。去邠存大計。恢復伏諸公。慟哭關山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尙可更西東。

十月臺諫劾李弘老以一無行之人。發身李山海。爲其爪牙。納交金公諒。爲其奴隸。陰邪鬼蜮之態。不可勝言。至於變後。自任去就。請削職。又論任蒙正。以侍從之臣。出都門而先逃。請罷職。並允之。

弘老上疏曰。今之當路之人。率以去邠一事。歸罪李山海。以爲誤國之賊。若使今之當路之臣。在變初。則果能遏滔天之賊勢。不使有去邠之擧耶。如不遏其勢。亦能甘心　君上。就不測之地耶。至於置　君上於地。盡頭悠悠坐談。徒以報復舊怨爲事。而無恥之輩。奔走承顏。增長勢燄。國家朝夕淪沒之勢。了不加諸心。則其爲誤國之賊。不知前後孰爲甚乎。　殿下無失德。　宗廟有積慶。變亂之發。不過氣數之使然。臣觀國事日危。不忍愛君之心。欲與　殿下。同待天命之去就。而當路之人。不欲臣近在　行宮之下云云。

時尹根壽具思孟。以洪汝諄柳永吉李弘老。昏夜相聚。必有覬覦之心。欲並與金應南李德馨而逐之。成渾尹斗壽李海壽以爲。如不得已。當去其甚者。應南德馨。未有可罪之名。弘老知不免。遂發死心上疏。李誠中在公廳厲聲曰。君臣上下。魚聚絕塞。誰所致也。而反指吾輩爲誤國之賊。疏中之語。無非側媚之態。吾輩平日食君祿居高位。不能建一言掃除群陰。畢竟受此辱。皆吾輩之過也。尙誰咎哉。（寄齋雜記）

十二月。兩司請竄害國三人。洪汝諄李弘老宋言愼三人。答曰。此何時而爲此論乎。此人等之罪。予所未知。但頗劾鄭澈之奸矣。再啓。答曰。無乃設一機而陷人乎。鯨戰鰕死。此之謂也。不得不從。依允。（翌日傳敎改以頗劾鄭澈以爲奸矣）

同知柳永吉啓曰。鄭澈在南中。沉酣酒色。不爲國事。尹斗壽所爲。終無其實。使主勢日孤。國事日急。　上曰。卿之此啓。有意見乎。永吉悶默良久。對曰。只言所聞。別無意見。遂退。滯所到耽酒留連。所受之任。不成頭緒。由此大失人望。永吉

之言。雖出乘機狙擊。而其處事實有以致之。寄齋
癸巳正月初八日。天朝都督李如松。擊破平壤城。

李舜臣扼遏海路

初賊兵一路向巨濟。慶尙右水使元均。令虞候守營。馳到白川寺。見我國漁船。以爲賊艘。蒼黃退露梁。虞候聞之。督出城中老弱。死者甚衆。一島之師望風皆潰。南海縣令奇孝謹。焚倉庫而走。均聞賊連陷諸城。引舟師向加德。見賊船蔽海。遂退還。諸將亦稍稍散去。均欲登陸避其鋒。記聞曰悉沉戰船百餘艘及火砲軍器於海中獨與褊裨奔至昆陽玉浦萬戶李雲龍抗言曰。使君受國重寄。義當死於封內。此乃此兩湖咽喉。失此則兩湖危矣。今吾衆雖散。猶可保聚湖南水軍。可請來援也。記裨將李英男聞曰用其之言求救均遂與雲龍等。退在露梁。賊兵跟追而至。時全羅左水使李舜臣。右水使李億祺。舟師在全羅左水營前洋。雲龍請求救於舜臣。卽以單舸馳赴曰。賊兵已滿於泗川南海之洋。諸鎭瓦解。水使均力不能支。願乞全師。勦其先鋒。不然禍且及於湖南矣。舜臣等憮然相顧。光陽監縣魚泳潭。見其推托不決。奮然大言曰。嶺南獨非王土。倭非國賊耶。嶺南諸鎭盡陷。只數船泊我境。匪茹之賊在其後矣。我以一道完師。恕視請援。坐致嶺海之敗。可乎。諸將疾視之。僉載曰均戶李英男詣舜臣請援諸將多言我守我疆且不足何暇赴他道耶惟鹿島萬戶鄭運軍官宋希立慷慨涕泣勸舜臣進擊以爲討賊無彼此道先挫賊鋒則本可保道亦也舜臣沉思不答。翌曉聚壯士召泳潭曰。光陽之言。且有理。但水路深遠。無人經識。此可憂也。泳潭曰。此則小將當之。願爲公作先鋒。舜臣喜曰。依光陽之計。卽以泳潭爲水路嚮導。以龜船將申汝良爲斥候。順天府使權俊。加里僉使具思稷。爲中衛左右將。五月初四日。與億祺等。領戰船八十餘艘下海。記聞曰舜臣率板屋船四十餘億祺合兵而進。向露梁。與均相會。先發至光州之洋。賊五六艘見之退去。我軍追之。登陸而走。遂破其船。軍卒始生氣。翌曉初五日又向嶺洋。他作見梁見賊船蔽海而來。斥候申汝良已被圍。舜臣見海洋阻隘。緩緩退却。諸船以次而出。億祺走柱島之外。防踏僉使李純臣大呼曰。使道何棄我二船耶。舜臣不答。賊見我退師。追之至閑山大洋。舜臣一時颺旗回船。億祺促櫓繼至。諸船俱發。天地眩轉。銃聲動海。合戰未幾。賊船盡沒。燒溺死者不計其數。收斬百餘級。泳潭仍爲先導。過鎭海洋。又遇賊船二十五伏兵船二隻。合擊勦之。至戌時乃已。」

泳潭咸安人。膽略超世。未出身已爲呂島萬戶。及登科。常爲鎭海諸鎭幕下。海路夷險。莫不經畫。故船師出入。如履家庭。以此不見窘迫。今番之功。泳潭爲最。而論功只陞堂上。不預於宣武勳。邊人惜之。日月錄

初六日元均戰船。與寶城船合擊賊大船一艘。焚滅之。明日賊自栗浦發向日本。三道水軍追及于加德前洋。回船逆戰。又破賊船百餘隻。喊聲震海。烟火漲天。燒溺死者無數。又收數百級。獲大船設層樓高可三四丈。可坐十餘人。外垂紅羅帳。中有金銀屛子。勢甚堅壯。乃賊將所乘船。船中得金圓扇一柄。書曰。六

月八日。秀吉着署。右邊書羽柴筑前守五字。左邊書龜井流流守殷六字。疑是秀吉符信之物。而所斬者是筑前守也。已上並日月記聞 時賊退。而鄭運中丸而死。於是鳴金收軍。朝野僉載 一說。初舜臣聞倭連陷釜萊。會諸將計事。鹿島萬戶鄭運。軍官宋希立。願以死自效。辭語慷慨。舜臣大悅。以五月初四日。領水軍下海。有戰船八十餘艘。與元均約會。至玉浦（屬巨濟）前洋。有賊船三十餘艘。四面圍帳。竪紅白旗。碇住洋中。分兵登岸燒閭舍。烟燄遍山。賊見我師猝至。一時登船。舜臣督諸軍焚賊船二十六艘。約以明日決戰。聞京城失守。各還本鎭。捷上　行在。百官引領相賀。遂進秩嘉善。居無何。夢見白頭老翁蹴起曰。賊來矣。舜臣蹶然驚起。促戰艦會均于露梁（屬南海）賊果來矣。初一交戰。焚破一船。追至泗川洋。遙見海上一山。有賊百餘。長蛇而陣。下有賊船十一艘。時早潮已退。水淺不得進。舜臣鳴螺佯退。以誘之。賊果乘船逐之。舜臣令龜船突進。焚其船十二。方戰。賊丸中舜臣左肩。貫徹至背。猶執弓注矢。督戰不已。及戰罷。令人用刀尖挑出。一軍始知。莫不愕然。進至唐浦（屬固城）又有賊船十二艘。分泊江岸。中有一大船。上設層樓。外垂紅羅帳。有賊酋一人。金冠錦衣。指揮諸賊。舜臣令諸將。促櫓直衝。順天府使權俊。自下仰射。正中其酋。應弦而倒。一軍稱慶。日暮回陣於蛇梁前洋。軍中夜驚。舜臣堅臥不起。良久使人搖鈴。一軍乃定。名臣錄 遺事

均戰船雖小。善於突擊。舜臣舟形如龜。上蔽蓋板。遍插鐵釘。尖銳難犯。且甚堅疾。兼得泳潭指導。能成前後之功。日月錄 先是舜臣大修戰備。自以意造龜船。其制船上鋪板如龜背。上有十字細路。容我人通行。餘皆列插刀錐。前作龍頭。口爲銃穴。後爲龜尾。尾下有銃穴。左右各有銳穴六。戰士櫂夫藏其內。四面發砲。進退縱橫。捷速如飛。戰時覆編茅。使錐刀不露。賊超登則掩圍。則火銃齊發。橫行賊船中。我軍無所損。而所向披靡。

先是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萬。萬又從西海來。未知　大王龍馭自此何之。蓋賊本欲水陸合勢。而賴此一戰。行長勢孤。不得更進。國家中興。實由於此。日月錄

六月四日。舜臣進至唐項前洋。億祺領戰船二十五艘來會。翌日諸軍出外洋。賊陣於唐項前浦。舜臣先遣哨船往探形勢。哨船纔出海口。放砲報變。諸軍一時促櫓。運巨魚貫而進。至所江。賊船二十八艘列港中。中有一大船。上設三層大船。擧帆直追。諸軍夾擊。乘銳崩之。賊酋中箭而死。焚舘一百餘。斬賊二百餘級。溺水死者甚衆。事聞。進堦資憲。

七月六日。舜臣與均億祺等。會于露梁。聞賊船七十餘泊於見乃梁。我師至中洋。賊見兵盛。回船入港。港中元有老營七十餘艘。作綜列陣。港口淺狹。且多隱

嶼。難以行船。舜臣小出兵以誘之。賊果悉衆追之。舜臣且戰且退。引至閑山洋中。回船却逐。揮旗皷譟。箭砲俱發。賊氣挫少却。諸將軍吏懽呼踊躍。焚賊船六十三。餘賊四百餘人。棄船登陸而走。諸軍進至安骨浦（屬熊川）前洋。又有賊船四十餘艘。中有三船。上建層樓。諸船以次列泊。賊既屢敗。懼我直衝。前據淺港。負固不敢出。舜臣督諸軍休番迭進。日暮海霧四塞。賊乘夜絕碇而遁。是役也。斬二百五十餘級。溺水死者不記其數。進堦正憲。（已上遺事）

時舜臣遇賊四百餘艘於巨濟前洋。大戰良久。舜臣謂諸將曰。彼賊船上建三重樓。飾以金碧。一賊踞床指揮。此必大將。若使二三龜船。直衝賊艘。得梟此賊。餘必自潰。遂選壯士百餘人。分乘三龜船。出入賊船。疾如飛梭。賊莫敢近。遂犯三重樓船。賊將被箭至三。猶不避。箭中腦始仆。舜臣等鼓噪直進。賊遂崩潰。溺死者不可勝紀。得器械無算。七月報至。陞正憲。（寄齋）舜臣遂以七月十五日。進陣于閑山島。領三道舟師。遮遏海路。八月朝廷以舜臣。兼三道統制使。（名臣錄）

三道勤王兵龍仁敗績（六月）

五月全羅監司李洸。使兵使崔遠守本道。自領兵四萬。（一作二萬）以羅州牧使李慶福。爲中衛將。助防將李之詩爲先鋒。自龍安渡江。由林川路。防禦使郭嶸領兵二萬。以光州牧使權慄。爲中衛將。助防將白光彦爲先鋒。由礪山路渡錦江。慶尙右監司金睟。率手下兵數百。（一作只率軍官三十餘人）時分慶尙道。置左右巡察。以李聖任爲左巡察。賊兵充斥。左右號令不通故也。」忠淸監司尹國馨。防禦使李沃。兵使申益。悉兵數萬。相約勤王。刻日齊進。衆號十萬。

初洸於變初。無赴難之意。前光州牧使丁允祐。往見洸。力言勤王之義。不從。及至徵兵命下。洸始倉皇調聚。師期太迫。兼以霖潦。列邑守令。恐被後期之譴。馳迫兼程。至有自縊者而不敢怨。既至公州。聞　上西狩。令軍中曰。大駕西出。不知存沒。已無可爲。遂退還全州。道內人心。憤惋不平。光彦見洸曰。君父播越。則臣子固當挺身赴難。公手握重兵。退縮有何意乎。遂拔劒瞋目。洸驚惶失措謝曰。吾未深思耳。此後惟公指揮。乃以光彦爲助防將而已。聞　行在無恙。而義兵四起。始不自安。更發勤王兵。（再造藩邦志紫海筆談）洸調發列邑兵。求檄文於高敬命。且使通意於金千鎰諸人。敬命草檄復書。且陳水陸幷進之策。及漕運西海。促達大同江云云。（日月錄）時有旨到湖南。使之密通于慶尙右道。掃境來援。而半片薄紙。細書僅成樣。見者莫不揮淚。金睟自南原到全州。洸以睟爲敗將。拒不納。一行兵馬稍稍逃散。睟見洸約束登程。（日月錄）

淳昌玉果之軍。厭赴遠征。推邢大元趙仁爲盟主。據蘆幪作亂。回兵本郡。焚鄉社堂。洸使崔遠。進軍討捕斬之。潭陽南原求禮順天之兵。在道皆潰散。光羅之兵。到龍安亦一時潰散。守令等在道招集。而不能齊會。洸亦在道遲回。有厭進之意。（日月錄）

二十六日。三道勤王之師。大會於振威坪。凡十三萬。旌旗蔽日。餽運百餘里。畿湖避亂之人。誤恃之。或有還集者。以六月初三日。移屯于水原之禿城。水原之賊。聞大軍猝至。遁去。合于龍仁。洸使光彦覘賊于龍仁。時賊陣于縣北文小山。勢似孤弱。光彦易之。還告曰。零賊也。急擊無失。權慄力言曰。京城不遠。大賊當前。今公掃境入援。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務在持重。以圖萬全。不可爭鋒於小敵。當直渡祖江。以塞臨津。洸不聽。以之詩及先鋒守令等。付光彦。以爲虜在目中。肉薄挑戰。從卯至巳。賊不出。午時我軍解體。賊草伏膝行。殺入軍中。左右斬斫。之詩光彦及古阜郡守李允仁。咸悅縣監鄭淵等。皆被害。（即初五日）一說。郭嶸先遣光彦。往視道路。還言道狹樹密。不可輕進。洸挾前憾。以違令重杖幾危。光彦憤曰。寧爲賊所殺。遂裹瘡而起。與之詩搏戰而死。（再造藩邦志）時之詩光彦各領精兵一千。意甚輕賊。權慄未至。光彦等徑進敗死。戰慄未至。權慄戒之曰。愼勿輕進。俟中衛軍至乃

初六日洸等進兵。陣光敎山。令軍朝食。賊騎突至。先來五賊。着金假面騎白馬持白旂。揮劒直前。申益以先鋒。在前先潰。十萬壯士。一時皆散。聲如山崩。賊數騎追趕十餘里而去。洸等敎書印符旗麾軍器兵粮。委棄塞路。賊悉焚之。

洸還全州。國馨還公州。睟還慶尙右道。獨權慄及同福縣監黃進。全軍而還。（時忠慶二道俱被殘敗。獨全羅一方。物力全盛。兵甲輜重。彌漫四五十里。遠近聞之。莫不雀躍。朝廷亦指日待捷。睟於喪敗之餘。僅率軍官百餘名。付於洸。洸所領精勇。自睟以下。無不凌轢。受侮。洸又庸怯不知兵。行師如驅羊。散亂無統。首尾不相知。光彦之詩謂洸曰。我兵雖衆。皆列郡烏合之軍。勿論多寡。俱使本邑守令將之。某邑作先鋒。某邑作中軍。勿聚一處。分屯十餘。一陣雖敗。傍陣繼入。鱗次相救。則勝必全捷。敗亦不至大衂。洸不從。至是進陣龍仁縣南十里。光彦之詩。直到賊壘。斬賊之樵汲十餘級。諸軍輕賊有驕色。夜分。使光彦等斫賊營。踰柵直入。揮刃亂斫。斬首十餘。適大霧四塞。咫尺莫辨。留營之賊。盡已登岸。乘霧放銃。自後掩至。光彦等俱死。天曙霧開。賊衆四五千。相對一營二三里地。賊銃一發。大軍遂潰。洸等變着白衣。相繼而遁。八萬之衆。須臾散盡。敗報至行在。上下面面相看。長吁短歎而已。（寄齋雜記）時留京倭將。各乘銀轎。盛列兵威。着紅衣婦女騎馬作雙而出。連日不止。來藏廣州。欲俟我軍到陽川。自南襲迫。逐入于江水。而我軍以爲賊。聞軍至自退也。已而聞我軍敗潰而止。（日月錄）

北道之陷 鄭永孚 收復

初淸正自安城驛分路。擒安城民使之嚮導。從谷山踰老里峴。出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兵使韓克誠。率六鎭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衍。乃左右迭進。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日已西。軍士欲少休俟賊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麾其軍圍之。賊出倉穀。列置爲城。以避矢石。從其內多發鳥銃。我軍憚比而立。中必貫穿。一丸斃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朝大霧。賊潛行環我軍。散伏草間。忽一聲砲響。四面大呼突起。我軍驚散。悉陷泥澤中。賊追之芟刈殆盡。克誠欲遁入鏡城。遂被禽。

臨海順和兩王子。聞賊兵在後。順和君初在江原道。賊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疾馳踰摩天嶺。七月到會寧。留數月。縱豪悍奴僕。侵擾民間。逼責守令。大失人心。府吏鞠景仁叛。縛二王子及金貴榮。黃廷彧。黃赫。南兵使李瑛。一作會寧府使。府使文夢軒。併其婦女婢穩城府使李鉄等數十人。馳牒送款于賊。廷彧八歲孫兒裂死於眼前。遇之。且責景仁等曰。汝輩忍爲此事。當誅不可賞。兩王子諸宰留置陣中。使景仁守會寧。鞫世弼守鏡城。留兵吉州。還屯安邊。一作咸興。○日月錄芝峰類說。世弼。鏡城府吏景仁叔父也。與明川吏鄭末守木男。連謀相黨。并受賊所署官。各據州城。北關大捷碑昆侖集○朝野僉載曰景仁全州流配人。以諷徙素怨。望因此首倡謀叛。

監司柳永立。退入山峽。土兵引賊兵襲執之。以爲文官。防禦稍解。乘間脫走還行在。僉載

南兵使李渾奔甲山。叛民偵逐。匿田間土窟。竟與亂民相戰而死。送首于賊。甲山人又斬府使而降。

癸巳。朝廷遣府使林恂。以討捕叛者二十餘人。然後始定。

獨尹卓然稱病從他路。深入別害堡。李墅留江原道得免。

初　駕在平壤。以咸鏡監司柳永立。不能措事。遂以卓然代之。卓然爲賊所迫。入三水別害堡山中。南北道叛民大起。自江原至慶興。五里立一木。書曰李德馨爲王。金誠一爲將。以此人心洶懼。皆言降則必不死。遂縛兵使韓克誠等以降云。寄齋雜記

兵曹佐郎徐渻被執。貽賊而逃。會寧判官李琰聞變自縊於門樓。有斷其懸者。遂縋城得脫。鍾城府使鄭見龍。欲草表迎降。至有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何使非臣。何事非君之句。欲與判官林恂同降。恂投其書而走。上同

鏡城判官李弘業。龍會孫。爲賊所得。閉之幽室。妻李氏子婦尹氏。皆自殺。十月。倭爲媾書。逼令遣　行在。弘業謁世子於成川。大臣以爲賚賊書辱國。當論死。弘業從獄中三上書。言王子困迫狀。臣來時王子諸臣私謂曰。賊書固不足說。幸而得達　行在。具陳賊勢。圖出王子云云。上意哀之。柳成龍亦言當恕。流吉

州。自號逋世翁。四年宥。寓居山驛以死。眉叟記言

時數州崩駭。人莫自保。鏡城人李鵬壽奮曰。縱國家捨攘至此。凶徒敢爾耶。乃潛與崔配天池達源姜文佑等。謀起義兵。遂推評事鄭文孚爲主將。鍾城府使鄭見龍。慶源府使吳應台爲次將。歃血誓義。募兵得百餘人。時北虜又侵北邊。文孚使人誘世弼。并力禦北虜。世弼許之。納義兵。明朝文孚建旗鼓。上南城樓。誘世弼上謁。目文佑擒之斬以徇。黨會載曰斬其人

之。北關大捷碑

初景仁等族黨强盛。豪富雄於鄉里。迎降倭將。淸正大喜。拜爲判刑使制北路。即我國兵使

時文孚爲賊射中。間關轉徙。變姓名爲巫女僕隷。文孚脫身行乞於富寧投龍城巫人家。巫熟視曰。豈評事公耶。文孚曰。我乃京商遭亂不得歸。主人何妄言耶。巫心知之。引入厚遇。秋夕祭其祖以祭饌先進於文孚曰。吾祖賤人。假令生存有評事在。固不得先嘗其食。文孚後爲達源等儒生。吉州牧招巫人夫妻厚報云。鏡城欲起兵討世弼。聞文孚在民間往請之。文孚不信有難色。達源等陳其誠。文孚始肯從。到南村召募壯士。文佑等僅二百餘人。見龍應台亦自山中至。遂建旗鼓入鍾城。世弼倉卒出迎。世弼方稱禮伯治府自若猝聞兵至。閉門拒之。文孚入據館。以文佑等自衛。城中皆賊黨。文佑等心知不敵。開門迎入納印。恐。會吉州賊四十餘巡邏猝至。城中騷擾。文佑率敢死士二十餘騎。開門突出。賊驚走。文佑遂至永康驛。盡殪之。夜三更。文佑持賊首數十級。大呼開門。文孚

大喜出迎。士氣始振。遂斬世弼以徇。浦溪記聞

文孚遂傳檄南北州堡。合兵三千人。吉州人許珍金國信許大成。亦聚兵爲聲援。許城君珍敵愾功臣吉

會寧校生吳允迪等。聞文孚復鍾城。恐家屬被誅。密謀誅景仁。事泄。景仁使其黨李彦祐田彦國等。捕允迪將斬之。會犯夜。故反接之。將待曉斬之以威衆。校生等欲死中求生。遂刼都訓導申世俊爲謀主。世俊與腹心若干人。聚公館門前。乘夜半吹角鼓噪。以令城中。城中不知所以。世俊拔白刃刼之曰。吾鄉負國多矣。今聞義兵已起。誅亂賊。我輩若不效順。必族滅。敢違者斬。衆莫敢枝梧。遂使力士招景仁撲殺之。斬彦祐彦國等。朝廷論其功。拜世俊僉樞。浦溪記聞

時淸正令偏將據吉州。身率大軍屯南關。十一月文孚遇賊于加坡。將戰。部署諸將。見龍爲中衛將。屯白塔。應台及元忠恕爲伏兵將。分屯石城毛會。韓仁濟仁濟北虞侯爲左衛將。屯木柵。柳擎天爲右衛將。屯涅河。金國信許珍爲左右斥候。將分屯臨溟方峙。賊狃勝不甚備。撓擊敗之。殺其將五人。斬獲無數。遠近響應。衆至七千餘人。賊收入吉州城。北關大捷碑城津賊大掠。于臨溟。文孚率輕騎襲之。革山設伏。伺其還夾擊大破之。又斬數百人。遂剖其腸腹。暴之大路。十二月又戰于雙浦津。吉州地破之。明年正月又戰于端川。三戰三勝。還屯吉州休士。俄聞淸正遣大兵。迎還吉州留屯賊。文孚尾

擊至白塔南漆木下。鵬壽射一賊應弦而倒。鵬壽卽挺出文孚馬前。忽中丸死。許大成李希唐亦死。

遣崔配天。間行奏捷。時　上御永柔。引見流涕。贈鵬壽監察。配天賜秩朝散。帛一疋。文孚加資。再任吉州牧使。(北關碑錄合錄)

初文孚等謀起兵。人或應或不應。爲觀望計。適自朝廷遣一榜文。有八道義兵官軍處處討賊。天兵十萬不日到平壤。一半踰薛罕嶺之語。人心頗懼。文孚等遂起於明吉之境。端川郡守姜燦。又起兵聲勢相援。朝廷擢文孚折衝。仍兼評事。進姜燦判校。以甲山府使成允文。爲北兵使。利城縣監崔湖。爲南兵使。(寄齋)

鄭文孚字缺彦慤之孫。

延安之捷　李廷馣○壬辰九月

臨津之敗。黃海一道。無人抗義禦寇。州縣焚掠。幷爲賊窟。惟延安未受賊鋒。招討使李廷馣。避兵至延安。府使李某棄城遁。廷馣曾爲府使。遺愛在民。吏民聞其至。皆願死守。廷馣遂收聚潰散。部署將卒。盡招境內男女。編於行伍。輸入近地錢穀。以備粮餉。列砲具治樓櫓。僅畢。賊將長政。以三千兵猝至。(一作賊兵五六萬合攻)廷馣先積薪草于鹽州館。矢以自焚。駈家屬納公廨。塞其門。積芻其傍。峙薪于(寄齋曰廷馣得武士數千人約百城中)及賊至城下。與諸將分隊守堞。(四門而坐其上。令曰賊如登城。卽火之)日夜巡城慰諭曰。八路地方。盡爲賊據。只此一城。國家所有。一死報國。其在於是。苟不能守。我將何往。千百人命。一朝休矣。士卒奮激。勵氣先登。畏瘡出戰。而賊蟻附而登。命沸湯以灌之。賊負薪而進。命束火以投之。賊戴空棺而上。命以石擊之。無不應手而墜。大戰數日。賊勢日增。援兵不進。勢漸孤危。廷馣入臥薪中。使蒼頭爇火。士卒聞之。飮血更戰。一以當十。適東南風起。田見龍趙信玉等。爇薪草投城外。火烈風急。賊兵昏亂相失。死者不知其數。餘黨奔還。追斬甚多。(日月錄海筆談紫)時賊將甲裴豐臣長政等。以延安城守不去。悉發海州平山諸屯兵。大擧而來。城中色沮。多言招討非受命守城。宜避此銳鋒。以圖後擧。廷馣泣諭曰。余以經幄老臣。不能執羈靮從行。今承　世子招討之命。亟宜乘一障效死。安忍苟活。且誘民入城。賊至而棄之。吾豈忍爲也。下令曰。不欲同死者。任其出走。遂諭遣異議之士從事官禹俊民出去。申明約束。誓一心力。於是軍中憾憤齊呼曰。大將判死命。我輩何用生爲。賊遂圍城。有一將負白旗乘白馬。環城周視。旗忽爲風所倒。武士張應祺發一矢洞貫殪之。廷馣指示左右曰。此賊敗兆也。賊晝夜進攻。鳥銃數千齊放。烟焰籠塞。丸下如雨。廷馣意色安閒。令守陴者矢無輕發。俟賊攀城。發必中殺。撤門扉樓檻。縛積草爲炬。列鼎煮湯。令老幼兒婦。伺賊登城。注以沸湯。賊以草柴塡塹以上。則擲炬以焚之。無不殞斃。賊起飛樓于南山。穴板壁俯視。放丸。城中隨起土墻。(一作屋板)四面對起。賊乘夜霧潛上西城。以炬燒

殺四十餘人。賊亦丸盡。惟叫噪而已。城中乘勝歡呼。金皷震地。賊乃聚積尸焚之而退。卽出兵追擊。斬級鹵獲甚多。

賊旣退。城中人曰。賊衆分運而戰。有休息之時。我輩晝夜苦戰。目不交睫。氣力垂盡。少遲一晝夜。安得抵當。非令公忠義所感。我輩已爲丸下鬼。寄齋

初趙憲貽書延安倅申悕曰。明年必有倭亂。宜速浚壕增陴。引城外飛鳳山溪水。鑿池隱溝入城中。悕從之。及是被圍。以城中有水。得以固守。重峯行狀

延磌獻捷。但言某日圍城。某日解去。無他語。朝廷稱其不伐。特授嘉善同樞。張應祺。趙宗男。趙瑞龍。奉堯臣等。賞職有次。

自此賊據白川一日程。更不躡延安之境。由江華渡延安。西達　行在。南通兩湖。皆延安保障之力也。寄齋

延磌字德薰。慶州人。十八進士。二十一登明經科。上西幸。以延磌之弟延馨。前守開城有遺惠。命留鎭。延馨乞與兄同守。及臨津師潰。延磌將母至延安。金德誠趙庭堅等來會。傳檄遠近。招集義旅。世子聞之。以便宜拜招討使。遂建大將旗。書奮忠討賊。卒全孤城。追錄宣武功。贈右贊成月川君。謚忠穆。

進士趙庭堅。白川人。倡義起兵。守延安。上特除掌樂直長。敎曰。白面書生。身先武士功成。欲以科第進辭勳。後以江東縣監擢文壯。官至吏議。贈吏判。與朱之蕃。生同年月日時。之蕃書庭堅堂號曰雲莊稼隱。白川趙譜

晋州之捷　金時敏　壬辰十月○

初賊兵聲言向晋州。牧使李瞰。判官金時敏。入智異山避兵。金誠一聞之。馳到本州。境內一空。時敏先出待。瞰稱疾。誠一傳令致之。瞰疽發背死。誠一令時敏。整軍守城。巡營錄

晋嶺南巨邑也。時敏以武人攝州事。修軍器繕城池。與士卒同甘苦。爲效死計。聞泗川之賊將犯本州。與曹大坤。領精兵千餘。進戰遇賊十水橋。斬殺甚多。賊肯遁。寄齋鄭得說合軍擊賊曰與泗川縣監

屹然爲湖嶺保障。朝廷聞之。八月陞擢爲牧使。與金沔合擊金山之賊。斬級亦多。時敏中劒傷足。沔爲之泣下。九月誘執鎭海賊將平小太等。送　行在。命擢授右兵使。命未至而卒○涪溪紫海寄齋合錄

十月初三日。賊分三道向晋州。一軍由馬峴。一軍由佛遷。直擣晋陽。明日先鋒千餘騎。馳到州東峯而還。兵使柳崇仁戰敗。單騎馳到。願入城同守。時敏以爲兵使入城。則是易主將也。必節制乖方。拒之不納曰。賊兵已迫。城門戒嚴。恐有倉卒之虞。主將在外爲援可也。崇仁不得已還出。遇賊於城外。與泗川縣監鄭得說。加背梁權管朱大淸等。戰敗死之。時郭再祐。聞時敏不納崇仁。歎曰。此計足以完城。晋人之福也。日月錄

初右兵使曹大坤。老怯先遁。咸安郡守柳崇仁。有戰功。遂陞爲兵使。未幾聞晉州被圍往救之。遇賊敗死。（寄齋）時賊兵乘咸安之捷。先鋒千餘騎。直到州東馬峴北峰。橫馳耀兵。時敏傳令城中。視若不見。不使妄費一箭。但令城內通望處。建龍大旗。大張幕。聚城中老弱男女。皆着男服。賊兵數萬。結陣于州東十里臨淵臺等處。時敏軍三千七百餘名。及昆陽郡守李光岳軍百餘人在城中。分隊而守之。（日錄）初六日賊自大灘長驅。或揮長柄圓金扇。或負白質黃文金緞。畫以雜彩。回風翻動。光彩閃鑠。或着披髮假面。或着有角金假面。各負雜色旗麾或奉青蓋。或奉紅蓋。白刃耀日。殺氣連空。分三隊以進。一陣于東門外順天堂俯瞰城中。一自開慶院過東門。陣于鳳鳴樓前。一自府學後山。直趨順天堂鳳鳴樓。陣合爲一。各峰頭蜂屯蟻聚。賊將六人。着黑衣雙牽馬。女人衣白衲亦雙牽。立於將倭之前。持鎗劒者擁立前後。銃手千餘。向城中齊發。鐵丸有似轟雷。三萬餘賊。一時大呼。聲震天地。而城中不應。寂若無人。俟其少衰。放砲譟噪。俄而賊散入閭舍。或持門板。或持棺材。或掠屋板。列立於城外百步之地。伏板內放丸不止。餘賊撤民屋。一時結幕。連亘六七里。皆圍以青帳。載馱牛馬。自東而入。終日不絕。初更賊一處吹角。處處相應。衆倭大呼。食頃而止。丸聲終夜不絕。燃火達朝。

初七日賊衆又以長片箭。亂射城中。四散奔掠。數十里內閭家。盡爲灰燼。時敏夜令樂工。吹笛於門樓。以示閒暇。賊中稚兒或京語。或鄉語。周城大呼曰。京城已沒。八路崩潰。如籠小城。何能守乎。今夕介山父來。則汝三將之頭。當懸旗上。城中憤欲叱之。時敏禁勿與言。是夜月落。賊潛立竹編於東門外。積土成阜。平臨城內。以爲放砲避箭之所。

初八日賊造竹梯數千。又作廣梯。編竹甚密。覆以網席。鱗次連排。以爲衆軍直上之路。又作山棚三層。爲壓城之計。時敏放玄字銃三度洞貫。山棚之倭驚退。時敏預備火具。多設震天雷。蒺藜砲石塊等物。又備長柄斧鎌。女墻內多具釜鼎。揚湯灌鼎。晝伏兵陣內。使不立視。又造芻人。彎弓持滿。出沒於城上。嚴飭軍人。勿放虛矢。夜二鼓。固城假縣令趙凝道。本州伏兵將權惟敬。率五百兵。各持十字炬。列於南江外峴上。吹角。城中卽鳴鼓角應之。賊中驚怖。時敏起兵初。預煮焰硝百五十斤。倣倭制鑄銃七十餘柄。常時習之。故臨戰火藥不竭。至畏柴草中以投賊。

時援兵不至。賊勢日熾。時敏晝夜拒戰。常以一心同死。勸勉諸軍。躬持水醬。奔救飢渴。砲丸如雨。冒立不動。時自泣諭曰。城若不保。城中千百人。盡爲刀俎之鬼。爾等期於置之亡地而後存。士卒莫不死戰。戰久矢竭。時敏欲縋城走報監司。而難其人。乃以重賞購之。得營吏河景海。景海乘夜潛行。得長箭百餘部以

繼用。

初十日四更。賊明火各幕。載馱出去。佯示歸狀。以怠我軍。然後滅火潛還。肉薄東門新城。芻人登梯。以誑我軍。騎倭隨後突進。放丸如雨。時敏在東門北將臺。判官缺在東門甕城。率騎士殊死戰。放砲投石。投火揚湯。賊踏菱鐵中弓弩矢石者無算。僵屍如麻。方城東酣戰之時。賊乘暗潛行。突至舊北門。勢將騰入。守陴者皆驚潰。前萬戶崔德良。軍官李訥尹思復。冒死拒戰。老弱男女。亦爲之下石投火。城中瓦石盖茨殆盡。東方欲明。賊勢少歇。而時敏中丸左額不省事。光岳代守。奮勇力戰。射殪倭將。到辰巳賊始退。死者不知其幾。賊卽爲曳焚。故斬級之數僅三十餘。而賊退之後。燒骨處處積累。將倭之尸籠以擔去。棄牛馬及被虜士女而遁。時敏既中丸。將士力竭不能追擊。人以爲恨。

倭將羽柴藤元。卽秀吉之從侄。兵力最强。敗退昌原。念恨而斃云。

時固城義兵將崔堈李達等。領兵來援。城中將士聞之喜躍。郭再祐遣兵來援。鄭仁弘遣假將金俊民鄭邦俊等。率射手五百餘名來援。俊民中道與賊鏖戰。斬獲數十級。進軍州城。則城圍已解矣。

巡察金誠一見捷報。馳到本州。見賊尸枕籍。腥血滿地。入城就時敏臥所。慰歎久之。以金海府使徐禮元。爲假牧代領其衆。

時時擧頭北向流涕。是月竟不起。鎭中恐賊知之。秘不發喪。哭聲相聞。逾一朞士女食素。歸櫬到咸陽。聞陞擢右兵使之命。一時一國崩潰之餘。無一人敢爲守城之計。而時敏獨守孤城。內無精兵。外無蟻援。賊悉兵來圍。雲梯地道。盡九攻之術。而應之如神。只以忠義激勵士卒。歷十四晝夜。殺傷無數。捍蔽湖南。使賊不得長驅內地。大敗而遁。時敏亦爲流丸所中。未及論賞而卒。日月錄

壬辰之亂。我國只有三大捷。曰晉州之守。露梁之戰。幸州之捷也。甲午講和。倭言晉城之役。將官死者三百。軍兵死者三萬。必取當然後和可議也。此言出於喝責。未必盡然。亦豈無所自歟。澣溪記聞

守城之功。李廷馣固可嘉奬。而至於金時敏并論。則亦不無差等。盖廷馣之所敵者長政。而兵不滿萬。廷馣所領。又過數千。義兵諸將來會者亦多。可與頡頏。當是之時。本道諸將皆不能立功。惟廷馣獨能如此。陣中且多士子。易以鋪張。

行在不遠。聲聞易達。廷馣平生聲望。亦足以服人心。故其功大著。至於時敏只率所領而援兵甚小。所敵者行長。而非長政之比。各寨諸賊。擧陣合勢。賊兵之數。彌漫四郡。不可以十數萬計。此如擧山壓卵。而時敏卒能嬰城固守。能却大敵。其勢難易。遠過廷馣。而本道渙散。無人見在。行在絕遠。聲聞未及。至於廷安之事。等而比之。亦非定論。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五 終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六

宣祖朝故事本末

求救天朝收復京城

當賊犯邊之初。朝廷移咨遼東。厥後倉卒。未得續報。駕到平壤。只遣譯官。泛然告急。五月十九日。寬奠摠兵。召義州牧使黃璡謂曰。爾國受兵。自上國不可不救。俺當不日領兵過江。爾其以此意急速報知。璡曰。我國雖猝被兵禍。舉國奔波。然弊境兵力。足以當賊。豈勞大人之救乎。總兵笑而去。上覽璡啓。怒欲拿鞫。朝廷以未有命令。不當遽從過江之言。遂有此答。不過無情之事。請差一大官。臨機好處。遂擢柳根禮參以送之。使詳對前後曲折。（寄齋雜記）時京城失守。我師據守臨津。李恒福言於朝曰。今八道潰裂。無復收拾。雖有智者。亦不知爲國計。昔以孔明之智。及荊州失守。請救於孫權。卒成赤壁之捷。今以我國之力。無復可爲。不如具奏天朝。請兵來援。以冀萬一。廷臣皆以爲迂濶。或云天朝焉肯出兵。尹斗壽曰。我軍方守臨津。足以防禦。三南北道兵。不久當集。自當有爲。請援天朝。假令來救。當出遼廣兵馬。遼廣之人。與猱子無異。必能憑凌橫暴。此策決不可行也。恒福連二日爭之。後與李德馨極陳利害。諸臣稍陳相同。卽具由啓稟。上卽允之。（白沙集）

十九日遣聖節使柳夢井閔夢龍等。當去邠日。方物皆拋棄。獨持表文而來。朝廷以爲雖無方物。趁節赴京爲可。遂遣之。（寄齋雜記）六日初一日。尹斗壽曰。既已請兵於天朝。凡接濟之策。不可不先爲講究。遂以沈喜壽爲接待使。先往義州。又以洪宗祿洪世恭爲可用召拜承旨。沈友勝爲三路調度使。分管糧餉。（同上）

初八日。遼東巡按御史遣鎭撫林世祿崔世臣來。上接見于大同館。鎭撫登鍊光亭。望見賊騎橫馳曰。是固倭也。遂不留而還。遣尹根壽偕行。時遼東聞倭犯境。未久車駕已至平壤。甚疑之。或言朝鮮佯爲假王。向導以來。使都司鎭撫托以探審賊情。願與國王相會。上接見于大同館。（日月錄）世臣等之來。尹斗壽戲謂李恒福曰。此乃令公客也。令公可往接待。（白沙集）」又鎭撫張奇功。副摠楊五典來。義州探事情而回。（日月錄）十一日駕次肅川。遣李德馨詣遼東告急。德馨星火疾馳。到遼東見巡撫都御史郝杰。立庭慟哭。辭氣忼慨。杰爲之改容。便宜調發本鎭兵馬三千。副摠兵祖承訓領之。遊擊史儒爲副。參將郭夢徵王守臣戴朝弁等從焉。（一作領騎）先到林畔館。（宣川北二十五里）承訓到義州。儒及夢徵朝弁。各領一枝兵。（一千）十八日 上到郭山。聞承訓等領兵到雲興館。（郡北十七里）遂具法服往見之。見儒等再拜謝曰。一國存亡。係在大人。唯指揮是俟。儒等言俺等未及救平壤。祖摠兵將

至。會當相議用力。時　上歷言我國前後事情。從官等列伏　上前。俱言所見。語極喧鬧。夢徵曰。貴國君臣。一處閧亂。有同聚訟。殆無禮也。寄齋雜記摠兵以下。知平壤已失守。遂還。一作退屯義州是日夕。駕次宣川。遼東巡撫御史李時孳。遣指揮使宋國臣。移咨有曰。爾國圖爲不軌。又曰八道觀察。何無一言之及。八道郡縣。何無一言之倡大義。何日陷某鎭。何日陷某州。某人死於節。某人附於賊。賊將幾人軍幾萬。至於立嫡以長。卽中國夷狄通行之義。貴國長子何往。而以第二子爲世子乎。逐一具錄。以報天朝。自有開山大砲。大將軍炮。神光標槍。猛將精兵。霧列星馳。倭兵百萬。不足數也。況文武智勇之士。足以灼見奸謀。逆折兇萌云云。　上對差官覽咨竦然曰。此蓋疑我與通謀。而爲此恐動之以試也。謂指揮曰。當委遣陪臣回報也。國臣出謂譯曰。巡按以我曾從黃天使出來。親見國王。故使之來見眞僞耳。咨中所言。特假設之辭。爾國勿怕也。寄齋初渡遼之議已決。尹斗壽力爭一日五啓。不從。移咨遼鎭。請率妃嬪子女。內附於上國。寬奠堡副摠兵佟養正。報遼東巡撫郝杰。杰據此上本曰。朝鮮號稱大國。世作東藩。一遇倭賊。望風而逃。儻彼國社稷失守。突爾來奔。其在守臣。拒之則棲依無所。外服失仰賴之心。納之則事體非輕。臣子無專擅之義。倭奴譎詐異常。華人多爲嚮導。若挾詐闌入。貽害非常。則作何處置。兵部尙書石星。覆奏

略曰。令彼駐箚險阨。以待天兵之援。號召勤王之師。以爲恢復舊疆之策。萬一危急。固請來奔。情難盡拒。宜勅令容納。亦復量名數。毋過百人。奉皇旨。朝鮮國王。旣迫於賊。願乞內附。朕念恤小之仁。義不可拒。着寬奠堡。先具房屋。率役十員名。卽於渡江之日。迎接留下。一日菜蔬銀四錢。猪羊各一口。麵飯等物。務使豐足。毋得缺乏愁惱。從官及人役。共通百名。婦人二十名。只許從渡。勿令混擾致誤。

時　皇旨特下。而遼鎭猶未釋疑。遣宋國臣來驗。國臣歸報的是眞王。非假王也。」初申點奉使赴京。在玉河館。聞倭兵入國。車駕西巡。卽訴于石星。時皇朝議論不同。其一云。夷狄相攻。中國不必救。當守鴨綠。以觀其變。惟石星力言不可不救。且請先賜軍器火藥禦賊之具。科道官言。軍器火藥禁賜外國。乃高皇帝法。不可違也。星力爭曰。所謂外國。羈縻荒遠。其成敗不關於中國者也。朝鮮侵犯遼東。以及山海。則京師震動。此乃腹心之憂。豈可以常例論。紫海筆談西崖集於是皇上命會集文武大臣九卿科道等官雜議。議不一。竟依石星議。兵部乃先差遊擊張奇功。賫犒軍銀二萬兩。解赴我國買芻糧。一作付賜行朝又遣叅將駱尙志。領南兵三千。留屯義州江上。副摠查大受。領步軍三千。先到鴨綠江。衛護行宮。又以大紅紵絲二表裡。慰勞國王。改事撮要

駕至義州。遣奏請吏知敦寧鄭崑壽。請援於天朝。上面諭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卿其勉之。

時申點還自天朝言。衆議皆言朝鮮猝被倭侵。至於喪國鳥鼠。必有自取之殃。至於伊國情形。俱未諳知。不可輕動軍旅。遠事外夷。獨石星亟請發兵救之。星召洪純彥謂曰。爾國之事。我獨盡力。而衆議如此。此時爾國使臣來。則俺當爲之力矣。皇上亦憐爾國。而寧夏方用兵。以此恐力分。爾國何至今不請兵乎。於是遣鄭崑壽沈友勝。星夜前往。 上親酌以送。語多悲愾。崑壽出謂人曰。朝廷謂我爲異己。使之遠赴。此何事也。李誠中衆中叱之曰。從臣十五六。率兼四五事。公既聞官。又非衰病。今日之行。非公而誰。況當此時。雖使入賊營。猶不敢憚。天朝父母之邦。尙不欲去。非忠臣義士之言也。寄齋雜記時駱尙志領兵屯江岸。連遣沈喜壽尹根壽等。請速救於遼廣。冠盖相屬。大兵不出。遂遣崑壽。請救于京師。日月錄七月。遼東副摠兵祖承訓。渡江來援。以史儒爲先鋒。 上遣接伴使柳成龍。迎于中江。出治沿途軍食。宣沙浦僉使張佑成。造大定江浮橋。老江僉使閔繼仲。造晴川江浮橋。懲毖錄

承訓乃遂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可取。至嘉山問我人曰。平壤賊無乃已退耶。曰不退。承訓擧酒仰天祝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懲毖錄」

十九日承訓自順安。三更發軍行數十里欲止。占者王蠻子言。此日最吉。承訓信之。遂進薄平壤。適大雨。乘雨攻七星門。賊從城內突出。鳥銃亂發。史儒先登城。中丸卽死。戴朝弁張世忠馬世隆皆死。承訓僅以自免。收餘兵。恐賊追躡。一夜馳二百里。過安州呼曰。不幸史遊擊傷死。天又雨。當添兵更進。仍捲還遼東。西崖集日月錄

初李恒福言祖將躁而無謀。軍必敗。果敗。白沙行狀時朝廷請救遼東。冠盖相望。自七月初。寬奠副摠兵佟養正。設撥兒于順安。與我軍同進退。連日斬賊。積至十餘級。養正轉報撫按衙門。遂遣承訓領七千兵馬以來。盖輕之也。承訓直到順安。柳成龍金命元等以爲天雨路滑。不宜急擧。承訓曰。我嘗以三十騎殲盡十萬獰子。視倭賊如蟻蚊耳。固要進兵。時我軍斥候將順天郡守黃璡馳報命元曰。倭賊盡向京城去。留者極小。被擄女人。於城上屢呼。官軍乘此機攻城。可得成功。承訓見報喜曰。占者言。十七日城可破。正與此報相符。遂進平壤城下。城門不閉。城上亦無一賊防守者。平明大軍由普通門入。哨軍已到大同館前。呼呶移時。無一賊出應。大軍遂驅進。賊於左右房屋。鑿壁穴一時放銃。聲震天地。史儒中丸死。承訓遂策馬先遁。大軍潰亂。還者僅二千人。承訓一日馳三百里。成龍邀謂曰。我國已矣。獨不念七千衆命乎。幸留此收拾散卒。從容圖軍。承訓不聽而還。寄齋

於是賊氣益驕。投書我軍。有群羊攻一虎之語。聲言朝夕將西犯義州。人心洶洶。（西崖集）

承訓既歸。恐獲罪。揭報撫按鎮三衙門。謂其方攻城垂克之際。朝鮮一營。投倭助戰。矢石如雨。是以見敗。廣寧守將（遼東摠兵）楊紹勳領兵到九連城。探虛實。移咨詰責。山海關主事張揀。亦致疑不已。（寄齋）上遣尹斗壽。極陳無理之狀。寄齋石星乃遣指揮黃應暘來覘。九月應暘初頗疑我。請見倭書。尹根壽以賊在浿上所遺書示之。應暘不信。李恒福在都目。已慮及此。自賚辛卯倭酋嫚書以來。及是以示。應暘疑大釋。叩膺大慟曰。朝鮮替天朝受兵。而義聲不彰。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耶。歸以實報。東援之議遂決。（白沙集）

時應暘言當入賊營。諦觀形勢。須得一大臣偕行。上親見于龍灣館。應暘曰。貴國雖小。素稱富強。一朝播越至此。是何故耶。俺之來。實爲察貴國情狀。上痛哭陳前後曲折。且曰。微誠未白。致有不忍聞之說。當投死鴨江。以表此心。上下皆放聲大哭。應暘執上手撫膺哭曰。今聞此言。是乃心肝誠實之言也。天朝若不救。則使東韓忠義之邦。未免爲覆盆之冤。我何必親往賊中。卽日遂還。逐日到兵部。見石星。攀轅痛哭。極陳可救狀。星亦垂涕云。（寄齋雜記）

時譯官韓潤輔。以事赴遼東。巡按御史李時孳問曰。倭國將官投倭。使天兵折損。至於軍還之日。不放軍糧馬豆。卒致倒斃。是何道理。對曰。小邦人性脆刼。不能作惡。雖或見搶苟從。不過畏死耳。豈有從賊作逆者乎。天日在上。萬無此理。至於兵敗之後。大軍日馳三百里。人馬安得不死傷乎。此小邦無祿之致。而其間曲折。有口不敢說。時孳笑曰。你說是。時以潤輔爲能應變。（寄齋雜記）

八月鄭崑壽詣石星前。痛哭哀籲。悲不自勝。星亦感動。泣下沾襟曰。秦庭七日之哭。蔑以加矣。時諸科道多生異議。惟星力主發兵。至請身自東征。（鄭西平行狀）

九月皇朝遣遊擊將軍沈惟敬。使倭營。上往見於龍灣館曰。天威雖赫。伊酋一別毒種。豈聞空言。歛手自避乎。惟敬曰。天朝事體自異。尋常第觀之。俺當以計繫其手足。終使怛威而還。勿慮也。三日夜馳赴順安。

惟敬浙人。（或言福州人。）其父往來嘉靖中在浙直胡宗憲票下。備諳倭情。上書兵部。請往諭倭奴。或用兵或羈縻。以身任之。石星奇之。薦于朝。許便宜從事。二十五日到順安。登乾伏山。望見平壤。卽寫帖付家人沈嘉旺。入倭中話來由。行長令浙江被擄人張大膳來請相會。又致書。嘉靖年間。天朝行人蔣舟者。誘我日本。約和通貢。而設伏害我無遺。今日天朝來者。無乃用蔣舟故事耶。惟敬曰。天朝愍爾屬國。爾若革心解兵。則天朝一視同仁。詎容行詐乎。行長乃信之。及期列三營於山下。惟敬入營中。與行長調信義智玄蘇宗逸等相見。惟敬盛言天朝以百萬兵來壓境。且責玄蘇曰。上天好生。爾旣剃髮爲僧。何爲從逆夷劉我屬國耶。玄蘇叩頭曰。中國有中峯祖師四代孫。曰四

明禪師。嘉靖十八年。我師入朝。拜四明師爲弟子。天子嘉其遠來。欽賜袈裟一襲。至今猶存。鄙僧得傳衣鉢。非無向順之誠。豈敢助逆爲虐乎。本國久絕於天朝。欲假道朝鮮。以求封貢。反集兵拒我。致有今日。豈獨鄙僧之罪。惟敬曰。爾等既悉誠思順。則天朝何惜封貢。行長等卽唯唯。解寶刀銀袍爲饋。惟敬約行長曰。我當於五十日往返。以完封貢。爾等亦一切勿出掠。候我回來。行長應諾。惟敬於平壤十里。立木標。倭人無出標外。朝鮮人無入標內。（日月錄○寄齋曰。賊會於未到釜山院十里竪一木以爲限）

惟敬謂行長等曰。此乃天朝地方。爾等可退屯以待天朝之命。行長示以朝鮮地圖曰。此明是朝鮮地方。惟敬曰。常時迎詔於此。故有許多宮室。雖是朝鮮地。乃上國界。不可留此。行長請待更報。

時沿道士民。處處聚馬首。千百爲羣。咸曰今日吾生矣。願老爺終始其惠。村民奔波爭觀。何狀男子做如此事業。還到義州。上曰。八道諸將。方欲同師決戰。失今不滅。延至深冬。則軍情懈散。恐難收拾。惟敬笑曰。俺之縻賊。不過恐貴國不能滅此賊也。若能自靖其邦城。則俺何必出入賊中。天朝亦安有東顧之憂。愼勿以俺之故廢大事也。卽過江去。（寄齋）

時倭變猝發。且殘毒甚。人人惴恐。莫敢入其營。惟敬使家丁一人。裹書黃色袱。騎一馬背負而馳。由普通門而入。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日本緣何擅興師旅。行長見其書回報。求面見遊擊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焉害我也。但率家丁三四人去。行長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餘里外。降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劍光如雪。惟敬下馬入倭陳中。群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跨馬還。倭將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問訊。且言大人。白刃中容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復曰。你不聞唐朝郭令公。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懾。吾何畏爾。遂與倭約立禁標而去。我國人莫測。倭果歛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飮馬鴨綠江。人益懼矣。

帝遣行人薛藩。降勅慰諭。略曰。爾國世守東藩。素效恭順。衣冠文物。號稱樂土。近聞倭奴猖獗。大肆侵凌。攻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濱。奔越草莽。念茲淪蕩。朕心惻然。念爾祖宗世傳基業。何爲一朝輕棄。該國臣民。各堅報主之心。大奮復讎之義。朕今命文武大臣二員。統率遼陽各鎭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務期勦滅兇賊。復勅東南邊海諸鎭。並宣諭暹羅琉球等國。集兵十餘萬。同征日本。直搗巢穴。

九月藩奉勅來頒。上出迎于義順館道。（一作迎于江上）勅中至有堅守臣節。自當措處之語。蓋恐其折入於倭也。上失聲痛哭。臣僚賤僕。無不大哭。藩亦掩淚移時。上洞陳替皇朝受兵之狀。藩曰。貴國忠順之誠。天朝亦已洞知。不遠當有

停當之語。放心勿憂。寄齋
翌日遠接使李德馨館伴使李誠中俱呈文請兵。上同藩留一日還朝。以書先報略曰。臣之所深憂者。不在朝鮮。而在吾國之疆場。不止疆場。而恐內地之震動也。請料其必至之勢。爲我皇上陳之。夫遼鎭京師之臂。而朝鮮者遼鎭藩籬也。永平畿輔之重地。而天津又京師之門庭也。二百年來福浙常遭倭患。而遼陽天津。不聞有倭寇者。豈不以朝鮮爲藩蔽乎。鴨綠一江。雖有三道。然近西二道。水淺江狹。馬可飛渡。其一道。東西相去不滿二箭之路。豈能據爲防守。若使倭奴據有朝鮮。則遼陽不得一日安枕矣。風迅一便揚帆而西。永平天津。首受其禍。京師震驚。臣差人至平壤哨探。皆云倭寇各占人家婦女。配爲室家。繕治舍房。多積糧草。爲久住之計。添造軍器。搜括弓矢。爲征戰之用。此其志不在小也。聞其聲言。觀兵鴨綠。朝鮮臣民彷徨。幸得沈惟敬緩其侵伐。然我以此術愚彼。亦安知彼非以此術愚我乎。且十年一貢。自有常期。入貢向由寧波府。亦由貴州地。今挾朝鮮以要我盟。臣恐重譯來王者不如是也。速征則我藉朝鮮之力。以擒倭。遲征則倭率朝鮮之人。以敵我。故臣謂調兵征討。不容頃刻緩也。北人善於禦虜。南人善於禦倭。若與倭戰。非得南兵二萬。其何以挫其鋒而折其銳乎。南兵不可不速調也云云。日月錄
十一月。鄭崑壽回。兵部題準。給與馬價銀三千兩。許令買運弓面火藥等物。攷事

撮要○馬價銀乃中朝邊備禦虜之銀
初崑壽在北京馳啓。天兵當於十二月到平壤云。時惟敬五十日限且盡。行長每伻問遊擊還期於沈嘉旺等。嘉旺不知所答。李元翼聞大兵垂至。遂僞作遊擊牌文。使人持到順安。嘉旺急於馬上傳示行長。行長喜曰。若無此牌文。大事必不成。俺當四五日內決斷殺矣。寄齋
十一月初六日。惟敬再至。復入平壤。宣聖旨諭倭。誠欲通貢。豈必假道朝鮮。令還城郭土地王子陪臣。後許納款撤兵。否當以百萬兵往討之。日月錄○石崖集曰時惟敬約誓而去所言不聞
惟敬仍以小帽子數萬頂。徧賜倭卒。默知其數。遂告于李如松。用兵稱數加倍。時平壤屯賊可數萬。我民爲兵以張軍勢。提督三倍數擊之云
十二月天朝大興兵。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畧。都督寧夏侯李如松爲提督軍務。率南北官兵四萬三千餘人。救本國。副摠兵楊元爲左協大將。副摠兵王有翼。王維貞。參將李如梅。李如梧。楊紹先。及先鋒副摠兵查大受。孫受廉。參將李寧。遊擊葛逢夏等咸統之。副摠兵李如栢爲中協大將。副摠兵任自强。參將李芳春。遊擊高策。錢世禎。戚金。周弘謨。方時輝。高昇。王問等咸統之。副摠兵張世爵。爲右協大將。祖承訓。以平壤之敗充副摠兵。吳惟忠。王必迪。參將趙之牧。張應种。駱尙志。陳邦哲。遊擊谷燧。梁心等咸統之。參將朴時春。爲中軍。備禦韓

宗功。李逢陽。爲旗鼓官。兵部員外郎劉黃裳。兵部主事袁黃。爲贊畫。戶部主事艾惟新。督餉。特命倍道馳緩。又聖旨差遊擊張奇功等。發銀糴買芻糧。搬到義州。轉運沿路。以濟軍餉。勇將六十餘員

如松來至通遠堡。留屯不進。應昌黃裳住遼東。節制諸將。上遣執義李好閔。以賊謀叵測。事機急迫。懇乞速進。如松許以正月進兵。猶不肯前。又遣吏判李山甫。馳詣亟請。濟師。辭氣懇切。淚隨言發。如松感動。乃渡江。

二十二日錢世禎。率南兵三千先過江。二十四日李如松等渡江。旌旗千里。金鼓相聞。我國人民。莫不歡忭。如松穿紅錦袍。乘紅明轎。會 上于義順館。上曰。以寡人守國無狀。貽念皇上。致諸大人遠事征伐。雖剖心腹。安得報此天地罔極之恩。如松笑曰。皇上天威。國君洪祚。此賊自當殲盡。何謝爲。 上曰。小邦一縷之命。惟在大人。如松舉手謝曰。既承皇上之命。何所辭死。且俺先世本貴國之人。來時俺父亦戒之。俺何敢不力於貴國乎。如松長身偃蹇。禮容閑熟。風采俊發。言語洪暢。盡敬於上。極其恭順。 上歷見三摠兵而還。其餘將官四十餘員。 上皆欲歷見。都承旨柳根以爲。許多將官。豈能盡見。只見大將足矣。尹斗壽屢言其不可不見。 上以氣力疲甚不從。諸將官皆怒。提督亦訝之。 上晚聞其言。欲見之。翌曉如松起行。遂未果。寄齋

過江日白虹貫日。日有右珥。如松召諸軍官示之大喜。上同

如松號仰城。父寧遠伯成樑。廣寧摠兵遼東鐵嶺衛人。其祖父居本國理山地禿魯江。因事殺人。夫妻逃入鐵嶺衛。其父得邊功爲遊擊。成樑蔭指揮。少擊虜多獲。起爲險山堡叅將。許顯陽之來也。送至江上。因減軍占馬。許公將劾之。成樑乞於譯官郭之元。居間得免。不數年立功爲摠兵。拓地千里。立五堡勳封伯。子婿高官者十餘人。捍蔽東隅殆四十年。富貴榮耀。近代無比。之元嘗往來北京。成樑待之甚厚。以是致富云。寄齋

如松之弟如栢如樟如梅如梧如楨俱官摠兵。門戶烜赫。世比郭汾陽。如松母宿氏。亦女中裴郭也。如松時以十萬兵。蕩滅寧夏賊劉東暘孛承恩等。未及班師。而又有東征之命。再造藩邦志

駱尙志吳惟忠王必迪。南將。駱尤勇力善鬪。軍中號爲駱千斤。自言駱賓王後。性質實。待我人特厚。西崖集○寄齋曰。駱嘗見我國人十二名。運大將軍箭。以一箭挾之。左腋如擧一束薪。運置五里地。略不動。遂爲勢

兵至安州。柳成龍迎于淸川江邊。軍下營三處。旗幟整肅。如神。如松出坐東軒。成龍袖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兵所從入之路甚審。如松傾聽。皆以朱筆誌其處。且云倭但恃鳥銃。我用大砲皆過五六里。賊何可當耶。成龍既退。如松題詩寄云。提兵星夜渡江干。爲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盃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西崖集」

癸巳正月初吉。李如松使查大受往順安給倭曰。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亥蘇獻詩云。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還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迎沈惟敬于順安。大受留與飲酒。伏起縱擊擒平好官。斬僇從倭幾盡。三人逸去。賊兵始知兵至大。西崖集 擾初行長募得我國奸民四十餘名。分運出送。使之哨探於順安三縣諸陣。以及安州義州。無遠不到。其以軍情形勢往報者。多給細布。或與以牛馬。故無知之民。見其厚利。莫不犇走爲用。幸而一人見捉於安州。斬頭徇示。然後其類始爲解散。不敢恣意出入。而天兵到肅川。平壤之賊。未能間知擒平好官。翼日大兵進圍城下。如疾雷未及掩耳。西崖集 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做飯。順安戮倭之報至。如松挽弓鳴弦。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初六日早朝。進圍平壤。都元帥合諸陣兵從其後。上同」初八日早。如松傳食三軍訖。與三營將。分統軍兵環城外。擺陣於七星普通含毬三門外。賊於城上。列竪白紅旗拒戰。如松自領親兵百餘騎薄城下。指揮諸將。俄發大砲。各陣齊放。響如雷震。烟焰漲天。旁彌數十里。火烈風猛。直衝城裡。先薆密德土窟。延燒畧盡。如松於是鼓諸軍乘城。賊用鉛丸大石拒之。天兵稍却。如松斬退者一人。巡視。挺身直前呼曰。先登者銀五十兩。駱尙志從含毬門。持長戟聳身攀堞以上。諸將鼓噪從之。浙江兵拔賊幟立天兵旗。賊不敢抵

當。西崖集 曰駱尙志吳惟忠等率親兵蟻附而登。墮而復升。如松與張世爵等。攻七星門。用大砲破門樓。整軍而入。李如栢由含毬門。楊元由普通門。乘勝爭前。騎步雲集。賊縮入保其幕。焚殺幾盡。斬獲千餘。天兵入城。攻其內城。賊於城內爲土堡。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從穴中亂放丸。天兵多傷。如松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擄得投倭浙人張大膳。使大膳往諭曰。以我兵力。足以殲滅。而不忍人命。開爾生路。可速令諸酋來聽約束。行長答曰。俺等當退。請無截後路。如松許之。令舌官報我國。撤一路伏兵。夜半行長率餘衆遁去。中和黃州聯營之賊。先已遁去。日月錄

如松密令李寧祖承訓等。埋伏要路。邀斬三百五十餘級。生擒二賊。

先時柳成龍密報黃海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要其歸路。戒之曰。兩軍沿道設伏。毋當前俟賊。過躡其後。時言卽至中和。敬老辭以他事。成龍又遣軍官往督之。敬老不得已。與時言軍合。黃海監司柳永慶。引還以自衛。行長義智玄蘇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乏足繭。跛躄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成龍啓請斬敬老。朝廷令告提督行刑。如松貸其死。但白衣從軍。西崖集

時斬倭首一千二百八十五級。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軍器四萬五千二件。救出本國被虜男婦一千十五口。捷聞。 上曰。今此天兵之出。由於鄭崑壽之

陳奏。西平行狀紫海筆談
遣陪臣韓準。奏平壤收復。兼賀平寧夏。先時寧夏賊劉東暘與孛承恩據城叛帝遣李如松蕩平仍遣征倭至是詔書到國仍請善後。令督府抽江浙砲手五千名。仍附一二將官。分屯要害。攷事撮要」時提督所領南北軍爭功。而提督右北。令我國奏文勿誤。上令李好閔製文。好閔夜問立草。而舖張無欠辭。南北將皆懽。

時巡邊使李鎰及別將金應瑞。從含毬門而入。及收兵。退屯城外。夜賊逃去。明朝始覺之。如松咎我軍不警守。使賊遁去而不知。以鎰非將才。李薲可合其任。如松移咨言狀。上遣尹斗壽至平壤。問鎰罪。將行軍法。良久釋之。以薲代領其軍。選三千騎。從提督而南。

黃州判官鄭曄。截行長之後。斬九十餘級。中路又斬三十餘級。

李如松駐平壤。八月。令查大受張世爵等追賊。又令我體察使柳成龍。接伴使李德馨。急往前路。督辦芻糧。搭造浮橋。責諭本國書署曰。朝鮮首臣柳成龍尹斗壽等。不以薪膽爲心。非惟藐慢天朝。抑且使國　王悖禮蔑威。官軍得克平壤。可謂爾國無國而有國。無家而有家。若以責備過失。疏聞當宁。則使有國者復至無國。有家者因悲無家。本部賦稟忠貞。寸丹爲主。不以小過介心。日月錄」時艾惟新督餉。以粮運不及期。決杖檢察使金應南。戶曹參判閔汝慶。義州牧使黃璡。所過殷栗。

先鋒到開城青石谷。賊望見遁走。追斬三十餘級。大軍入開城。遂渡臨津。查大受與我國高彥白等。哨探於慕華館而還。先鋒直到碧蹄。日月錄正月二十四日。沿路列屯之賊。皆會於京城。賊疑我民爲之內應。且憤平壤之敗。盡殺城中民庶。焚燒公私廬舍殆盡。惟南山下一帶倭人所接處。頗得全。西崖集

清正等賊在北方。聞平壤之敗。卽捲三十餘陣之兵。晝夜退來。所過赤地。天將移咨我國。令聚各道官軍義兵。並力王城。日月錄

李如松由德津下營于坡州。賊數百出陣于彌勒院前。查大受擊斬一百三十級。西崖集曰大受領兵數百先行遇賊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之馳稟曰賊已奪氣。願速進兵。如松與麾下精勇數十鞭馬出。三協大將亦與家丁數十。相繼馳赴。如松踰惠陰嶺。忽馬蹶墜地傷面。換乘以進。賊列旗幟於礪峴。如松望見。揮其兵爲兩翼而前。賊贏兵誘之。陽北而引入泥淖中。唐兵汰進。陷于泥濘。山後賊萬餘猝至。時如松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劒。賊用步卒。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揮劒前殺。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如松見勢危急。徵後軍未至。如松標下李有升等。勇士八十餘人。俱被斫死。賊出左右奇兵截之。如松僅免。人馬相蹂踐而已。大軍齊至。賊收兵而走。亂中雜錄曰賊伏四起厮殺如松所乘馬誤陷泥中賊奮長刀斫殺如松部下勇士幾盡如松爲殿而退　雖隱其爭進有升等以身翼蔽而死敗而神氣沮甚。明日欲退軍東坡。柳成龍兪泓金命元李薲等。請觀勢更進。如

松示奏草。有曰賊兵二十餘萬在王城。衆寡不敵。且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任。張世爵尤勸退兵。至以足蹴李蘗而叱退云。（日月錄西崖集）或傳如松行到礪石峴。以爲延曙陵谷錯雜。兵家所忌。將欲引退。前夜賊已從彰義門。隱伏松林間。一時齊發。致有此敗。先鋒查大受領馬軍二三百。後路已斷。故駐於延曙左平野。賊乘勢合圍。大受把三枝鎗。爲士卒先。鳴鼓退師。以鎗刺倭擲空。後軍相次接擲。望之如風葉。賊兵捨死爭進。而終不敢阻遏。遂完軍還。（日月錄）

時金命元等。疑其輕進。居後且前。但聞前有接戰之聲。忽有敗報。我軍奔潰。走退高陽。無數唐兵。或折支體。或傷面目。紛紛退歸。更無行伍云。（上同）二十八日還渡臨津。陣于東坡。時大雨連日。軍中馬疫。數日間死者。殆將萬匹。於是諸營悉退開城府。獨留查大受毋承宣等軍數百。守臨津。成龍等更請進兵。如松曰。天晴路乾。則當進。會有西報傳言。淸正將自北道襲平壤。如松因此聲言平壤根本。不可不救。遂回軍。留王必迪守開城。且令我諸將皆退臨津。遂還平壤。（日月錄西崖集）

天子發內庫銀三千兩。賜本國以賞有功死事之人。（日月錄）三月經畧宋應昌。渡江駐安州。又請軍費。益發帑金二十萬兩。以左軍輿。如松聞權慄幸州之捷。（詳在二月）頗悔回軍之遽。使張世爵。同李德馨還到開城。蓄糧而待之。

初金千鎰軍中。有李薹忠者。自請入京探賊情。遂見二王子及黃廷彧等。還言賊有講和意。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千鎰送其書於柳成龍。成龍以示查大受。大受馳報平壤。於是如松使沈惟敬來。金命元見惟敬曰。賊忿平壤見欺。必有不善意。何可更入。惟敬曰。賊自不速退。以至於敗。何預我耶。四月經畧遣惟敬。與胡澤沈思賢等。會淸正行長於龍山船上。各請和。惟敬曰。天朝以爾等不於期限退軍。以示天威。爾等若遵前約。誠心歸順。天朝豈欲窮兵。令二賛畫統兵四十萬。一抵鳥嶺。截爾歸路。一拒漢江。阻爾粮道。經畧提督親統三十萬衆。今將至矣。爾等還王子陪臣。斂兵南去。則封事可成。而兩國無戰爭之禍。豈不俱便。行長等猶欲圍住惟敬。固守王京要封貢。秀家三成等。俱以爲不可。卽與諸營將三十七人來謝。約於十九日收兵回去。許留京城。米糧二萬石。到釜山解還兩王子云。

如松聞之。復提兵至開城府。

四月十九日。賊盡殺降民。撤兵渡漢江。南下湖西。李如松自松都入陣京城。京畿忠淸江原諸賊。一時捲退。（亂中錄日月錄）時京民之愚蠢者。未及避匿者。謂賊不殺。稍與聚集。至列市肆。賊將退下密議盡戮。結縛成列于南門外。若干倭奴。自上斫下。我民受刃至盡。無一圖脫。（上同）」

兩湖體察鄭澈。京畿江原體察俞泓入京城。收掃　陵寢焚蕩之餘。平時舊物一無存。極目丘墟。金命元歷景福宮基址詩曰。蒲芽初嫩柳眉分。太液傷春帶夕曛。却羨當時杜陵老。江頭猶見鑌千門。日月錄

遣鄭澈柳根等。奉表謝收復三京。

二十日天兵入城。提督舘於小公主宅。柳成龍請進兵追趕。如松使速備漢江船。使李如栢。率萬餘兵出漢江。軍士半渡日暮。如栢稱疾而回。已渡之軍。陸續還渡。西崖集

如松遣惟敬。因留倭營。隨下嶺南。

權慄自坡州入京。將渡江追賊。如松止之。至使遊擊戚金。收津船使不得渡。」秀家行長等踰鳥嶺。以惟敬及兩君金貴榮等。騎馬前導。聚中外美女才人歌兒樂工。日夜作樂。以示凱還。

權慄幸州之捷

鄭湛熊嶺敗死附○權慄黃璡梨峙之捷附

初光州牧使權慄。自龍仁還。聚境內子弟五百餘人。傳檄傍郡。得千餘人。李洸聞慄起兵。以權慄稱全羅道都節制使。令督率諸郡。以遏奔衝。

七月賊自錦山。踰熊峙欲入全州之境。慄遣都伏兵將羅州判官李福男。與義兵將黃璡。金堤郡守鄭湛等禦之。據險迎擊。李洸遣兵助戰。福男陣中峰。璡守其上。湛守其下。初八日黎明。賊數千麾劒直犯。放丸如雨。福男等捨死先登。軍皆殊死戰。賊兵稍却。日出賊大至。彌漫山谷。肉薄登峴。分運迭鬪。福男等靈戰一陣。不敢而退。璡軍力竭潰入羅州陣。賊乘勢上嶺。羅州陣亦潰。湛自初力戰。射殺紅旗下白馬戰將。賊披靡而却。至是孤軍被圍。將佐勸湛退陣。湛曰。寧加殺一賊而死。不可退一步而生。使賊長驅也。竪立射賊。賊皆應弦而倒。遂與之肉戰而死。從事官李封亦死之。福男等退屯于安德院。賊知有備。不敢踰嶺而止。

湛初從李洸。自公山罷還。對人必涕泣。常謂將佐曰。一蔬一粒。何莫非君賜。主上播越。惟我與爾忍享此饌乎。以死報國。有何所憾。因嗚咽不自勝。發兵之日。殺牲祭社。告誓而行。至是郡人尋尸於積骸之中。得衣縫中所書姓名。可驗其平日之志云。賊義之。聚尸作大塚。立石書之曰。吊朝鮮忠肝義膽。朝廷追聞。贈官旌閭。癸甲錄寄齋雜記日月錄

時諸軍猶合陣不退。賊遂屯錦山。慄進兵珍山。與同福縣監黃進等。據險以待。賊數千餘名。焚掠珍山。犯梨峙。慄等與福裨魏大奇孔時億等。督軍據峴以拒戰。賊攀厓以上。進依樹禦丸。射矢如破。發無不中。進中丸傷脚。稍却。賊躍入寨。我軍驚潰。慄斬退者。冒死而戰。進亦扶瘡更戰。士卒無不一當百。終日交戰。賊兵大敗。盡棄器械而走。斬數百餘級。伏尸流血。川谷爲之腥臭。

賊中稱朝鮮三大捷。而梨峙爲最。論者謂徼是捷。賊必遍蹂湖南矣。

八月慄移拜羅州牧使。捷聞。陞全羅監司。進陞益山郡守。又陞忠淸助防將。福男陞堂上。命守雲峯八良新城。

九月李洸拿治。尹斗壽言光州牧使權慄。有氣骨有度量將師才。全羅監司非此人不可。遂以慄爲監司。(寄齋雜記)

時賊逼全州。耀兵于城外。洸遁走金溝。衆兵一時潰散。賊見我奔走。疑其襲後。卽夜遁還茂朱錦山。

慄迎拜除命于陣中。稽首西向而哭。哀動一軍。令防禦使代守梨峴。親到全州。一新號令。召諸將計曰。今平壤以南。皆爲賊壘。京城爲根本之地。不如先復京城。發兵二萬北上。

全羅監司權慄。領軍二萬勤　王。各官守及僧將處英等從之。

十月(體察使)鄭澈。泊舟牙山。慄歷路進見。澈欲與同保封疆。慄不聽。進屯于水原之禿城。　上解劒馳賜曰。諸將不用命者。以此從事。時京賊聞湖南兵又到。出兵數萬。分道來侵。慄堅壁不動。賊列三寨于鳥山等處。日來挑戰。而時出奇兵。斬賊燒營。賊還入京城。方賊之侵慄。慄日報體察使徵援。鄭澈馳報全羅都事等。星火進兵救水城之急。都事崔鐵堅邊士貞任希進等義兵馳援。

十二月慄狀啓。(體察使)鄭澈。命臣防湖南之盜。勤　王則命將上去。而臣乃自將至于水原。軍情以(體察之言爲喜。逃去者千餘人云。　上震怒。柳永吉啓曰。)鄭澈留連酣酒。迷罔機務。而主勢孤弱。公論不行。尹斗壽才非恢復。而不能至公無私。做事終歸無實云云。(日月錄)

癸巳二月。自水原進屯高陽之幸州山城。分軍以四千人付兵使宣居怡。軍于衿川。使爲聲援。自領兵萬餘。渡楊川江屯幸州。倡義使金千鎰。自江華出陣海岸。忠淸監司許頊陣通津。忠淸水使丁傑亦爲應援。時西北之賊。皆聚京城勢益熾。聞全羅兵渡江。分道以出。數不可計。賊將平秀家見兵少。有靴尖踢倒之計。十二日黎明。候吏報賊分左右翼。持紅白旗而來。慄令諸軍。無或登臺而望。去本營五里。賊已彌滿矣。因與諸將謀曰。懸軍深入。奄遭賊鋒。勢不相敵。若不一死。無以報國。諭諸將嚴束部伍。持滿以待。賊先鋒百餘騎先到。耀兵俄而大軍數萬。蔽野而來。圍抱本營。分兵爲三。休兵迭進。喊聲震地。砲丸如雨。我軍殊死戰。慄親持水漿。奔救其渴。自卯至酉。賊三進三退。皆不利。賊乃持輦。因風縱火。焚我城柵。城中以水灌之。初令僧兵守西北面。賊中大叫。突至外城。僧兵潰入內城。慄拔劒督諸將。無不冒刃搏戰。賊兵大衄。遂積尸爲四堆焚之。臭聞十里。既退我軍收拾其餘。斬一百三十餘級。得軍資無數。(日月錄權元帥遺事○紫海筆談曰日將沒平秀家中流矢遂捲甲而逃自幸州至京僵尸相屬海面入送。得以繼用。)

或傳是戰也。慄亦惶惑不自定。其兄悛來觀曰。此易與耳。吾當教戰。代慄分麾。慄頭覆銅鼎。巡諭諸軍。丸職小歇。則脫銅鼎。盛水接戰士之口。悛之功亦多云。時李如松軍開城。先鋒查大受。聞幸州之捷。遣人視戰處。又數日要與相見歎曰。權家陣與他軍自別。外國有如此眞將也。（日月錄）移軍臨津。與李蘗合守坡州山城。捷聞。加慄資憲。趙儆嘉善。僧處英折衝。諸將士賞職有差。（上同）

慄嘗曰。世以幸州爲功。而梨（梨峙本作熊峙而恐梨字誤）峙之戰。實爲最。幸州次之。蓋梨峙之戰。在首事之初。賊騎方銳。我軍單弱。且無健卒。軍情恟恟。難以爲恃。乃能出死力血戰。以不能滿千之弱卒。當十倍之悍賊。卒保湖南。爲國家根本。此其所以難也。而是時西道阻絕。本道潰散。或雖有功。無人褒奬。幸州之役。在我立功之後。權位已重。士心已附。湖南精猛。盡屬手下。而兵過數千。地利亦險。賊數雖倍。其氣已衰。此易與爲功。而政當天兵壓臨諸路。勤王兵碁布幾甸。而我之成功。適先於諸鎭。此其功之易顯云。（白沙集）

以權慄中軍將。夜渡江先視地形。得一高丘可駐兵。卽幸州也。慄謂天兵大至。賊必不敢出。不必設柵。儆以爲孤軍近大賊。不可無城柵。慄不聽。會體察使在楊州。招慄議事。儆令諸軍作柵。指教兩日而成。慄還亦喜。設柵之三日。賊大至。力戰過午。賊乃取長木作高轎。如樓臺狀。數百荷以上。上載銃手數十。射陣中。儆令取地字砲。係大刀二於砲前。俟賊轎放之。所過如雷震。轎皆破碎。轎上賊支體分裂飛墜。賊不敢復進。是戰也賊死者殆半。慄及諸將皆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蓋謂其設柵也。（豐壤君趙儆碑）

權慄（永嘉府院君贈領議政）

權慄字彦愼。故相轍之子。年四十六。中壬午明經。己亥卒。壽六十三。

辛卯九月。義州缺牧使。朝廷擧公。拔自戶正郎僚超拜。時論榮之。壬辰春有言。赴京譯官爲飛語於上國。震驚遼左。皆下吏鞫問。辭連公（缺）亦詔獄。四月變起。

上曰。權慄有可用之材。今在何處。拜兩南巨鎭以試之。卽拜光州牧使。時公婿李恒福。直政院。慄就與之別。恒福曰。何行之遽。慄曰。國家事急。此正臣子效死之秋。何敢徘徊暑刻。效兒女子悲啼狀。時昇平日久。猝聞兵至。朝臣視西南爲死地。公辭語慷慨。人皆嘖嘖。李洸以公爲中衛將爲先鋒。公以文人。置諸前行。人或訝之。公笑曰。是吾職分也。（白沙所撰遺事）

宋應昌移咨本國略曰。自倭奴擅陷。王國可謂無人。獨權某扼守孤縣。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抗大敵。近復囊沙爲糧。誘倭來搶而刼殺之。此正板蕩忠臣。中興名將。仍賞紅段絹四端。白銀五十兩。以爲忠勇之勸。（上同）

天朝大小文武。每聞公名。必曰莫是前日幸州奏捷者耶。倭酋必問權元帥起

居日月錄

石星謂使臣曰爾國羣臣若得如權某者數人吾何憂哉遺事

有一武官憚於赴戰逃匿全州自托於天將公屢移本州使之械送州官怵天將不敢乙未公巡到斬之無何國相視師南方武官之家構公竟坐免笑曰爲大將三年斬一逃兵至於解官耶遺事

丙申賊久不退朝廷方議拜元帥上問曰誰可爲元帥者左右對以他人上曰何不以權慄爲之仍特拜都元帥公卽拜辭特賜內厩馬天將分四路進兵也劉綎麻貴皆要得權元帥協隨爭之不已上竟以公屬之劉綎上同

己亥秋病免歸江華村舍疾篤乘舟入京七月六日卒于寓舍年六十三特贈左贊成

公爲人御人帥物尤能和愛見誠不專嚴毅故能得其悅服緩急以賴日月錄

公當朝鵠立遇事雷動出無入有機變無窮而不失於正則有太師之遺風望之毅然卽之溫如和以接人推心置腹則有陽村之美行戴冠大帶風儀整峻莅事貞固質而不苛則有議政之局量兼是三者而功烈過之

許筠撰公卷文有曰元公贈爵嗣先人之踐台吉昌啓封襲文忠之胙土李恒福極加歎賞識小錄

二陵之變

壬辰九月賊發　宣靖兩陵癸巳四月初九日體察使柳成龍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啓得見京畿都事沈克明持監司成泳狀而來　宣靖陵賊禍至於此極臣子所不忍聞臣等痛心切骨卽立於提督門外相與涕泣號慟提督驚歎取見文書臣等退來滿月臺前南望號慟此賊凶逆極天罔極之禍上及陵寢不能殲滅至今與賊俱生臣等之罪萬死猶輕

十六日柳成龍等狀啓令臣軍官守門將李弘國募率牙兵寺奴朴璘等十名由坡州蟹踰嶺過楊州十二日到禿音乘少船沿江流下三更到楮子島入靖陵則隧道掘處深布帛尺十五尺許廣七尺許弘國等入坎中夜暗不能詳見以手探審則隧扉似若移在於玄宮外掘土壙中別無他物隧內瓦礫積置陵近處衣服片片腐朽觸手破碎一一收拾埋置于禿音以憑後考又奉審宣陵則　大王隧道前掘取處深七尺許廣五尺許坎中別無他物築灰外設薄板幾盡火燒餘存數片　王后陵隧道前掘取處深六尺許廣四尺許板子亦爲火燒灰隔則仍存兩位陵則幷不犯　玄宮云云　獻陵則夜已將曙賊陣至近未及奉審而來云禍變至此臣子所不忍言臣與金命元權慄相議或言仍爲奉　安於外梓宮以土塞穴徐待事定爲便或言竊負以出從船路移安於水上楊根等地稍遠賊禍爲宜臣等反覆商量賊兵時方留在沙坪及奉

恩寺等處。或奉遷之際。短夜易明。中路遇賊。則其爲變故。尤不可言。故謹令權慄營中。略備精潔新衾油芚等物。欲乘夜入送。但賊陣距陵所至近。必得勇銳之士忠敢之人。然後可以冒死入去。臣等涕泣訪問。倡義使中衛將朴惟仁。臣軍官前萬戶金克忠等。應募請行。幷前去李弘國及牙兵十名發送。計料。但此事極重。所當先稟朝廷處置。而　玄宮暴露一二日之間。又不知更有何事。不得已先令惟仁等奉審。十分觀勢處置云云。

二十三日柳成龍在京城馳啓云。臣二十日昏時。自東坡入城。二十一日護渡天兵。追賊事急。終日在漢江。二十二日始爲奉審於楊州松山里　靖陵靈幄奉安處。號慟罔極。呼天叩地。欲死不得。朝陵使順寧君陪侍幄殿。僉正朴惟仁。前萬戶金克忠。率軍數十餘名。仍爲侍衛矣。　靈殿野次。宿衛孤單。凡事待朝廷指揮。急速。不分晝夜處置。臣又奉審　宗廟。灰燼之餘。僅辨基址。三闕亦皆殘毀。自慕華館。白骨堆積。城中則人馬顚仆而死者。不計其數。臭穢滿路。人不可近云云。

二十五日　宣靖陵變報至。　上在永柔行宮。出闕廷。率百官望哭。二十九日卯時。出闕廷。服緦麻就位。率百官行四拜哭。盡哀。又四拜。百官以白衣黑笠黑帶行公。　上臨御白衣白笠。壬癸朝錄行

松山奉審時。大臣以下欲拜哭。成渾曰。時未辨覈。而先爲拜哭。則是君上也。先行奉審無疑。然後拜哭。似當。諸公從之。癸甲錄

後六月設都監。命諸宰奉審。摠護使崔興源書啓。松山奉審。則面上肌肉消盡。髮膚脫落。鼻樑破缺。兩眼俱陷。兩唇皆無。胸膛高厚肥大。高節不露。以手按之。則柔不堅硬。背後肥廣。兩手兩脚堅固。臍下腹上。橫畫有三。似是劒痕。右邊臂上。有一大破穴。肩甲下左邊。有二破穴。一大一小。腰下臀上。有破穴。身長以布帛尺三尺二寸餘云。

沈守慶啓。臣未曾覩天顏。固不敢容議。但見其皮膚枯槁。容顏毀變而已。累度入侍之人。皆以爲不能識認云。更無眞僞卞驗之端矣。第以事理推知內外梓宮俱燒。而玉體尙存。似無其理。抽出玉體於壙中。理亦不近。兇賊得枯槁年久之體於他地。納於壙中。以眩視聽。容或有之。而　宣陵則皆無玉體。　靖陵獨有。尤爲可疑。三陵灰大槩一樣。若以宣陵之灰。爲玉體之灰。則獨於　靖陵之灰。爲非玉體之灰乎。

柳成龍啓。奉審玉體。則頭面上毛髮盡脫。皮肉粘枯。自脛以下肉盡骨在。大槩顯是年久之體。而胸膛及背。則皮厚而堅凝。不見骨節。胸上甚高。背後左邊肩甲有二穴痕。一大一小。相拒一分許。所見惟此耳。伏念此乃變中之極變。卞別小差。則事不忍言。參以陵上形止。幷搜索近陵處古塚破毀與否。多般訪求云云。

俞泓啓。逮事　先朝之人。先書玉體中人之最長。紫髯不多。額上有黑子。比葉豆差小。不肥不瘦。龍顔長準頭高云。奉審則黑子難審。準頭虧缺。體似圓不見其圓。上髯似有小痕。下髯則無。胸上肌似高。似非不瘦不肥之體。無憑驗之端。不無可疑云云。

金應南李憲國。大檗與諸宰之見無異。

宋贊啓。癸卯爲檢閱入侍時。龍顔似長。紫髯不多。隆準方頤。日表淵穆。今來奉審。則氣色之閱已隔四紀。玉體乾枯。似欠天容。虧處亦多。無憑無徵。怳然一夢想而已云。

李德馨亦同。而下曰以手指點。頗覺有肉氣。此爲可疑云。

崔滉白惟咸李增李礪李齊閔。皆無別見。

權徵啓。松尸肉已乾。水已徧。則只有皮骨可也。而此尸則不然。胸膛及背。肌肉甚肥。無骨節之稜稜處。雖似久遠。實非五十年之久也。檗凶賊行術叵測。俟其火冷納金井。則不可指以爲玉體。欲以他物亂其眞。則骨骸之燒。亦安知其非玉灰也。反復思度。莫知其樣。被擄在賊境者。其數千萬。而王子亦在其中。購求其端。則畢竟有可知之路。且爲人謀忠。如許儀俊者。豈無其人。況我國人容有參看者。榜諭論賞免罪之旨。亦多方中一策云云。

李瓘啓。似非年近六十之人。且疑非年久厚葬之尸。腹上有五六刃痕。臣未及

侍　先王。但以內人與德陽夫人諺書所錄容儀推之。恐或不同。

扶安都正碩壽。永原守德壽啓。疑非年久之尸。

成渾啓。三處發掘焚燒之狀。大檗如一。玉體經火未成灰者。骨節分明可認。玉灰色白。頗異於草木之灰。其重又倍於常灰者。兩三處皆同。灰與骸雖未知眞出於先陵遺體。而亦不可以爲非眞。則　靖陵又有玉體在壙中何哉。竊觀凶賊所爲。非出於士卒收寶貨之計。乃賊將所爲。深讐我國者也。何獨於　靖陵。好全玉體乎。且　靖陵發掘之穴。狹而且深。壙底只容梓宮。更無餘地於焚燒梓宮之際。必須移去玉體於外。以俟火熄。然後還置壙中。此賊最凶之心。何至委曲如此乎。皆未可測也。松山奉審前。逮事　先朝宗戚及女侍。想像御容。先爲記錄。然後奉審。而非徒年遠枯損。無可指認。肖似處。其錄言龍顔長。顴骨長。而此則似是方面。　先王腦後平而削。妨於着笠。而此則似是有骨。　先王年衰稍瘦。而此則胸間平濶。似是平日肥大之人云云。牛溪行狀曰奉審後復命中設改葬都監乃命厚葬于海州行在癸甲錄曰京

丙申四月初五日。柔贊李好閔啓曰。頃日雷震之變。極爲非常。臣竊有過慮。不敢終嘿。　宣靖陵奉審時。小臣以母喪在信川。暑因吊者聞其大檗。因奉審殯置屢日。而時方夏日。非惟絕無虫蛆。略無臭氣。此誠爲異。年久遷葬之家言。冬日所化之尸。則雖年久不爛敗云。蓋水氣已去。而皮肉因寒氣不敗。遂爲枯腊。

則雖久不變。小臣暫聞　中廟玉體。常有腫患受鍼之痕。而頗有驗。老宰如宋贊。商議可疑之際。有一宰臣。指溪牛　大言其不可。其議遂寢云。如此大事。安有不缺心盤驗。而徒以大言止之哉。當時以體察使軍官。爲詭取他尸以要功。若以爲取溝壑僵尸。則方夏豈有不腐爛之理。若以爲掘取古塚。亦安有不敗凈枯之尸。而認掘之乎。此甚可疑。　上曰。針痕之說。予曾未聞。當時奉審不啓何也。趙正立曰。如此事雖有疑慮。而不可輕易爲之也。好閔曰。其時何以處之。　上曰葬之矣。好閔曰。雖葬而不善爲之。使水氣相透。則必有變化之患。而失今則愈久難追。其時領相必詳知曲折。乞問于大臣處之。　上曰。此說聞於何處耶。好閔曰。聞於其時參事宰臣矣。　上曰。然則其宰臣何不言耶。好閔曰。事未結末。其宰隨天將南下。必以此未及啓達。而其後則朝議已定。不可輕易更論。　上曰。其時大臣已爲奉審定奪矣。今聞此言。極爲驚駭。問于大臣。柳成龍金應南崔興源等回啓之辭。大槩與當時奉審時啓意不異。而成龍以爲無由卞其眞僞。臣疑之而不敢質。欲遍尋被掘古塚之有無。以定之。臣翌日遂下南方。其後處置未知何如。而臣意常以爲議定後。當依　上敎厚葬云云。他相等曰。領書玉體。與今日所見不同。所謂受針之穴。只見兩處有穴。患腫受針與否。不能明知。故當初只以有穴書啓　行在。賓廳會議定奪云云。癸甲錄

宣祖初隆慶中。有題詩于濟川亭曰。曾見先朝種李辰。花開一十二回春。詩題華表千年柱。淚洒青山一掬塵。風岸曉鐘神勒寺。烟沙晚笛廣陵津。淸秋皷枻驪江去。樓上何人識洞賓。好事者以爲眞仙之作。壬辰倭發　兩陵。靑山一掬塵之言。驗矣。芝峯類說

時　康陵亦掘破。及半而止。　順懷世子德嬪尹氏。未葬而亂作。未知去處。聞詔漫錄

壬辰義兵

時三道帥臣。皆失衆心。督發兵糧。人皆嫉視。遇賊皆潰。及道內巨族名人。與儒生等。承朝命倡義而起。聞者激動。遠近應募。雖不得大有克獲。人心國命。賴而維持。嶺南儒生郭再祐。前掌令鄭仁弘。湖南僉樞高敬命。前府使金千鎰。湖西前提督官趙憲。首先起兵。

初金誠一拿到稷山。命赦爲右道招諭使。使之起兵討賊。誠一從湖南到南原。聞京城失守。北望慟哭。仍向嶺南遇金睟。誠一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何爲至此。全失一道而不能救。單騎遠投。其可濟乎。誠一到嶺南。發檄書通諭道內。朝廷又以榮川人金玏。爲安集使。賫傳旨至本道。使之遍諭遠近忠義之士。後缺月誠一擢拜左監司。將渡江。右道士人。遮道請留。誠一曰。既有命。遂渡江。啓聞江右士子討賊之事。一一論功。甚協衆情。不久誠一還拜右監司。從陜川進士

朴而文等請留之疏也。

郭再祐 最先起兵寄曰承旨赴誤僉曰監司越之子也

起兵時哭辭父墓曰使父親若在豈憂倭奴猖獗耶。

再祐字季綏。玄風人。居宜寧。年四十餘。棄舉子業。魚釣自娛。至是聞諸城連陷。會里中人諭曰。賊已迫。吾父母妻子將爲賊得矣。吾里中少年可戰者不下數百。若齊心據鼎津以爲守。可保鄉曲。惡可束手以待死。遂散家財募士卒。解衣以着戰士。脫妻子服衣戰士之妻子。收得勇敢士沈大升等十餘人。涕泣誓同生死。集壯士五十餘人。發宜寧草溪倉穀。又取岐江棄船稅米以餉士人以爲發狂。或以爲作賊。陜川郡守田見龍。至以陸賊報。金誠一聞其名。激以勸起。士卒還集。再祐不問賊之多寡。直前無畏。戰時着紅綃帖裏。具堂上笠飾。自稱天降紅衣大將軍。馳馬掠陣。隱見無常。賊莫測其端。然後盤馬回旋。擊鼓徐行。賊不知其多少。不敢近逼。連設候望。賊到百里之外。陣中先知。故常逸而不勞。於賊所望山上。令人持五枝炬。終夜舉之。喊聲相應。有若千萬。賊徒望輒遁去。又選精銳潛伏於要害處。賊至輒射殺之。賊亦謂之紅衣將軍。不敢登岸。又約軍中。殺賊而已。斬級要功。非誠心也。以故終無獻級。金睟陣下武士金敬老等。交

搆再祐。再祐亦痛睟所爲。遂成嫌隙。誠一以三嘉之兵。付再祐。再祐領二縣兵。以尹鐸爲代將。前府使吳澐爲召募官。鄉之饒戶。出米擊牛。輪日餉軍。軍聲大振。收復宜寧三嘉陜川等邑。人民作農如平日。右道之賊頗撤去。再祐陣鼎津。以備沿江之賊。日月錄

寄曰又多得吹角者。穿紅衣上山項。羅置四面。賊至角聲四起。岸後伏兵亂射。」六月倭船十八艘。自雙山驛至鼎津。稱政丞安國寺行次。再祐拒却之。由靈山昌寧。將渡岐江。再祐馳到拒之。日月錄

寄曰壬辰九月。擢折衝將軍助防將。

再祐聞金睟奔還。大痛之。欲移軍先擊。金誠一峻責乃止。遂移檄數睟七罪曰。我將斬汝之頭。以洩神人之憤。時睟駐山陰。見檄駭憤。使軍官金景訥答檄。目之以賊。再祐馳援晉州。倚馬而答曰。義賊之分。天地知之。是非之判。公論在焉。初兵使曹大坤忌再祐成功。置疑於啓辭中。睟啓亦詆毀。再祐亦上疏自明。極言睟過。至是三嘉進士尹彥禮。通文列邑。以明再祐見誣。睟又上疏自訟。且慮再祐來擊。使誠一及金沔移書和解。再祐勉從之。誠一曰。朝廷處置未可知。吾當救此危命。遂反覆陳列。彌縫彼此。上特賜溫諭。故得賴而無事。名臣錄 日月錄」睟處事躁刻。積失人心。及變初不能策應。避賊湖南。大爲士人所譏。再祐既得志。多不循法度。睟欲矯之。再祐大怒。遂移檄云。寄齋

誠一代爲監司。召睟還。再祐又上疏請斬睟。上曰。此人欲擅殺道主。非賊而何。不除之恐有悔也。尹斗壽曰。觀其所爲。一狂童也。至於將兵斬賊。能保鄉曲。東西赴救。不避險難。自以爲義氣之所激。而實不知自陷於大辟也。干戈搶攘之日。豈可人人盡責以禮法乎。上遂不報。寄齋」再祐性質朴無文。鄉曲以孝行稱之。變初散財募士。其妻諫曰。奈何爲此浪死計。再祐大怒。拔劒欲斬之。

有良馬自至。取騎臨陣。馳驟如飛。衆以爲神助。益恃而無恐。

再祐獲洛江賊船所載。皆缺宮之寶。太祖所着靴亦有之。卽送招諭使。日月錄」靈山人孔撝謙。初附賊同入京。寄書其家曰。吾當爲慶州府尹。下不失密陽府使。且有犯上之語。一日還到其家。再祐縛致斬之。人皆快之。時奴僕多乘時殺主。或恣橫肆。或相淫穢。再祐聞卽捕斬之。日月錄

初玄風昌寧靈山屯賊甚盛。連陣以達于星州。玄風昌寧之賊先遁。靈山屯賊恃强不動。再祐與尹鐸。率三縣兵擊退之。自此昌寧一路無賊蹤。右道悉平。惟中路密陽大邱。至仁同善山。爲賊往來之路矣。巡營錄日月錄

再祐天性孝友器宇宏遠豪俠好義。勇奪三軍。少從曹植學。植妻以外孫女。及賊退曰。養猫所以捕鼠。今賊已平。余無所事。可以去矣。遂學方術入山絕穀。或經年不食。而身體輕健。惟日食松花一小片而已。芝峯

早有盛名。且負奇功。朝廷密遣中使。托以巡檢。入其家察其動靜。再祐自疑。且於金德齡之死。知時事不可爲。遂托跡道家。日月錄

癸巳八月。陞通政拜星州牧使。日月錄甲午八月。拜晉州牧使。丙申冬。以判決事拜慶尙防禦使。上同歷兵使統制使咸鏡監司。官至左尹。詳下庚子疏下皆不就李好閔付詩曰。聞道紅衣將。逐倭如逐獐。爲言終戮力。須似郭汾陽。名臣錄」初入瑟瑟山。餐松辟穀。光海朝。辭連逆賊。得釋而歸。就鷲山滄巖爲捿息地。扁以忘憂。永謝烟火。名臣錄善山人朴守弘。承旨光海時。嘗因赴擧歷訪。再祐曰。此時何用赴擧。因設酌飮四五盃。俄而曰。爲酒所惱。氣甚不平。命取器來。傾耳而瀉之。酒從耳孔盡出。名臣錄

丁巳六月。天忽大雷雨。震其房舍。再祐已化。異香滿室。年六十六。

越有五子。再祐居第三。病革。以章服遺再祐曰。世吾業者必汝也。

丁酉秋。倭賊再入。再祐以防禦使。守昌寧火旺山城。以示死守。一軍股慄。賊旣薄城。再祐從容談笑。但令堅守曰。渠自知兵。豈肯輕犯。經一晝夜果不戰。渡江屠黃石。陷南原。列鎭皆潰。體察使李元翼。命公解兵。公飛報曰。齊城七十。卽墨獨全。唐兵百萬。安市能當。列城雖罷。獨不可爲守乎。會公繼母許氏病卒於城中。公以喪去。入蔚珍。持服杜門。與子侄共造蔽陽子。貿以取資。累命起復。終不應。

以察理使按南邊。又秉節蔚州。欲繕島山城。爲必守地。朝廷不許。公抗章棄歸。
臺官洪汝諄以瀆慢劾之。遂被謫靈巖。未幾賜環。入琵瑟山。
庚子二月。慶尙右兵使郭再祐疏略曰。臣之至愚。觀今日之國勢。岌岌乎殆哉。
宗社蕩爲寒灰。而人民死亡。十無一二。於是時也。建中興之業。蓋亦難矣。殿
下宜悔悟奮發。親賢遠奸。以圖中興。臣亦當同心戮力。而贊中興。而朝廷朋黨。
有東西南北。入者進之。出者斥之。各私黨與。互爲是非。日以詆訐爲務。而國勢
之危亡。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存亡。莫念於心。將使　殿下之國。必至於危亡而
後已。臣請陳其一二。而臣之可以退去者。安市能守。高麗不亡。卽墨獨全。齊國
復興。今方專力於舟師。而廢棄城守。以爲廟堂之成算。舟師固不可廢。然全力
舟師使賊不下陸。則臣不信也。下陸之後。其將何以哉。此臣之退去者一也。宋
室之亡。和議誤之。今之言和者。卽宋之秦檜。然兵不厭詐。鄭伯牽羊。卒保其國。
句踐臣妾。終成霸業。權時之謀。誠不可廢。而不能降人者。匹夫之勇也。夫和之
名。一而所以爲和者不同。恃和而罔備者亡。言和而盡己者存。夫羈縻敵國。莫
過於和。舒憤緩禍。莫過於和。怠敵誤寇。休兵息民。莫過於和。內堅不和之心。外
發欲和之言。有何不可於義。今聞倭使見囚。臣恐挑强寇之怨。速危難之禍。而
無一人爲　殿下言之。此臣之所以退去者二也。良相之於國。所關甚大。李元
翼憂國愛民之心。出於至誠。公平廉謹之行。根於天性。從容就死。社稷之臣也。

殿下不能信之親之。使不得安於朝廷之上。此臣之所以退去者三也。臣本
庸愚。與世絕遊。不幸遭亂。蒙　恩感激。願守邊城。圖報涓埃。愚計歸虛。更無可
爲。束手以坐。賊至而退。臣實恥之。無寧退去江湖。如遇變急。不敢偸生苟活云
云。遂棄鎭歸家。　命拿致京獄。竄靈岩一年放還。自此永絕人事。辟穀導引。累
拜咸京全羅監司。不就。曰方丈松葉。蒼蒼無窮。願以此終。壬寅戊申間。累以國
事上疏。屢召或赴或辭。（日月錄）
公入伽倻方丈等山。十餘年間不食粒米。人或强勸。則雖暫下匙。卽以耳鼻還
吐。

高敬命　柳彭老　（敬命系出耽羅其後賜貫長澤遂爲長興人）

六月全羅左道義兵將僉樞高敬命。從事官學諭柳彭老等。起兵潭陽。
敬命字而順。號霽峰。又號苔軒。（苔軒樓名）長興人。大諫孟英之子。戊午魁科。是時廢居
光州田舍。聞　乘輿西幸。京城不守。日夜痛哭。及李洸之師至錦江罷歸。貽書
切責。與彭老共圖起兵。五月會于潭陽。彭老等推敬命爲盟主。敬命慨然登壇。
不以老病辭。爲文諭道內士庶。以五月會于潭陽。六月十一日爲師期。士庶多
應募。得兵六千餘人。又傳檄諸道。又移檄濟州牧使楊大樹募馬。文辭激切。國
人傳誦。

推敬命爲大將。學諭柳彭老。學官梁大樸。爲從事。正郎李大胤正字崔尙重楊士衡。幼學楊希迪等。爲募糧有司。

彭老字君壽。玉果人也。文科。聞京城失守號泣。與大樸及希迪等。往謀于敬命。倡起鄕兵。敬命欣然從之。卽日移檄。時全羅倡義彭老等爲首。故世稱湖南三倡義。

光州正字吳玭。以氣義自許。常歎高門忠孝。乃爲從事。珍原人金麟渾。（麟厚弟）有膽略。叅謀幕下。寶城人吳宥。初在元帥幕下。募義來從。爲其副將。其檄文曰。頃緣國運中否。島夷外猾。始效逆亮之渝盟。終逞句吳之荐食。乘我不備。擣虛長驅。謂天可欺。肆意直上。秉將鉞者徘徊岐路。累郡印者授竄幽林。以賊虜遺君親。是可忍也。使至尊憂社稷。於汝安乎。是何百年休養之生靈。曾無一介義氣之男子。孤軍深入。女眞本不知兵。中行未笞。大漢自是無策。長江遽失其天塹。凶鋒已迫於神京。南朝無人之譏。誠可痛矣。北軍飛渡之語。不幸近之。肆我 聖上。以太王去邠之心。爲明皇幸蜀之擧。蓋亦出於 宗社之至計。玆不憚於方岳之暫勞。鞏洛驚塵。玉色屢形於深軫。岷峨危棧。翠華遠涉於脩程。天生李晟。肅淸正賴於元老。詔草陸贄。哀痛又下於聖朝。凡有血氣而含生。孰不憤惋而欲死。奈何人謀不善。國步斯頻。奉天之駕未廻。相州之師已潰。蠢玆蜂蠆之醜。尙稽鯨鯢之誅。假息城闉。回翔何異於幕鷰。竊據冀輔。跳踉有

同於檻猿。雖天兵掃蕩之有時。而兇徒迸逸之難期。敬命。丹心晩節。白首腐儒。聞半夜之鷄。未堪多難。擊中流之楫。自許孤忠。徒懷犬馬戀主之誠。不量蚊虻負山之力。玆乃糾合義旅。直指京都。奮袂登壇。灑泣誓衆。批熊拉豹之士。雷勵風飛。超乘跳關之徒。雲合雨集。蓋非迫而後應。强之使趨。惟臣子忠義之心。同出至性。在危急存亡之日。敢愛微軀。兵以義名。初不係於職守。師由直壯。非所論於脆堅。大小不謀而同辭。遠近聞風而齊奮。我列郡守宰。諸路士民。忠豈忘君。義當死國。或藉以器仗。或濟以糗糧。或躍馬先驅於戎行。或釋耒奮起於農畝。量力可及。惟義之歸。有能捍王于艱。竊欲與子偕作。緬惟 行宮。逖矣西土。風俗之美。遠自仁賢。俎豆之餘。士馬之强。曾挫隋唐百萬之兵。廟謨行且有定。王業夫豈偏安。善敗不忘。福德方臨於吳分。殷憂以啓。謳吟益思於漢家。豪俊匡時。不作新亭之對泣。父老徯后。佇見舊都之回鑾云云。（日月錄○謚狀李明漢撰）

六月進陣連山。傳令防禦使郭璨。約攻錦山留後之賊李洸。請回兵共守。敬命不許。進珍山。

初敬命起兵。使前佐郎（寄曰儒生）梁山璹。面達形勢於 行在。山璹還。上面諭曰。歸語高敬命。金千鎰。願爾等及時恢復。俾予得見爾等面目。遙拜敬命工曹參議兼招討使。是月初九日。敬命與嶸合兵。蓋敬命二子從厚因厚等。各募南原金堤臨陂等邑糧兵。期會于礪山。因進兵湖京。以達平壤矣。到恩津。幕下諸將

聞黃澗永同之賊。踰入錦山。固請還救本道。且聞全州勢急。不得已移兵入珍山。與嶸爲左右翼。進屯錦山十里。敬命發精騎數百侵賊軍官金廷昱馬傷退走。我軍稍却。至夕敬命使呈才人三十。走入城底土城。焚城外公私家舍。放震天雷。延薾城內倉庾。賊多死傷。日暮各斂兵。

璨遣人約以明日合戰。從厚告曰。今日我軍得利。持此勝勢。全軍而返。乘機更出可也。若與賊對壘野宿。不無夜擣之患。敬命曰。爾以父子之情爲憂乎。吾爲國一死職耳。從厚不敢再言。初十日黎明。進兵城下。敬命先遣八百餘騎挑戰。賊空壁而出。先犯官軍。前鋒將靈巖郡守金聲憲先走。賊知官軍陣脆。又逼光州興德兩邑軍。防禦陣望風而潰。缺 敬命爲獨當之計。令士持滿而待。忽有人急呼曰。防禦陣潰矣。義軍因以崩潰。敬命嘗曰。不閑騎馬。不幸戰敗。惟有一死耳。至是左右請騎馬而跳。敬命曰。吾豈苟免者乎。麾下扶之上馬。旋墜馬馬逸。麾下儒生安瑛下馬授之。徒步以從。賊逼敬命急。時彭老馬健先出。問其僕曰。大將免乎。曰未也。彭老遽策馬還入亂兵中。敬命顧曰。吾必不免。爾可馳出。彭老曰。吾豈忍棄將求活。謀人之軍事。軍敗死之禮也。賊鋒遂及。彭老自以身扞蔽。敬命遂與彭老瑛等同死。因厚死之。從厚出於潰軍之中。乃收其父屍。近縣士民聞其死哭聲振野。潰軍不知其死。稍集。及聞不幸。皆號泣而散。日月錄 諡狀」

初從厚等。取屍潛瘞錦山山中。凡四十餘日始斂。累經暑雨。神色如生。見者異之。葬之翌日。風雪交作。長虹起於墓左。橫跨塋域。竟數十里。光彩異常。踰月不滅。人以爲忠憤所感。名臣錄 諡狀

或云是時。我國男女。自賊中來言。我乃逃還人。敬命不意其爲細作。悉心撫循。是夜賊乘夜暗斫營。寄 缺 ○諡狀曰是夜賊謀 犯竊出設伏爲卒所覺

敬命之起。南中士子洽然從之。徒以忠義相勉。實不知兵。敬命對人言。廟社不守。至尊蒙塵。正吾輩致死之秋。檄諭諸道。莫不曲踴而起。然師行無紀律。所到未有營陣之備。竟至於敗。寄

山璹至。敬命已沒矣。乃以 教書宣諭遺軍。悍將頑民。無不感泣。

事聞。 上震悼。贈禮判大提學。後加贈左贊成。因厚贈禮議。彭老贈司諫。瑛贈掌樂僉正。

癸亥以校理罷歸。家食者十九年。辛巳金繼輝爲奏請使。以公爲書狀。壬午李珥爲遠接使。薦公爲從事官。庚寅陞拜東萊府使。名臣錄

敬命以白首書生。當板蕩之日。仗義而起。愚婦悍夫。聞風爭赴。故旬月之間。義旅至數千人。人以爲義色發於至誠。感動人故也。工議招討使之制及所賜教書。皆未及到。事聞贈左贊成。李洸因嗾。至以乘暗行師。軍潰以死誣啓。李廷馣爲巡察。啓其死事實狀。乙未夏 命旌閭。辛丑因門生朴之孝等疏。特 命建祠光州。賜額褒忠。遺官致祭。尹根壽所撰 碑 ○諡狀

壬辰春。敬命仰見天象。語家人曰。年將星不佳。將必不利。及討錦賊。寄書女婿朴橚。托以家累。其所自處。素有所定矣。（日月錄 論狀）辛卯秋。敬命致書於鄭琢曰。敬命一家。明年當有大禍。父子俱不免。蓋推占之辭也。

寄

仁祖反正初。遣禮官賜祭褒忠祠文曰。予紹寶命。思植民倫。嗟言忠節。慨不爲臣。緬惟南服。士之冀北。不有敦勸。于何矜式。

敬命子從厚因厚。女爲士人盧尙龍妻。丁酉之亂。罵賊不屈死。

十二月敬命長子前縣令從厚等。起兵復讎。先以文通諭曰。遭時不造。家禍罔極。而不肖孤。病廢草土。尙與此賊。共戴一天。今者洪僉知季男。首以大義。傳諭諸路。期與含寃忍痛之人。共圖討賊。復讎之擧。人心所同。孰不興起。趙亞使憲之子完堵。必將收拾父兵。揭旗湖西。孤子雖無狀。親葬旣已入土。此身死亦無憾。冒哀扶疾。欲與本道同志。糾募兵械。爲北首死敵之計。泰仁珍原長城白守宗三使君。亦抱終天之痛。而都體察相公。許令合軍復讎。不以文法拘礙。嗚呼不獨湖南之人。洛下士庶避賊南來者。豈無父子兄弟之讐乎。雖幸免於賊鋒。感傷霜露。因致大故。則亦不可忘此賊也。亡親秋城擧義之時。南土諸君。期以同死王事。焚香誓天。推爲大將。固有兄弟之義。不幸功業不從。而諸君豈忍視同路人乎。當日麾下武士。固以悉赴義軍。伏願勿以孤子爲不肖。而追念秋城

盟血。齊會于光州。面結盟約。以定師期云云。復讐爲單號。起兵于光州。時調發多岐。閭巷無遺丁。所募僅數百。鄭澈以寺奴內奴屬焉。乃括千餘名向嶺南。」

癸巳六月。死於晋州之戰。

父子同節媲義。晋之卞門。從厚亦文章。倚馬草檄。華藻驚人。募馬濟州文有曰。投袂而起者。吾知海外有人。執策而臨之。莫曰天下無馬。語意警絶。一時傳誦。有此人才。而終於落拓。辛卯春被製誥之選。而旋被臺評。（象村彙語）

鄭仁弘　孫仁甲　金俊民

陜川前掌令鄭仁弘。起兵討賊。仁弘素爲鄉郡士民所畏服。與前佐郎金沔。前縣監朴惺。儒生郭趁。前縣監郭越。門下河渾。曹應仁。文景虎。權濬。朴而章。文弘道等。糾集鄉兵。又得前僉使孫仁甲。爲中衛將。金睟以三嘉草溪星州高靈之軍屬焉。（巡營錄）

仁甲武勇絶倫。異軍別鎭。而稟令於仁弘。仁甲先擊茂溪屯賊。敗之。燒其屯糧而還。

星州玄風之賊。沿江設木柵。鄭仁弘麾下孫仁甲曰。蛟院洞安彦等處。可伏兵。遂選射軍數百。乘暮而發。請援于金沔。沔陣下將士多不肯。沔使人止之。仁甲

不聽。缺月十七日。三百餘賊。自星州流下。仁甲約曰。待砲聲而發。朴應星張浩等。違約突出。我軍敗北。應星等力戰死。應星首先應募。勇敢力戰。常以死自許。不幸輕敵死。一軍惜之。仁甲以沔不援而敗。多懷不足之意。沔言仁甲違衆敗兵。仁甲遂大怒成隙。由是金鄭二兵。分爲兩歧。巡營錄

仁甲聞賊流下草溪。星夜進兵。草溪兵已破。賊乃引還。未及卸鞍。草溪又報江賊大至。仁甲馳赴。且報于仁弘。仁弘遲明緩行。賊船十二隻過草溪。草溪高靈軍。弱不能捕。仁甲與之合勢。大戰盡殲之。有一賊急遁。而沙灘水淺。不能急刺。仁甲乘勝入水追之。沙軟連人馬陷落。衆軍未及拯之。一陣沮喪。無意斬級。大慟而還。時軍不習戰。將不先卒。則莫肯赴敵。仁甲每戰當先。以至於死。村巷聞之。亦皆悲泣。仁甲子若海敎授盧盖邦同死

仁甲之死。仁弘請于巡察使金睟。以代仁甲。

俊民初爲巨濟縣令。變起之初。修繕城池爲死守計。金睟托以勤王帶行。龍仁之潰。尙作睟麾下。至是許遣之。

初俊民爲假將。領兵二千八百。而未有所試。星州高靈陜川等義軍。咸聽仁弘約束。仁弘令曰。必値大賊。然後乃發。夜屯星州大橋。適大雨。不得已回軍高靈村舍。仁弘泣曰。吾輩擧義。本欲一戰以效。事機連延。天又不助。此實爲國誠薄之致。因咽不成聲。俊民起拜曰。今日之事已無及矣。明日若得晴。則當盡死力。

更定約束。夜半進軍傍蛇院洞安彦之路。而藏兵六七處。仁弘陣高阜。俯臨指揮。翌日賊自茂溪發向星州。約四百餘名。牛馬百餘駄。多張旗幟。或着金銀假面甲冑。或爲鷄羽衣。放砲舞劒。人皆膽寒。金俊民鄭邦俊。率射手千餘。馳下山射之。賊亦揮劒而出。最前一倭將。着金假面。揮紅柄大劒。劒手數百。隨之大叫突至。我軍驚却。其馬疾行如飛。飜騰上山。適後脚中箭。卽奔逸。倭將落於軍前。卽奪其馬而斬其將。餘賊退走高靈。星州之軍。從南北而乘之。俊民邦俊等。殊死混戰。伏兵四起。矢下如雨。賊以劒砲爲殿。向星峴而走。仁弘揮旗督之。伽川之軍又不意突出。賊盡棄輜重。無意抗戰。諸軍追殺二十餘里。將令不貴斬級。故首級不多。所棄卜駄百五十疋。所奪倭馬額有肉角長寸餘善走。俊民每騎赴戰。其大劒則柳板塗金者也。同上

仁弘聞星州屯賊。無援勢孤。與金沔約合勢進擊。金俊民以形勢不便難之。不從。進陣星州五里。馳突挑戰。賊終不出。日暮還陣。沔令裴楔設伏扶桑峴以防開寧來援之路。楔唯唯而退。語人曰。我豈堪聽書生節制。爲渠設伏乎。遂不往。是夜星賊走開寧。告急。開寧賊大來。我軍不知。而方治攻城之機。賊兵不意猝至。城中賊開門夾擊。沔遽上馬。軍遂遁潰。仁弘獨不動。將士挾持上馬而出。俊民在後。且戰且退。以此軍多獲免。高靈假將孫承義中丸死。金誠一拿致陜川軍官。責其不稟擧事而杖之。

金沔 前佐郎號松菴贈兵判

沔高靈人。聞　大駕西幸。卽欲奔問。鄭仁弘欲同擧兵。沔乃先率家僮七百以倡之。遠近爭應。聚兵于高靈。賊至。沔以高靈殘小。遂赴居昌。時居昌士民已聚若干兵以屬。沔以郭趨文緯尹景男朴廷璠柳中龍爲參謀。朴惺募軍糧。四五日間。聚兵二千餘人。分守牛峴馬嶺等處。自引軍出陣于高靈。聞賊下江邀擊。遂獲二隻船。斬首八十餘級。賊船所載。皆內帑珍寶。得一金紙障子。有　光廟御諱及祭服二領。赤舄二部。知禮之賊。將踰牛峴。沔以居昌不保。則十數邑難保。遂定將守高靈。自將居昌之兵。以禦知禮之賊。巡營錄八月初三日。金沔討知禮賊。燒殺幾盡。時湖南女人之有姿色者。多在被擄。及是皆哀號救生。而并被燒殺。我軍死者亦五十餘。賊遁向星州。爲星州軍所邀。勦滅無遺。自是沔任居昌。以禦知禮金山之路。鄭仁弘屯星州。以當高靈陜川之路。郭再祐陣宜寧。以備咸安昌寧靈山渡江之賊。右道賴安。

時義兵俱不受官軍節制。任其行止。官家倉廒。公然破出。戰勝受大賞。敗無小譴。官軍之有罪者。率投入其中。沔曰。吾輩以義起事。當受官軍節制。戒勿侵掠。惟義之歸而已。不然安在其義兵也。嘗語人曰。郭再祐素非有識。其行事不足深責。至於鄭仁弘。人稱賢者。猶如此無怍乎。寄

十一月以陜川郡守。陞通政拜本道義兵都大將。遂爲右兵使。

金千鎰　梁山璹

缺月全羅右道義兵將金千鎰起兵討賊。

千鎰字士重。光州人。徙羅二世從李恒學。擧遺逸爲臺諫。敢言。貌寢若不勝衣。時在羅州。聞　上西幸號慟。旣而奮曰。徒哭何爲。國有難。　君父播越。吾世臣。不可鳥竄求活。乃以書告于高敬命朴光玉崔慶會諸人。義士聞風赴集。得精銳數百。誓衆而西。名錄臣

與義士宋濟民梁山龍梁山璹林懽季光宙徐廷厚等。歃血起義師。千鎰素羸病。至是欣然語人曰。今日吾帶劒跨馬。洒然欲輕擧矣。溪谷集

初千鎰痛李洸之翫寇懦於勤　王。移書敬命。欲先擊正罪。而後治兵北上。敬命止之。

聞諸道兵皆潰。軍中氣憾。千鎰諭衆曰。我師義擧也。有進無退。欲去者任其去。衆皆感憤。無潛逃者。比至湖西。衆可數千。與兵使崔遠進水原。千鎰據禿山古城。搜斬附賊奸民。畿內士民歸附者衆。遂襲破金嶺賊。水地原

遣儒生郭玄玄寄作賢梁山璹從海路入關西。上表行朝。　上親問南方消息。山璹等言。千鎰與崔遠合兵到水原。高敬命趙憲。亦起兵。嶺南亦有金沔鄭仁弘朴

惺郭再祐。上曰。以予無狀。爾等跋涉千里。冒出賊中。山壽曰。千鎰軍中。精勇雖多。半是儒生。只仗忠義而起。至於成敗則天也。上泣曰。忠義所激。何事不成。玄曰。臣素與趙憲厚。及臣起事。憲曰。近觀天文。我國無滅亡之運。賊亦終必不得志。憲已丑能知逆變。辛卯明言國有大亂。必觀天之驗。上曰。若是其符乎。遂賞職二人。因宣旨拜千鎰敬命光玉等官有差。山壽等拜工佐。

七月千鎰提義旅先至京畿。命拜爲判決事。賜軍號曰倡義使。仍使之入保江華。通南北之奏。

初京畿避亂朝紳及義兵等。多聚于江華。見崔遠金千鎰兩軍勤王。忻然生氣。遂與合勢。渡江覘賊于長湍。伏兵四起。勢若風火。我軍大敗。死者無數。千鎰等單舸走免。日月錄

耀兵于楊花渡。揭榜罪狀平秀吉。以挑城中賊。賊終不出。明年李如松將討京城賊。公進軍仙遊峰。爲都督聲援。賊既退。千鎰入城。朝廷命追賊。千鎰方臥病。蹶然起曰。我得死所矣。千鎰部曲。爲諸帥所侵奪。存者數百。千鎰以爲湖南國之根本。而晉州爲湖南蔽。遂入晉州。城池器械無可恃者。千鎰與崔慶會黃進等約以死守。無何賊大至。隨機應之。初秀吉憤諸路賊皆無功。責讓諸將。必欲屠一名都以取當。故是役也。城久不下。賊死過當。而猶不退。會久雨城土融善崩。賊添兵急攻城遂陷。千鎰在矗石樓上。長子象乾。幕下梁山壽等在側。泣且

呼曰。將奈何。千鎰怡然曰。起事之日。吾已斷吾死矣。但爾曹可憐。遂起北向拜。先投兵器於水中。與象乾相抱赴樓下潭水。將佐從死者不可勝記。賊亦力盡。不敢復軼湖南。上震悼。命贈贊成賜吊祭。湖南人立祠羅州西玉井峯下。賜額旌烈。名臣錄○天啓丙寅。堅碑。溪谷集

皇朝指揮吳宗道。素敬服千鎰。遺使操文以酹之曰。維年月日。兵部忝謀軍事武擧指揮使吳宗道。謹以柔毛剛鬣之奠。獻祭于朝鮮倡義使金將軍之靈。凡人之在天地間。有死而猶生者。有生而猶死者。生而死者。滔滔焉天下皆是也。若夫死而生者。吾於倡義使金將軍而有感焉。將軍當海寇狂逞。君后草莽。一國八道。豈無堅城。惟將軍揭竿斬木。奮臂一呼。豪傑響應。得倡義之士千餘。相與屯守漢江之滸。誓不與賊共生。而將軍之名。烜爀中外。不佞乃於王事之暇。而揖之識荊焉。卽惓惓若故知也。時倭奴方以貢請。將軍輒扼腕不平。每欲滅此而後食。其志其功雖不售。而將軍之名。由之而益震。故倭奴常私計。以宋比今。武穆不死。和議不成。將軍不死。貢約不決。而倭之朝夕持籌者。惟必以殺將軍爲事。及其以散亡餘卒。守晉州。適崔君慶會亦在焉。而崔君者尤倭奴夙昔之忌憚也。由是倭奴重兵壓之。圍數十重。鳥雀不能度。必欲得二公而後已。斯時也。不佞受命來守全羅。因霖雨止宿竹山。倏忽間大風震怒。揭沙拔木。若促余行之伏。不佞冒雨前進。信宿南原。而飛報晉州以矢盡食竭。而城陷若干日

矣。將軍父子及崔君。皆罵賊而亡。不佞始悟竹山之霖。乃將軍父子之淚。而大風震雷者。其將軍不平之氣也。嗚呼將軍何哭爲。將軍之名。千載不朽。將軍其不死也。夫視之謀國不臧。而致君父之蒙塵。擁兵不救。而使城邑之灰燼。乃靦然面目。而荐紳其衣冠者。雖生曷若將軍之死耶。嗚呼昊天不祐兮。父子云亡。節義雙成兮。植我綱常。幽明隔絕兮。夢寐羹墻。良朋永別兮。睨我一觴。（東閣雜記）

趙憲　僧靈圭　邊應井　附

四月二十二日。前提督趙憲。起兵湖西討賊。仍上疏　行在。（癸甲錄）

初憲自謫蒙恩。在沃川村舍。朝晡夜讀。及聞京城失守。慟哭奔走。招集義旅。應募者千餘人。手草檄文。傳下三道。（亂中雜錄）其檄文略曰。顧玆島夷之爲寇。甚於苗民之不恭。殺人若刈草。怨盈一國。弑君如獵狐。罪通于天。甘言詐計。初要啗利而罔人。匿跡潛師。終欲越海而爭地。」公先墓在金浦。辛卯秋公來省墳塋。連日慟哭。見人必噓唏長歎曰。明年必有兵難。此後相見爲難。公族叔趙安賢。從容謂公曰。聞君席藁持斧。人多嗤點。今胡妄言。驚動鄉人。公奮然曰。仰觀天象。明年兵亂自東方。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願叔勿以吾言爲妄。預爲避亂之計。（竹窓閑語）憲起之日。遠近皆曰。趙憲起矣。何患賊不平。至如兩西之民。雖平日未嘗見知者。皆曰此嘗持斫刀伏闕下者乎。（寄齋）時本道監司尹先覺。惟勳失措。無意勤　王。且以兵民多應義旅。不利於官軍。多方沮撓之。憲乃與門生等。欲西赴　行在。歷見監司于公州。力言君臣大義。先覺請憲留同事。數日之內。應募者近千人。有安世獻者。素悖惡無行。變初多殺我國人。剪髮爲倭。級以要功。憲倡言其罪。世獻怨之。往說先覺曰。公擁一道兵。曾無尺寸之功。而趙憲則奮起於放廢之中。先公着鞭。彼若得志。必治公逗遛之罪。先覺然之。乃行關列邑。囚繫義兵之父母妻孥。以此既集者還散。憲移書責之曰。書生迂踈。固自知其不可殺賊矣。區區憤懣之心。只欲因民怨奮同力致討。則山川鬼神。宜助天怒。而咫尺哀痛之教。格而不奉。何哉。憲偏聞軍中之言。萬口一談。咸欲殺賊。而徵兵數月。費盡官粟。養了數千士卒。畫江自衛。既不急於討賊。又無意乎勤　王。而信頑童挾韓之議。抑忠臣義士之氣。未知令意之所在也。先覺見書大不悅。憲遂往湖右。

七月初四日。建旗鼓。遂進兵清州。初憲既忤主將。知不可有爲。乃與門生全承業金節等。馳往湖右。前參奉李光輪等四五人。募義爭集。遂以七月四日建旗鼓。其師凡一千七百人。分部巡撫

定山溫陽等地。聲勢控制。人心乃安。時賊方據淸州。而防禦使李沃。助防將尹慶祺。相繼軍潰。僧將靈圭。獨與賊相持屢日。憲聞之。急嚮淸州。八月一日。與僧將靈圭。連兵薄城西門。親冒矢石。竟日督戰。士皆致死。賊大衄入保。我軍將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晦冥。士皆凜凜。憲歎曰。古人云成敗在天。信然。乃鳴金少退。是夜賊焚其屍。火三日不滅。從北門潛遁。自是湖左諸屯之賊。皆遁。賊相語云義將之軍。非巡察防禦比。冒死直前。其鋒不可當云。

破賊後。卽裁一疏。使門生賫上行在。（及見○梁山壽郭賢之還敎書有悔不用忠言致有今日之語）上聞憲起兵。下敎嘉賞。拜奉常僉正。（憲不語）八月尹先覺狀啓。大賊入淸州。分兵搶殺僧靈圭能聚其徒。皆持鎌子。號令甚嚴。見敵不避。遂進攻淸州之賊。連日相持。雖大勝。亦不退北。賊遂棄城而去。皆靈圭之功也。遂命陞堂上爲僉知。賜段衣一襲。（靈圭死於錦山○寄齋段衣中道而還）憲部下宋濟民。傳檄湖南有曰。前都事趙憲。爲左義大將。以禦黃永以下之賊。前察訪朴春茂。爲右義大將。以防錦江以上之賊。措事未畢。遽聞錦山之敗。旋馬南還。更有招集之計云云。（日月錄）

憲聞高敬命敗死曰。錦山之賊。腹心之疾。移書靈圭。遂進次其境。（寄齋）時憲遂簡精銳勤　王。行至溫陽。適賊兵之據錦山者。頗猖獗。兩湖巡察使憲先討錦賊。幕佐亦勸曰。今棄賊西上。是無兩湖也。憲乃還公州。初憲移書責巡

察。故巡察嚇之。使列邑凡應募在憲麾下者。囚繫父母妻子。且令官軍。不使應援。至是憲兵皆散。只有七百義士。願從死生。八月二十五日。領兵向錦溪。有一別將力言。賊懲乙卯湖南之敗。故今之據錦者。精銳數萬。奈何以烏合之衆當之。憲涕泣曰。君父安在。主辱臣死。吾之一死而已。與靈圭連兵以進。且與全羅監司權慄。約以二十七日齊擧夾攻矣。慄有書改期未到。憲已抵錦山之十里。賊乘未陣。分其衆爲三。迭出薄我。憲下令軍中曰。今日只有一死。死生進退。無愧於義。士皆唯命。戰良久。賊兵三北。而我軍矢盡矣。賊遂闌入帳下。士挽憲請避。憲笑解馬鞍曰。此我徇節地。丈夫死耳。不可臨亂苟免。援桴督戰。士卒趨死。至張空拳相搏。而不離次。竟與同死。無一人幸免者。憲子完基。狀貌魁偉。性度邁倫。及是。故華衣冠。欲代憲死。賊認爲主將。斫其屍。賊死亦過當。收餘卒還陣。哭聲雷震。運其尸三日猶不盡。遂與茂朱屯賊。皆遁。湖西南賴而得全。憲起兵數月。未嘗鞭笞。而士皆用命。雖被當事者力沮。而亦多愛悅。不忍捨去。及聞其敗。湖右賤隷。皆食素。巷哭相聞。

初期以朝日共擊。令既布。天下雨。營陣未具。靈圭曰。兵有備無患。作營未畢。明日不可戰。憲心思良久曰。此賊本非我敵。欲區區速戰者。徒以忠義之激。乘士氣之銳也。翌曉賊來薄。時靈圭作營粗完。憲軍露立於野。短兵相交。殺傷相當。賊兵益至。憲軍見賊暫退。移入靈圭陣。賊從後乘之。諸軍遂大亂。赤手搏戰。猶

不少挫。未幾憲爲亂兵所殺。或謂靈圭曰。趙義將死。賊益至。不如去之。圭大呼曰。死則死耳。豈可獨生。鏖戰終日亦死。諸軍盡死。無敢退生者。賊亦於是夜遁向慶尙道。自是不敢復犯湖南。(寄齋雜錄)

師敗翌日。憲弟範入陣所收尸于旗下。將士皆死其側。至四日顔色如生。怒氣勃勃。人不覺其死已久矣。(日月錄 申錄)

高麗之季。趙天柱當紅巾之亂。死事於安州。憲卽天柱八代孫。(上同)

憲字如式。號重峯。白川人。贈吏曹判書。謚文烈。幷其子旌表。建祠賜額曰表忠。

年四十九。

完基字缺　仁祖朝贈持平。

李光輪字仁仲。性孝友慷慨有節概。募鄕兵數百。與憲同終始。贈執義。(上同)」

奉事任廷式。賦性樸直。有弓馬才。以斥候在外。望見勢急。策馬突進而死。

李礪。故相鐸之孫。好學篤行。世其家風。亦從死。(上同)

士人金節萬戶邊繼元。縣監楊應春。奉事郭自防。武人金獻。金仁男。李養立。鄭元福。姜忠恕。朴鳳瑞。金希哲。李仁賢。黃三讓。朴春年。韓琦。朴贊。皆以褊裨從死。

士人朴士振。金善復。卜應吉。辛慶一。徐應時。尹汝翼。金聲遠。朴渾。趙慶男。高明遠。姜夢祖。金忠男。俱游憲門而同死。(上同)僧靈圭

權韠詩曰。幾折朱雲檻。長吟楚水醒。從知大君子。不處小朝廷。直氣軒天地。孤忠炳日星。巍巍錦山色。萬古只慶青。(日月錄)

門人收七百屍作一塚。表之爲七百義士塚。立石其側曰。一軍殉義碑。

鄭澈哭之曰。吾友汝式。學孔顔而慕誼。原欲死於直而竟死於節。吁嗟乎汝式。人以爲知言。(象村)

憲出自寒微。力學登第。躬耕養母。少師成渾李珥。篤行忠信。每以國事爲憂。汲汲如狂。前後進言。不啻屢千萬。知時事大變。不欲近在。移居沃川。憲深於易。占知其有難。是年三月。省先壟。以將亂永辭。其妻喪渴葬還沃川。聞變起義。」

門人金籥。謀立碑。見石工李春福。欲買石問價。曰七十疋。問欲何用。籥曰。先師趙爺殉節於錦山。欲立碑記事。春福曰。然則豈敢言價。當卽納之。自爲治石。終始盡力。亦不受手工。(名臣錄○尹月汀撰碑)

公始釋褐爲校書正字。入直香室。慈殿有供佛事。使公封香以進。公曰。此室之香。只用宗社及祀典所載。佛事之香。臣雖萬殞。不敢封進。中使往復再三。終始牢拒。聲名由此始振。(竹窓)

丙戌。痛師友受誣。上疏極言邪正之分。丁亥又論汝立兇悖。比之羿浞。時倭使來覘。擧朝無敢以斥絕爲言。憲慨然草疏上之。監司李誠中。不肯上聞。乃徒步詣闕以進。又論李山海誤國。上怒焚之。憲遂退歸。歷訪處士徐起。起大責曰。士亭以公爲遠大之器。望之如山斗。豈意今日。直欲爲陳東澹菴之流乎。輒向

壁不語。憲曰。試觀我疏。起掉頭曰。固不願見。憲乃自讀其疏。讀未畢。起不覺起立。整衣冠再拜謝曰。賴公此疏。吾東將免爲夷狄矣。其抑洪水驅猛獸之徒乎。」

李珥嘗曰。汝式每以唐虞之治可猝復。不知變通。一事不合。牽裾折檻。必至騷擾。俟其練達。然後可以大用。（月沙集重峯故事）

或問今世草野亦有人才乎。李之菡曰。有趙汝式者。安貧樂道。愛君憂國。吾意可用之人。此外無知也。或曰趙某之伏節死義。人皆知之。至論其人才適用。則恐不足以當之也。之菡曰。趙某爲人。固非如君輩所能識也。他日當知吾言之不誣也。（名臣錄）

己丑夏。持斧伏闕。極言群小誤國。議論奮發。以至讎怨堵至。至於按治居停主人。使無用接。親舊或拒門不見。獨沈喜壽往候之。且以詩慰之。兩司交章竄吉州。憲徒步踰嶺。凡二千餘里而氣貌容色。未嘗小挫。（己丑下詳）

戊子秀吉又遣使求和。憲又上疏曰。荊人三刖而不懲者。以其所抱者玉也。張浚在謫十疏而不休者。以其所願者忠也。云云。方伯權徵。以疏語太峻。必爲當國者所陷。托以誤書。再三却之。己丑因梁千會等疏。命放之。憲又論通信之擧。再請權徵上之。徵曰。公既以言事。方在謫中。況今逆獄大起。此疏不惟無益。必將滋禍。憲曰。死汝立。公尙畏之。生秀吉來。則公當如何。權不得已。并前疏上達。

辛卯玄蘇又來。請假道西犯。詣闕請斬其使。以奏天朝。疏入。（上謂左右曰。趙某累上狂妄之疏。至於流竄。而猶不知止。眞無恥者也。憲待命於政院門外三日。而不報。因叩首石礎。血流被面。觀者如堵。或譏其自苦。憲曰。明年竄山谷。必思吾言。又以一疏。徵進自草奏文。及諭琉球國對馬島日本遺民等書。斬玄蘇罪目。與嶺南備倭之策。邊將邑宰及忠義可用之人。無不條擧。其後變起。成功死義者。皆出憲之所薦。時政院以爲不祥。廢格不納。憲自知國事之無可奈何。退歸田廬。仰屋長吁而已。（重峯行狀）

其竄吉州也。羅卒夕至。憲曰。君命不可宿。徒步夜發。而使家人束裝隨之。羅卒不受贈遺曰。吾亦有人心。若有所取。無以立於人類矣。及至謫所而歸也。涕泣不忍去。

舊例。命配驛。必私於驛官。皆以奴隷代立其役。而又或有全免者。憲獨不然。身必自當曰。朝廷正欲以此治有罪者。必要免此。是不受君命也。故使命之過者。多不入嶺東。（行狀）

辛卯遊大屯山。一日對食。推與四僧曰。明年有變。我必赴難。今日共此飯者。可成同事也。僧惟而佯應曰諾。後三僧同死於錦山。而其一名粲獻者。病未赴。說人如此云。（上同）

壬辰四月間。東南有聲如巨雷。憲驚曰。此天鼓也。賊必渡海矣。及起兵。嘗觀天

象。北向拜哭而已。又仰天歎曰。吾以爲禍及行朝。更察之。二王子入北者。其虜於賊乎。門人志之。賊渡海。王子被虜。皆其日也。上同靈圭有勇力善戰。遇賊先登。賊皆披靡。憲之將死。突圍而入。尋憲不得。遂力戰死。

海南縣監邊應井。初與趙憲約。共攻錦山。既而與官軍皆後期。聞憲敗死歎曰。奈何與義將約而背之。不俱死乎。卽提兵獨進。格鬪而死。〇他本應井死於鄭湛熊峙之戰。可考。

先數日應井上疏曰。今賊東南數千里。各置兵屯守。其勢非三十萬不能。蕞爾小醜。出兵三十萬。其國必空。我舟師可得四五萬。便風揚帆。瞬息可到。直搗根本。餘必自潰。此孫臏不救韓而直走魏也。王剪代楚。擧兵百萬。人謂燕丹若能擧兵襲之。則秦可破。願察之。朝廷奇其言而不能用。寄齋雜記

洪彦秀　洪季男　一作彦可考

水原忠義衛洪彦秀起兵。以功拜水原判官。彦秀有賤子曰季男。勇力絕人。善騎射。屬禁軍。庚寅爲通信使軍官。與黃進等往還日本。知賊情。至是隨父起兵。累戰皆捷。前後獻馘幾至百餘。近地之賊。畏而不出。故有是命。日月錄初彦秀與季男累立奇功。斬馘甚多。以此秀男陞堂上。拜京畿助防將。至是季男以事往他陣。倭賊突至。彦秀出戰敗死。賊持尸而去。季男急馳還。則已兵敗父死。卽以單騎馳往敵陣大呼曰。汝殺吾父。吾亦死于汝。賊投還其尸。因出兵四面圍擁。季男左手抱父尸。右手揮劒。當賊。賊不敢逼。還置父尸于陣中。追斬數級。賊益憚之。自後閭里焚蕩之時。人號季男名。賊必遁走矣。上同

季男收父兵築壘於高山頂。俯臨陽安數邑之地。屯兵伺賊。東西鈔擊。十一月京畿助防將洪季男。爲復讎移書募義。略曰。食土含氣者。皆當枕戈嘗膽。爲君父復讎。而吾不幸遭此鞠凶。兇鋒之下。父兄俱殞。豈容苟求生活。與此賊共一天乎。因念遠近士民。同我慘慟者。必不啻千百。玆欲鳩募爲一隊。揭之以復讎。以復父兄之深讎。父兄妻子骸骨暴野。冤魂無依。而我獨晏然。不思所以復讎。則泉下有知。其曰我有子我有弟乎。日月錄

晉州城陷天兵撤還　癸巳五月

初經略宋應昌聞賊棄京城。始出牌促如松追擊。賊去已數十日。應昌恐人議己縱賊不追。故作此擧以示人。如松實畏賊。在途徐行。或留止連日。才踰鳥嶺。惟敬在倭營。請回兵完事。如松還住京城。賊亦緩緩而去。我軍之在沿道者。皆左右屛跡。無敢出擊。

誠旣退。分屯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十六屯。皆

依山憑海。築城掘壕。爲久留計。（一說倭兵太半歸巢而自鎭海昌原至東萊釜山各浦各島二十八鎭行長義智等五六會所管自機張至蔚山十四鎭淸正等四五會所領皆有萬兵如松乃分部諸將。以劉綎屯星州八莒縣。吳惟忠屯善山鳳溪縣。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尙志王必迪屯慶州。各率兵四五千。環四面相持而不敢進攻。糧粮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軍。民力大困。令權慄在劉綎營下。操鍊聽用。又遣左相尹斗壽提總。以督其違慢。（一說劉綎吳惟忠各率兵四五千陣于星州大邱王必迪陣尙州宋大斌查大受駱尙志等下湖南以備緩急）

時宋應昌督追賊。劉綎至嶺南。不肯進兵。應昌頗咎其依違。及如松回見應昌扮作天使諭賊。如松使遊擊周弘謨往賊營。自是遣人往來相續。初如松使惟敬。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郎古邪見關伯。惟敬與倭將飛彈守久大夫等。至王京。如松謂曰。爾等雖請款。朝鮮二王子猶未還。何以復命。飛彈守卽爲手信往釜山營。取回王子。六月賊始還臨海順和及金貴榮黃廷彧等。（癸甲錄）

秀吉聞行長等敗於平壤。羣賊退還。大怒。率新兵出屯于肥前州之護室。及見惟敬聞結和之言。便懷羈縻誤我之計。許還兩君大臣等。且遣使小西飛彈守。與惟敬還奉表天朝。一面進兵晋州。聲言洩前年戰敗之憤。初行長餞惟敬曰。關伯以前年見挫於晋州之故。令諸將悉力攻夷其城。我止

之而淸正不聽。日本兵必向晋城。可空城勿犯。以活人命。惟敬至善山。爲本國諸將言之。

時都元帥金命元。巡邊使李嶸。領諸道將士追賊。命元陣善山。嶸陣宜寧。全羅兵使宣居怡。忠淸兵使黃進。全羅防禦使李福男。各以其兵會。監司權慄領新兵踰雲峯。皆列屯昌寧宜寧等邑。官義兵皆聚。慄欲渡岐江前進。郭再祐高彦伯曰。賊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前頭又無粮粮。不可輕進。依違未決。嶸從事官成好善。獨奮臂責諸將逗遛。與慄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乏食。摘靑柿實以食。無復鬪心矣。明日諜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紜未定。已而聞賊砲響。人皆恟懼。爭出城墮吊橋死者甚多。還到鼎津。諸將各自散去。

晋州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以唐將支供差員在尙州。聞賊向本州。蒼黃而還。纔數日矣。

六月十五日。賊將淸正等合三十餘萬兵。由金海昌原水陸幷進。翌日先鋒至咸安。時李嶸權慄宣居怡。領兵屯咸安。一時潰走。其未及避者蹂躪多死。賊焚夷咸安。嶸到宜寧。謀曰。兇賊必陷晋州而後已。然則孤軍難以保守。加送義兵。以添聲勢。郭再祐獨難之曰。權者能用兵。智者善料敵。今賊兵盛銳。有天下莫能當之勢。三里孤城。何以能守。況諸軍盡入城中。則又失內外應援之勢。再祐

當在外爲援不欲入城。右監司金玏怒曰。將軍不從大將之令。於軍律何。再祐亦怒曰。一身死生。固不足惜。百戰軍卒。何忍棄之。瀕乃以再祐。把守鼎岩津。金千鎰招晋州牧使徐禮元。計數倉穀。幾至數十萬石。於是諸將大喜曰。城高而險。粮周械足。此正今日效死之地也。卽日分隊。金千鎰崔慶會爲都節制。黃進爲巡城將。諸道官義兵將。立隊戒嚴待變。

十八日賊兵自咸安直到鼎津。再祐勢不相敵。左次而退。權慄李瀕李福男等。退向山陰。轄向全羅道。賊入宜寧焚蕩。

十九日進向晋州。漫山塞野。砲聲震動天地。分送斥候。或向丹城三嘉。或指昆陽泗川。以沮援路。宣居怡洪季男。領軍到晋城言曰。衆寡相懸。不如退保。千鎰怒責不從。居怡等引軍還出。與瀕等退向咸陽。一說退向雲峯

二十一日先鋒數百騎。到馬峴耀兵馳突。明日賊大至。勢甚風火。遂圍城累日。賊勢日熾。蟻援不通。賊吹角相應。一時放丸。亂落城中。聲如轟雷。及朝視之。我軍死者相枕。一日慶會千鎰皆登樓望曰。援兵大至矣。衆皆大喜。鳴大鼓爭望。則遠近百里。皆賊兵矣。千鎰慨然曰。天若助順。吾等濟事。朝天。則賀蘭之肉。可會炙共食矣。

固城義將崔嶡李達。赴援晋州。賊勢非上年比。不能下手。還向固城。咸安避亂之人。從嶡者三百餘人。爲賊圍逼。幾不得脫。嶡乘馬馳突。竟夕鏖戰。士民賴而得全。望之者指爲千古勇將。

李如松令駱尙志宋大斌等。由湖南進援晋州。又令嶺南留將劉綎吳惟忠。合力往援。軍勢不敵。皆不用命。

宋應昌移文行長營。責使還入。答曰。日本因去歲於晋州被殺甚多。且貴國兵士累殺日本。削草之倭。關伯令攻晋州。必破城池以洩前怨耳。蓋清正主此舉。必陷晋州而後已。故劉綎責之不聽。日月錄

時晋兵六萬守之。形勢比前十倍。人皆以爲可守。有老妓獨憂之。千鎰問其說。對曰。前者兵雖小。將卒相愛。號令出一故勝。今軍無所統。將不知兵。兵不習將。是以憂之。千鎰以爲妖言斬之。數日而城陷。溶溪記聞

二十九日賊陷晋州。倡義使金千鎰與其子象乾。慶尙右兵使崔慶會。忠淸兵使黃進。以上三人建三忠祠于晋陽　全羅復讎大將高從厚。右義兵副將高得賚。左義兵副將張潤。敵愾義兵副將李潛。靈光義兵將閔汝雲。海南義兵將沈友信。泰仁義兵將閔汝雲。海南義兵將任希進。陶灘伏兵將姜希甫。缺義兵將李繼璉。金海府使李宗仁。泗川縣監金俊民。藍浦縣令宋悌。本州府使徐禮元。義兵將姜希說。鎭海縣監曹慶亨。判官崔琦弼。佐郎梁山璹等。皆死之。忠淸守令之從死者多不記使

時千鎰領兵三百。進領七百。慶會領五百。從厚領四百。潤領三百。繼璉領百餘。邊士貞。遣其副李潛領三百。汝雲領二百。二十二日賊大至。分陣於開慶院山

腰及鄉校前路。初交戰。城中射殺三十餘人。賊斂兵退。初昏又進大戰。二更退。三更又進。五更退。射殺不知其數。

二十四日賊添來。陣於馬峴及東邊。二十五日賊於東門。塡土爲陵。因作土屋。俯視城中。放丸如雨。進亦於城中。對築高陵。自昏達夜。進脫衣笠親負石。城中男女感激涕泣。竭力助築。一夜而畢。乃放玄字砲。中破賊窟。賊徒又改造。是日三進三退。又四戰四退。

二十六日賊作木櫃。裹以生皮。各自負戴。以防丸矢。來毀子城。城中以大石滾下。射矢如雨。賊又退。賊又連大木於東門外。上設板屋。放火於城內。草屋一時延燒。禮元畏懼顚倒。千鑑以潤爲假牧使。時大雨弓矢皆解。兵力已困。賊以書投城中曰。大國之兵。亦且投降。爾國敢爲抗拒乎。城中答曰。我國死戰而已。況天兵三十萬。今方追擊。汝等盡勦無遺。賊褰臂叩之曰。唐兵已盡退矣。是日三戰三退。夜又四戰四退。

二十七日築五阜於東西門之外。結以爲柵。俯臨城中。放丸不止。城中死者三百餘人。又作大櫃四輪車。賊數十人。各穿鐵甲。擁櫃而進。以鐵椎鑿城。宗仁奮力。冠于軍中。連殪五賊。餘皆遁走。城中遂束火灌油而投之。賊皆燒死。初更賊更犯新北門。宗仁力戰殺退。

二十八日黎明。宗仁還到所守城埤。則禮元不謹警夜。賊潛鑿城。將頹。宗仁大

怒責之。賊進迫城下。城中殊死戰。賊死甚衆。賊酋一人中丸而死。群賊曳尸以去。進俯視城下曰。今日之戰。賊死者甚至千餘。有一賊伏城下仰放丸。橫中木板。丸跳而中進左額。遂死。時進潤最稱力戰。爲諸將首。一城倚以爲重。進中丸而沒。城中恟懼。

二十九日以禮元代進爲巡城將。禮元喪恟脫笠騎馬。涕泣而行。慶會以驚動軍心。將斬而止。以潤代之。未幾潤亦中丸死。未時東門子城。因爲頹落。賊衆蟻附以上。宗仁與親兵。捨其弓矢。直用槍刀相搏。賊死者堆積如山。賊退去。又於西北門高聲突進。倡義軍潰散。皆聚於蠶石樓。賊乃登城。揮劒踴躍。禮元先走。諸軍一時潰散。宗仁中丸死。左右扶千鎰使退避。千鎰堅坐不起曰。我當死此。遂投江而死。賊屠本城。死者六萬餘人。金玏使察訪驗視城中之尸。僅千餘。自蠶石樓至江南北岸。積尸相枕。自菁川江至武峯五里之間。死者塞江而下。（白沙所撰傳日月錄）

李潛金俊民等。弓矢已盡。直以竹槍相對搏戰。賊不能近。竟力詬而死。（亂中雜錄）朝野記聞曰。軍民死者六萬。

一說賊連日屠戮不能盡。詐曰避入司倉大庫者免死。愚民被迫竟入倉中。賊遂燒火盡殺之。（亂中雜錄）

一說。宗仁戰鬪至南江。左右挾兩賊大呼投江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

俊民獨馳馬巷戰。左右突擊。賊衆披靡。終日追逐。丸劒皆不中。竟不知死處。」進士文弘獻。正字吳玭。參奉高敬兄等。皆從死。

城中軍民死者六七萬。壯士得脫者數三人。鄭麒壽數人。從南江泳出生還。」

千鎰慶會及進三人。皆贈贊成。宗仁贈兵判。俊民贈刑判。

初惟敬入釜山。得關伯降表二道。表文措語。疑非日本文字也。指揮李英春。又偕小西飛彈守。入朝天朝。疑行長等詐爲誅表。且惟敬纔至。而晉州見陷。納款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

時李德馨爲如松接伴。天將聽賊詐和。未免遲疑。致誤機事。一日如松出示赤壁圖。德馨作詩曰。勝敗分明一局棋。兵家最忌是遲疑。須知赤壁無前績。只在將軍斫案時。語有規諷。天將頷之。（芝峯類說）

遞都元帥金命元。以權慄爲都元帥。諸道巡察。時慄自咸陽。退在南原。聞命還向嶺南。李贇率宣居怡等諸將。來自咸陽相遇。留雲峯待變。

查大受領兵自京到南原。鞫駱宋二將。以其不援晉州。駱宋自南原進屯求禮。」七月初五日賊犯全羅道古阜。郡守王景祚。前判官盧從齡等潰走。駱宋二將退還南原。賊夷求禮城池。湖南之民前未嘗倭。以爲殘山淺谷猶可避兵。至是盡被屠戮。

是夜南原守城軍人。一時踰城潰散。

初七日賊兵數千。向星宿嶺。李贇洪季男之軍皆潰。宋大斌伏于頭骨峰。自領千餘兵拒退。駱尙志查大受等。分道追逐。賊遂渡鵲子江。焚谷城村落。大斌與諸軍。還守南原。

八月宋應昌。李如松。與倭約和。因奏曰。倭奴已盡渡海。只有一二陣留在釜山。以待封王之命。經亂之邦。士馬難久留。請撤還遼陽。以待緩急。詔班師。留劉綎兵萬餘。屯守本國。加綎都督。

問安使候天將于境上。劉黃裳回帖曰。三道雖復。留守之兵。不滿二萬。皆懷歸心。寧常爲王國。守之釜山上乎。二子雖來。國人似不甚喜。且國無一兵可用。能保倭兵之不犯乎。　王復欲西走。猶恐問其心。將何自存。及此不爲。終無可爲之時矣。亟募八道四十以下二十以上强壯男子。每道萬人。送與劉綎。換其衣甲。編入隊伍。日日操鍊。積穀整船。以待倭至。不爾。其敗亡可立而待也。本部眠食都廢。不爲　王喜。切爲　王憂云云。

上曰。觀劉員外回帖。雖曰倨傲。其憂我國則至矣。大臣等所憂。若如諸唐官之憂。則我國何患乎不振。（日月錄）

皇朝布衣齊苓。上疏極言宋應昌等欺君撤兵之罪。及倭賊因屯之事。奏未入而遇害云。

倭酋又以晉嬪割地封王蟒衣等七事。要中朝。

宋應昌旣還。我國遣黃璡奏賊情。應昌攔止之不得達。
十月遣金睟奏賊情。悉陳大明將相欺蔽之狀。將相爲科道所彈。致怨於我曰。
君臣狡詐。以怨報德。人心之險。一至於此。又曰。吾怕爾國殺我云云。
如松年三十餘。初來時顏髮甚韶。還自嶺南。鬢有白莖。謂我人曰。爲倆國班白
如此。
後　上命建祠平壤。祀石星李如松。而以李如栢張世爵楊元配。賜額曰武烈。」

嶺南義兵

權應銖。前訓鍊奉事。起兵新寧。一作永川應銖。
土賊。又伏兵要路斬零賊。募聚丁壯。或邀擊尾擊。未嘗畏避。累被掩襲。賴馬健
獲全。招諭使以爲義兵大將。
九月永川賊。自稱封庫御史。向新寧安東。義兵將權應銖。與鄭大任鄭世雅曹
誠申海等。遇於朴淵斬馘甚多。時永川士民。圖殄本郡屯據之賊。請援于應銖
等。幷進耀兵于楸坪。賊閉門不出。軍士畏賊不敢進。應銖有膽勇。卽斬數人。挺
身而出。爲士卒先。諸軍合勢進圍。攻破城門。鼓譟以進。賊走入官舍。因風縱火。
燒殺殆盡。或投水死。斬數百餘級。屍臭擁道。人不敢近。寄齋曰應銖募兵千餘人持一束薪乘夜進攻永川
安東以下屯賊。皆撤向尙州。左道數十邑獲全。

兵使朴進馳啓。應銖陞通政。寄齋曰權爲折衝助防將
後錄宣武功二等八封花山君。

鄭大任

鄭世雅。永川進士。時年六十七。賊方據本城。世雅與座首柳瑞。生員曹希益等。
招集散軍。捕斬頗多。全城之捷。皆世雅等首事之力也。巡營錄
曹誠
申海。河陽訓鍊奉事。募兵討賊。
咸安人前縣監趙宗道。與直長李魯等。在京聞變。卽還本道約曰。當倡義兵。如
不克濟。當與同志溺水死。義不可辱。至是通文于列邑募兵。有曰。死雖可惡。網
天地而無逃。生縱欲偸。在犬豕而忍活。等其死也。寧死於義。敢望生乎。捨生於
仁云云。後丁酉宗道死於黃石山城。人以爲不負其言。日月錄
李魯通文有曰。百尺之木已拔。回生氣於寸根。九仞之山將成。虧大功於一簣。」
柳宗介缺人。校書正字。
時慶尙左道山僻十餘邑。稍遠兵禍。間有慷慨之士。激勸鄕人。諭以討賊。則士
民以朝夕安保爲幸。反咎言兵之人。宗介慨然首義。得鄕兵數百。結陣于山中。
聞江原之賊。橫肆將踰廣比村。與掌令尹欽信尹欽道等。領兵前進。賊先鋒變
服潛行。斥候者不覺。伏兵皆散。宗介等倉卒遇賊。敢戰不退。力窮無援。遂爲所

害。賊遂焚掠以去。

金垓。禮安前翰林。

宗介之死。人皆以義兵爲戒。招諭使檄文。責以忘恩。激以赴義。安集使金玏。亦出通文。於是榮川豐基士子。及前翰林金垓。生員琴應勳。進士任屹等諸人皆響應。魚鱗以起。兵至萬餘。咸聽垓節制。垓素有人望。人以爲倚。日月錄左道義兵。會盟于一直縣。推垓爲大將。後聞金沔爲盡道大將。送義籍渡江。沔閱視。皆以儒生編伍。乃曰此眞義兵也。癸巳。垓隨天兵在慶州病死。事聞。贈修撰。日月錄

高靈人朴廷琬。募兵從金沔。傾財饋餉。自辦弓矢。戰頗有功。沔茂溪之捷。廷琬宣力居多。而功不與焉。人皆惜之。巡營錄

三嘉學諭朴思濟兄弟。奉事盧欽。儒生員權濬。丹城人權世春權濟等。聚兵助討。上同

金山博士呂大老。及權應星等。聚軍助討。應星爲假將。與金沔協擊知禮金山之賊。其後爲賊所襲。力戰死。巡營錄

昌寧生員辛邦楫。忠義成天禧。正字成安義。幼學郭趲。保人曹悅等。聚兵助討。天禧等領兵千餘。圍昌寧之賊。終日交戰。射賊之稱本邑守者三日。賊焚柵遁去。巡營錄

慶州金虎起兵討賊。招諭使以虎爲都大將。前縣監朱士豪爲召募將。進士崔臣鄰爲召募有司。虎等益自奮勵。八月初二日。賊五百餘騎。自彦陽向奴谷。虎等領軍一千四百拒戰。虎中槍而戰逾力。賊奔回本州。大陣追趕斬五十餘級。慶州前後之捷。無出其右。

固城奉事崔堈。少解文。晩中武擧。有膽略。恥爲武夫干進之行。性又剛直。不能曲意循人。至是起兵。兵雖不多。能得其心。臨戰以身先之。與鄭起龍安信甲齊名。而御衆之才過之。又入晉州城陷下

尙州進士金覺。正字李浚。倡義傳檄。禮安進士李叔樑等。作檄傳諭列邑。仁同鄕兵將張士珍。驍勇有膽略。銳意討賊。其弟士珪戰死。奮勵爲別將。領軍守要。一日賊數百猝至。士珍只率勇士數十。挺身逆戰。先射錦衣銀冑之賊。斬首注槊。賊徒號泣遁走。士珍乘勝追逐。後十日賊悉衆復至。先以十餘騎挑戰。士珍又突擊射之。賊應弦而倒。遂乘銳追殺。賊伏猝發。士珍猶大呼力戰。矢盡日暮。一賊突前擊斷士珍一臂。士珍以一臂奮擊不已。遂墮馬死。事聞。贈通政水使。

士珍。軍威校生。起兵本縣。殺賊甚多。賊畏之稱爲張將軍。而不敢入其界。」

裴德文

裴楔。德文之子也。

星州先生案。有所謂諸末者。此乃固城常漢。因壬辰亂。猝起擊賊。所向無前。與郭再祐幷稱。而聲名且出其上。朝廷特授本州牧使。未久身死。功名不大顯云。且聞當交鋒對壘之際。勇氣軒軒。鬚髯皆上指如蝟毛之磔。賊望而畏之如虎云。藥泉集

湖南義兵

義兵將高敬命已死。金千鎰赴京畿。左義兵陣中士子等。聚散卒八百名。推前府使和順崔慶會爲盟主。七月二十六日。建旗鼓于光州。以鵰字爲標。由右道收兵向南原。作檄通諭。

十月圍晉州之賊。分兵四掠。慶會駐軍丹城。賊兵猝至。將卒驚潰。

十一月陞通政。癸巳二月。拜右兵使。六月死於晉州之戰。

七月寶城任啓英。與同志諸人。傳檄募兵。爲守禦計。因發本郡。由樂安順天。亦向南原。行收兵得千餘人。稱左義兵將。以虎字爲標。初印畫虎後以虎字南原前參奉邊士貞。募聚散卒。數旬之內得二千餘人。號敵愾義兵將。晉州之戰。遣副將李潛。城陷死之。

南原士民等。募聚散卒稱鄉兵。推丁焰爲將。

順天武士姜希說。初從高敬命起兵。錦山之敗。奮泣還鄉。召募前進。

海南進士任希進。靈光僉正沈友信。泰仁缺閔汝雲。各募兵赴嶺南。俱死於晉州之戰。

海南假將成天祇。以雷震軍爲標。勤王。

臨陂進士蔡謙進。李以南。舉義兵。

癸巳八月。全羅右義兵及復讎兵士子等。收拾遺殘。共推前提督和順崔慶長爲將。以繼義爲標。慶長慶會之弟也。

十一月命罷繼義。以其兵糧屬超乘軍。

賊自知禮犯湖南。有缺人五六百。自稱青鶴將軍。埋伏射殺之。

湖西義兵

李山謙。之菡庶子。收趙憲餘衆。起義討賊。

韓山前參議申湜。舉義兵。

湖西老相沈守慶。舉義兵。以曹大坤爲副將。健義爲章標。大坤先以右兵使奪職。從金睟向行朝。守慶止之爲副。朝廷以健義將。爲八道義兵都大將。賜印及御刀。

忠州忠義衛趙雄。僉作熊勇敢。能於馬上。立馳運槊。募兵五百起義。殺賊無算。一

日雄乘大霧行軍。賊掩其不備。襲其後。雄潰圍而出。中丸墮馬。爲賊所獲。斷其手足。罵不絕口。遂肢解之。

士人朴春茂。忠州士人趙德恭。淸州武士李逢。皆起兵討賊。

前牧使金弘敏。起兵湖西討賊。

京畿義兵

京畿前正缺鄭叔夏。水原崔屹。士人李山輝。前牧使南彦徑。士人金琢。前正郎俞大進。忠義李軼。士人王玉等。皆起兵討賊。而無可紀之蹟。

前司諫禹性傳。起兵於江華仁川等處。軍勢頗盛。以義字爲號。朝廷陞大司成。勉令討賊。十一月性傳等。寥寥無聞。上召使領兵渡江。直至平安道。與金命元合兵。而性傳病不得行。上怒曰。性傳擁兵自衛。觀望不赴。金千鎰等。安坐談笑。有何益于國家。尹斗壽曰。千鎰孤軍。不能乘可爲之機。性傳素有重病。人所共知。豈有觀望之理乎。

元均弟進士元堣。起兵討賊。

前府使金澕。起兵朔寧。上疏　行朝。請傳禪曰。天命人心。已絕于　殿下。且請成渾爲將云云。

成渾承　世子召命。將入赴。　世子命往視金澕軍。

高陽進士李魯。起義兵。

李山輝有機智。多用計禽賊。一日京中賊。抄掠城外。四賊到淨土寺。山輝約僧輩。使之出迎。四倭欣然。引入法堂。作飯以進。老僧一人對食。食畢呼茶。僧熾火沸湯。極熱。四僧以大瓢滿斟。倭各持飯鉢。仰視受水。諸僧以湯水急潑其面。賊皆仆地。諸僧以木椎殺之。此雖小智。其機變類此。

海西義兵

黃州黃河水。尹聃。鳳山金萬鉉起兵。

海州生員趙光庭。字順應　倡義。延安大捷。　贈戶佐。入延安顯忠祠

鳳山武士金萬壽。與其弟千壽九壽百壽。及進士崔涉李蓊等。倡義詣京。百壽與劉克良。同死於坡州。時本郡失倅。巡察使李鎰。以萬壽爲郡守。上命爲義兵將。其子光鋏。亦率兵來會。累戰有功。幷贈忝判。鳳山忠烈祠邑誌

關西義兵

中和金進壽。林仲良。平壤士人楊德祿。楊懿直。李德巖。起兵討賊。

江東謫居曹好益。召至平壤。拜禁府都事。召募官。未及召募。　車駕已離平壤。江灘守將亦潰散。好益還向　行在。路遇柳成龍。語及　王室。淚下如雨。成龍曰。食祿王臣。反不如草野之忠誠。且謂好益曰。勤　王不如討賊。子更歸召募。

以圖興復。好益卽馳還。與門徒盡誠號諭。應募者五百餘人。每朔一作冬至率士卒望行在四拜。終夜痛哭。一軍爲之流涕。出陣中和祥原間。抄擊零賊。多有斬獲。軍勢最强。

好益字士友。號芝山。昌寧人。乙巳生。

好益居昌原。往來退溪之門。名聲日著。乙亥都事崔滉以籍軍到付。以爲檢督之任。當用一鄉名重之人。定於公。公服未除而病且重。不能趨走察任。滉大怒。督納閑丁五十名。公盡出家僮。無以充其數。府主以下爭言不可以賤任責之。於此人。滉益肆暴怒。至加刑杖。又以土豪啓聞。配于江東。距昌原二千餘里。有來唁者。但曰有命存焉。夷然就道。關西之人。自古不知學問。聞公之風。遠近塗集。立學規以敎。蔚然有西河之風。戊子公受由歸省先塋。路過京城。滉聞之。就訪握手而言曰。聞君自居江東。無一語怨我云。眞知命之君子。我恐以陷君之故。酷受天殃。其後入侍啓曰。曹好益。以臣謬妄之啓。久在謫中。請治臣罪。亟召用之。未得蒙宥。時居謫已十七年矣。

上西狩。柳成龍更陳其冤。特放因拜禁府都事。命爲召募官曰。聞爾久在關西。人多敬愛。爾其召募。公與門人尹瑾朴大德等。盡誠號諭。應募者甚多。軍勢最强。時中和人林仲良。亦起兵討賊。賊爲假像二。加刃於其上曰。爾爲曹某乎。爾爲林仲良乎。其爲所憚如此。歷星州安州成川等官。而卒於己酉。贈吏參。永川儒生。就其寓居之傍。立祠俎豆之。名臣錄」

公尤謹於祭祀。凡百器用。別所以藏。家衆執事者。皆令前期沐浴。以巾掩其口鼻。然後滌器具饌。果實有皮者。去其皮膜。然後以水淨洗。井泉之水。豫爲淘淨。不使他人混汲。醯醬亦置別器。不爲常用。皆可爲後生法。上同

僧休靜 惟政 澤堂集 休靜碑

香山老僧休靜。號西山大師。又稱淸虛禪師。行高律嚴。淹貫釋典。又能詞翰。其高足徧一國。至是糾率門徒數千人上謁。

上敎曰。國難如此。爾未可弘濟耶。休靜泣拜曰。國內緇徒之老病者。已令所在處焚修以祈神助。其外臣皆召募以來。欲赴軍前。臣等雖非人類。生於國內。荷

聖上恩育。何惜一死。願效忠赤。

上喜悅。賜一國都大師八道禪敎都摠攝扶宗樹敎普濟登堦尊者之號。以弟子義嚴爲摠攝。乃率其衆。屯于順安法興寺。爲元帥聲援。傳檄八路寺刹。健禿勇衲。無不來赴。其高弟處英起湖南。往赴權幕下惟政起關東。

休靜善書與詩。爲叢林所聞。其遊金剛山詩曰。舜日曜仙千丈檜。隔林缺缺一聲灘。已丑獄。以名僧逮繫。

上特命放釋。賜御製詩及衣物。還山。至是召至。使之統領僧徒。協力討賊。芝峯

惟政號松雲。又稱四溟山人。容貌魁傑。留髯不去。性度恢曠。且通內典。是時在金剛山表訓寺。賊兵入山中。寺僧皆走。惟政不動。賊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

勤王敎書。及休靜檄文至。惟政展佛卓上。呼諸僧讀之流涕。悉起山中僧人西赴。移文四方各起兵僧。比至平壤。衆千餘人。屯城東不能接戰。而善警備勤力役。不先潰散。諸道賴之。

陣于嶺南。倭將淸正要與相見。惟政入倭營。賊衆列立數里。槍劒如束。惟政無怖色。見淸正從容談笑。淸正謂惟政曰。貴國有寶乎。惟政答曰。我國購汝頭金千斤邑萬戶。非寶而何。淸正大笑。或曰是時兵衛甚盛。惟政僅一見而退。必不敢出言。疑是誇傳也。後十年以通和入日本。倭奴厚待送之。芝峰

壬辰諸將

朴晉

朴晉於變初。以密陽府使有戰功。李珏之誅。遂陞晉爲左兵使。九月進攻永川。爲賊所襲。僅以身免。寄齋○密陽黃山之戰已見上

晉拜兵使。收拾餘兵。分遣諸將進退勦截。聲勢稍張。行朝奏牒相繼。上甚重之曰。予恐晉輕戰而死之。嘗欲召晉西赴。爲副帥。以圖平壤。以廷議稱其不便而止。

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賊潛出北門。掩其不備。晉奔還安康縣。更募

敢死士千餘人。潛伏城下。擊飛擊震天雷入城內。墮於陣中。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揣摸。俄而砲自中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卽斃者二十餘人。一陣眩倒。莫不驚懼。不測其由。以爲神明。日遂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城。得餘穀萬餘石。事聞陞嘉善。

晉前後從軍。只有黃山慶州之敗。別無摧鋒陷陣之事。而諸將之論。每以晉爲稱首。莫敢與之高下者。蓋晉以密陽府使。政當賊路門下。臨亂不迷。率勵兵士。以一府之卒。當大勢之賊。遏賊黃山。親冒鋒刃。血戰而退。其所摧敗亦足示於諸將。及賊勢滔天。一路大小將官。抱頭風靡。而晉終始一節。百折不回。奬率孤軍。勉以忠義。東西出沒。在在勦擊。雖累危殆。而不避艱險。一面馳報。一面收兵。當時朝廷。賴以探知者。惟有晉之牒報而已。若晉死。則嶺南聲息。幾乎滅矣。上嘉歎曰。觀晉所爲。直恐不免。晉若死則國事去矣。觀勢進退可也。晉無乃不量此而輕進耶。其愛惜之意。溢於言辭。猝能收拾道內將士。漸成陣形。一道氣脈。旣絕而復蘇。人知賊之可擊者。晉之功也。白沙集

慶尙左兵使朴晉。會諸將于安康。以軍官權應銖。判官朴毅長。爲前鋒。率十六邑兵萬餘。夜行四十餘里。平明薄州城。募壯士焚城外廬舍。烟焰連天。咫尺不分。大軍圍而攻之。賊兵自州東十餘里。不意突進。襲我軍後。蓋前一日。彦陽之賊來藏谷中。偵俟我軍。諸將不察。大軍驚潰。將士棄甲投兵而走。賊乘勝追殺。

橫尸相枕。西川盡赤。數邑奮義之士皆死。日月錄
朴晋駐安康。收集散卒。令朴毅長。馳突耀兵。賊空城宵遁。毅長入城。收倉穀四百餘石。道路得通。

黃進

黃進字明甫。翼成公喜五代孫。長水人。庚戌生。年二十七武科。官止忠淸兵使。贈左贊成旌閭。享彰烈祠。

爲人嚴重尙氣節。長身美鬚髯。膂力絕人。趫捷如飛。與李宗仁齊名。相友善。約同生死。

爲同福縣監。每衙罷。輒環甲馳馬以習勇。明年倭寇至。從觀察勤　王至龍仁。師潰。公設伏水原。獨全所部而歸。破賊于安德院。又捷于梨峴之捷。體察使鄭澈。檄召公。權守益山。兼助防將。事聞爲眞。從兵使宣居怡。北屯水原。邏賊。力戰奪其馬。陞折衝爲忠淸助防將。癸巳仍拜兵使。六月會于晋州。二十八日。中丸而殞。

進於龍仁之潰。以領兵設伏于水原。獨全至尙州赤岩。戰連捷。將赴晋州。郭再祐止進曰。晋州孤城不可守。且公建忠淸節。守晋而死非職也。進曰。業已諾彰義矣。雖死不可食言。郭遂執酒而別。會于晋州。進言諸軍俱蹙入一城。被圍而無外援。則城必危矣。欲自引一軍壁城外。表裡相應。于鎰難之。遂同入城死守計。贈左贊成。旌閭復其家。遣官致祭。建三忠祠于州。賜額彰烈。與金崔同享。谿谷集

高彦伯　宣武三等第四人　濟興君

高彦伯。喬桐鄕吏。登武科從軍。擊叛胡有名。從都元帥爲將領。有斬級功。至是壬辰七月自請還楊州。聚兵圖賊。上特加堂上。拜楊州牧使。保護　陵寢。彦伯募壯士。聚據山頂險處。時出抄零賊。賊以大衆搜索。則彦伯善伺機避匿。賊終不能害。彦伯常伏兵諸　陵。時有射殺。故賊嘗犯　泰陵。彦伯逐之。諸　陵獲全上賞其功。屢加階奬之。

元豪　斗杓之祖字仲英　原州人

元豪以前水使家居。起爲江原道助防將。豪自江原道復來驪州。招集州兵。襲賊龜尾浦。斬五十餘級。餘遁去。自是賊不入驪州路。啓聞獻馘。稱賞特陞嘉善。爲驪州牧兼京畿江原兩道防禦使。時賊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城。豪又與利川府使邊應星。合兵船載射手。乘霧邀賊於馬灘。驪川賊頗多。由此原州賊路乃斷。

江原監司柳永吉。在春川召豪擊北路賊。豪引兵入金化。猝遇大兵。卽收兵上

山。終日殊死戰。殺獲甚衆。矢盡賊逼。遂投干仞絕壑而死。賊懸首縣門傍曰。朝鮮軍民皆已歸順。元豪獨爲國抗我云。後 贈兵判。於其地立廟而祀之。癸甲錄曰戰于春川敗死誤

少與尹斗壽根壽李海壽友善。同業師門。諸公早登第。歷敭清路。公奮曰。吾所從遊。惟此三友。豈可復從少年輩。治筆硯哉。況吾先多以武顯。奚獨在於文。尹公兄弟止之曰。以君之才。豈終不利。而乃爲此耶。公歎曰。事君各以其才。何論文武。

嘗守端川郡。侍妾買銀指環。公驚曰。此產銀之地。吾在此。寧使家有此物耶。遂杖其買納之奴。奪其環而去之。

車駕還京

祭巳正月。平壤捷報至。 大駕自義州進向平壤。將行登門樓。曉諭州民。盡減徭役。且賜田租。西向皇都行望闕禮而發。

十八日還御定州。 世子自成川奉 廟社主赴 行在。

三月 上進住肅川。又移 御永柔。缺時大臣諸宰連請 上進住內地。督運粮餉。維係民望。 上持疑不從。大臣以爲事機甚急。連請不已。 上答以予意經略在後。差官絡繹接應爲緊。倭賊尙屯北路。西犯可虞。且移此一步。則號令

解弛。搬運唐粮。亦多滯礙。故不得決從。無已則欲令 世子中宮。仍留定州。予畧率從官。單騎赴平壤。從大軍之後。號令諸軍可乎。於是大臣等啓曰。此正臣等所願欲也。惟望速決而已。 上從之。暫留肅川。以直路供御有弊。移住永柔。」內殿東宮追至。

四月帝勅賜山東粮十萬石。漕運濟餉。時不通海路已二百年遺武官吳定邦在旅順嚮導以來又賜內庫銀三千兩。頒給國內有功及死事員役。

七月李如松撤兵廻。 上自江西。如黃州迎送。仍自黃州進 次海州。 內殿世子自江西來會。臨海順和兩王子亦至。

上將還都。過臨津戰場。卽命行厨。祭陣亡之士。

十月初四日。 車駕還京。內殿仍留海州。頒告中外。遣香祝祭各道名山大川。

敎諸道民人書有曰。三都潰裂。始誠出蒼黃之計。匹馬飄零。初豈有朝夕之慮。五廟鐘簴。久廢月出之衣冠。十代園陵。未洒寒食之麥飯。城郭猶存。向山河而慘目。威儀復覩。對父老而傷心。天將啓泰。而先否。盡圖濟乎艱難。事必涉危而後安。冀勉副於終始。蜀中之駕雖返。會稽之膽猶嘗云云。

以貞陵洞月山大君舊宅。今明禮宮爲行宮。天將有以營建宮室爲言。 上曰。深讎未復。何以家爲。

擇日哭　宗廟墟。

貞陵洞行宮。卽凶賊屯據之所。其腥膻汚穢。不宜人君寢處。只無所寄寓。姑爲臨御。嘗下　敎曰。此室決不忍久處。舊宮城西。雖略構草家。欲爲移寓。昔衞君芻舍于漕。雖草屋何妨。此何等時。敢大厦處乎。（月沙集）

時荊棘滿城。百司依墻壁。重以饑饉盜賊。京城孤危。柳成龍請設訓鍊都監。以重根本。發唐粟米一萬石以募人。應者雲集。得健兒數千。分番直宿。　幸行則以此扈衛。人心稍安。（西崖行狀）

時餓殍滿城。一日死者不記其數。　上敎曰。近日飢民。無術可濟。予仰天憫歎。欲先死而不得。有司日進白米六升。予平日素不食三時。雖三升之米。寧能盡食。今宜除三升。分送于賑濟五場。又內出白米若干石。令政院作粥。以饋飢民。庭試及第崔啓沃。放榜日戴賜花持紅牌。賑濟場喫粥。（芝峯類記）

敎曰。兵燹之中。都民死者何限。意遺民過半。縞素入城之日。都民塡塞。而未見有服喪者。此必喪亂之後。倫紀廢墜而然。其令各部糾檢。（宣廟誌文）

築壇設位。親祭文廟。（詳文廟典故）

命祭碧蹄戰亡天兵。

都民之死於賊及癘疫饑饉者。募僧收瘞。設壇賜祭。

上駕幸龍山倉。出倉穀散給坊民。又減御供米以賑之。置東西賑濟場。糜粥分

饋饑民。

下敎文臣曰。我國人才眇然。其所用者只在科擧一路。四方之廣。豈無瓌才異行之士。空老林下。古人曰。大臣以人事君。普晏嬰薦其僕臣。謝安擧其兄之子。苟其人也。不以微賤而嫌。不以親戚而廢。其各薦之。

命設訓鍊都監。以柳成龍爲都提調。趙儆爲堂上。（詳軍門故典）

命量減八道貢賦。盡廢貢獻。忠臣孝子烈婦。訪問褒錄以聞。

置八路哨官。訓習三手技法。分遣御史試閱。

時王闕俱燼。以貞陵洞陽川都正家桂林君家。爲大內。靑陽君沈義謙家。爲東宮。故領相沈連源家。爲　宗廟。又以附近大小家。爲闕內各司。乙未丙申年間。就路之東西邊建門。用木條作柵樣而圍之。名曰時御所。李恒福爲兵判。始築長垣。爲宮闕樣。丙午修昌德宮。（詳宮闕故典）已酉訖役。而拘於年忌。未卽移御。（甲申謏聞錄）

癸卯八月。時御所有投石踰墻之變。　命退築宮壇。備邊司啓曰。時御所權設於閭閻。今已十年。其間虧損苟且。難以盡言。在　聖上之心。臥薪嘗膽之不暇。而羣下之情。夫豈一刻自安乎。但今日退築宮墻之役。移之於修葺景福宮舊城。則彼有舊功。而用力不多。此爲無益。而其役浩大。不特事勢爲然。修葺舊闕。亦是不可已之事。畧設房屋。如衛文公之菅舍于漕。則孰不爲宜乎。曾聞天朝

人論說。則亦多以速擇地而定處爲言矣。　上命停退築宮墻之役。

世子分朝撫軍

世子初自平壤辭　大駕。痛哭分路。率領相崔興源等。奔寧邊。又移定州。從黃海道。仍向江原道。駐伊川。又自伊川幸谷山。幸江東。幸成川。自成川還入寧邊。其　敎諸道義兵書有曰。龍灣何所。垂閱三旬。浿江無人。誰抗一葦。違離奔竄之餘。隔龍顔於千里。收拾散亡之（缺）保漢儀於一城。況今秋氣之漸冽。奈此西土之早寒。靡所底居。誰救凍餒之患。何以卒歲。未辦安吉之資。黃愼所製。（日月錄）初世子自寧邊。將向江界。沈忠謙等以爲。江界路窮之地。決不可往。江原道多高山峻嶺。爲之限隔。達春川等地。與嶺南相通。庶可有爲。世子遂次于熙川寧遠之境。草宿四五日。從官皆散落。不得已由陽德到伊川。又聞春川難達之狀。不知所向。朝廷始聞之大駭。以爲何物膽大者。敢挾至尊。深入至危之地耶。未久還次成川。（寄齋）

世子向江界。命宮僚趙挺起居博川。　上授以一封書。時世子方駐開平驛。（缺）挺不之傳。徑到朔寧家屬所寓處。七月　世子駐伊川。相去一日程。猶不自往。使人上其書。世子與大臣拆視。乃永訣之辭。極其悲苦。畧曰。予生既爲亡國之君。死將爲異域之鬼。父子相離。更無可見之日。惟望世子。再造舊物。上慰祖宗之靈。下迎父母之還。臨楮涕下。不知所言。上下莫不失聲。朴東賢奮然而起。請拿鞫削職。人皆快之。（名臣錄）

臨陂令金殷輝（字景晦。繼輝弟）詣伊川。光海御東軒。　廟社主權安于正廳。而柳自新處西軒。殷輝論其無禮。擬之於王鳳借殿。自新錯愕避舍。（溪谷集）六月十七日。鄭澈柳成龍。率大諫鄭崑壽。欲請　上授世子監國之任。遂入對。

上問曰。卿等有何所言。澈成龍。只言國事如此。已無奈何。遂退出。或曰世子已授監國之任。澈等之意。欲　上傳位。而囁嚅不能發也。（駕次定州時○寄齋）

十月有（似是金潰）者上疏言。殿下既積失人心。致有今日。何不早傳位世子。使一國人心。有一分慰悅。則賊或可平。又有南以順者上疏。專攻　上身。仍請斬李山海等。又言世子請速同駐。雖不明言傳位。而語意微而著。　上一日諭羣臣曰。得罪廟社。播越至此。喪亂之餘。又失精神。百病來嬰。願卿等哀之憐之。速退予罪人而輔世子也。（疏入京畿群臣諫止小官亦上三日始允○寄齋）

金潰請傳禪疏。（義兵下）

癸巳十一月。世子下湖西撫軍。三道體察尹斗壽及諸宰從行。宋應昌題朝鮮世子。青年英發。該國臣民。盡皆傾服。宜令居全慶等處。會劉綎協守。已奉　聖旨云。故有此擧措。二十二日次全州。明日謁　聖設科。甲午二月。自全州還公州。」

司憲宣勅

先時中朝憂我不振。恐爲賊所乘。論議甚多。給事中魏孝曾。上本處置我國。至有分割易置等語。事下兵部。石星持不可。於是遣行人司憲奉勅宣諭。且察我國事。時尹根壽以伺候陪臣。在遼東經畧門下。一日宋應昌出示孝曾題本曰。朝議如此。汝國將何以自謀耶。此事吾已力保之。然汝歸告汝國王善爲謀。根壽回自遼東。先狀啓其事。　上引見領相柳成龍。出示魏本曰。予久知有此事。故欲退避。令果然矣。蓋其本。多醜詆我國之意。有曰。朝鮮不能禦倭。貽中國之憂。當分其國爲二三。視其能禦倭賊者而付之。使之錯置。爲中國藩蔽。成龍視畢啓曰。此乃無理妄說。皇朝豈爲此論所掩。願勿疑。益盡吾之所當爲。以解中國之憂。西崖集

癸巳閏十一月。司憲至。勅旨略曰。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廟社爲墟。追思喪敗之因。豈盡適然之數。或言王偸玩細娛。信惑羣小。不恤民命。不修軍容。啓侮誨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嘗有言者。前車之覆。後車豈不戒哉。第不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歸見黍離之故宮。燒殘之丘壠。與素服郊迎之士衆。噬臍疾首。何以爲心。改弦易轍。何以爲計。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只以大義發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當責德於朕也。大兵已撤。自今王其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地。朕無與焉。其可更以越國救援爲常事。使爾國恃之而不設備。則處堂厝火。行復自及。脫有他變。朕不能

爲王謀也。是庸預申告戒。以古人臥薪嘗膽之義勉之。其尙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國容。時撫瘡痍。招流散。遠斥堠。繕城隍。勵甲兵。實倉廩。無湛於酒色。毋荒於盤遊。毋偏信獨任。以闕下情。無峻刑苦役。以叢民怨。先業可興。大讎可雪。自今存亡治亂之幾。在王不在朕。其戒之愼之。

上受勅畢。與憲相見。夜　上還宮。卽引見柳成龍曰。久知有此。恨不早避。明日見詔使。當請禪位。與卿相見。只此一日。故雖夜深。欲面訣召之矣。成龍曰。天朝憂我國甚至。勅書之意。所以策勵之耳。何遽出此言。　上賜酒令飮曰。以此相訣耳。成龍起拜曰。明日之事。千萬不可。敢以死請。翌日　上與詔使相見。袖出一帖。極陳病不能任國事。欲傳位世子。望賜主張。詔使手書答曰。傳位事。自有唐肅宗故事。王旣有是心。當具本上請。一行人何敢主張。

初成龍迎憲于碧蹄驛。都承旨沈喜壽同往。憲曰。俺等到京。當有新擧措矣。是夜戚遊擊要成龍相見屛左右。書示六七條。其中一條。國王傳位當早。成龍愕然曰。此非陪臣所忍聞。小邦勢方危急。若又於君臣父子之間。處置失宜。是促其亡也。戚曰。是是。卽以其紙就燭焚之。明日成龍率百官。呈文于詔使。是夕戚又語成龍曰。詔使意已大迴。無他慮矣。西崖行狀

司憲呼大臣及主兵宰相柳成龍金命元尹根壽李恒福同進。司書曰。天朝諸將官。擾害地方。信乎。成龍曰。今日諸將各遵約束。禁戢軍士。豈有擾害事。又書

曰。吾聞朝鮮人言倭賊梳子。天兵篦子。信乎。對曰。小小擾害。豈能盡無。至於篦子之說。必中間造言者爲之云云。西厓行狀上方以傳位事。屢敎朝臣。朝臣極力懇陳其不可。而猶不得止。大臣率百官。呈文於天使。歷陳本國遭變以後事狀。皆由於不從倭賊犯順之謀。以致狼狽而不悔。及 主上卽位以來。至誠事大。憂勤勵精。實屢數千百言。天使頗信納其說。

時司憲稱中朝所令。世子協同戶兵部等官。駐箚兩南。總理事務。催督啓程。我國以戶判韓準。兵判李恒福。協同前進之意回奏。

甲午正月。遣尹根壽。請册封世子不許。禮部尙書范謙等題曰。朝鮮請立世子。以繫人心。未爲不可。或賜專勅一道。稍假便宜。俾得一意節制。事權不分。俟彼國寧謐。果有戡亂奇勳。不妨另意區處。其封典不宜輕畀。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六

終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七

宣祖朝故事

甲午劉綎撤兵

初。癸巳九月。宋應昌李如松等。引兵還。惟留劉綎吳惟忠駱尙志等。率步兵萬餘人。屯守本國。綎屯八莒。惟忠等屯蔚山。八莒卽星州。

時嶺南左道賊勢尙熾。吳惟忠駱尙志等。屯蔚山。賊兵數千猝至。悉兵出戰。大敗而走。天將一員戰死。軍人死者不可勝計。尙志爲殿。以左右手持三枝鎗。大叫逆戰。賊遂退去。尙志時年已六十餘。兩手猶擧天字銃筒二柄。時號駱千斤云。

帝因應昌等之言。遣勅探訪後盡撤餘兵。閏十一月。天使到京。綎自八莒來見天使。面陳倭情。還全羅。

劉綎累書于行長。責其遷延。行長請以單騎面約。綎許之。適值中夜。見行長目光如炬。及退綎歎曰。天生英傑於海外。中國不得安枕矣。

十二月。劉綎遣書于行長。令盡放所擄朝鮮男女。當奏聞論賞云。行長答書。頗極遜謝。且曰兩國和親事。他酋不知。異日莫寄書於他將。縱有他將呈書於麾下者。決莫信之云云。

甲午春。駱尙志宋大斌谷遂等。皆撤兵還遼東。惟劉綎王必迪等。率萬餘兵駐
劄八莒。時中外飢甚。困於饋運。
三月綎自八莒。移鎭南原。伴臣金瓚從之。綎所領兵。初則萬餘。至是稱以倭已
撤屯。減放其軍。只帶五千人。綎又與淸正交使通意。淸正送小倭林小智請見。
綎諸將請殺小智。綎曰。大將殺無赦。小將殺無益。
六月遣承旨李德悅。享劉綎于南原。
六月。劉綎承命班師。世子自公州。遣尹根壽請留。權慄亦來陪宴。固請因留。境
內百姓。亦入庭呼泣曰。天兵一還。賊心衝突。願少留救活餘氓。綎出示詔旨。八
月領軍向京。仍還遼東。只設擺撥於本國。三十里置五名。自北京達于釜山。本
國亦依之。時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
初天兵多娶我國女人。在湖嶺居住。及還并皆隨去。至山海關不得入。則與房
子等作配寄住。前後幷數萬。其後己亥年間。盡數查還房子者。唐人率畜我國
飢民數與唐人相當矣。
劉綎素無子。其在大邱。納善山私婢率去。托號劉相公。得脫機察。及至泗川生
子男也。夫人收養之。逮戊戌東征。率其女出來。以銀數百兩贖納本主云。
南原民誦中朝將士之功。立石記之。而宋大斌以不戢軍卒。故拔去駱宋二將
之名。駱則寃矣。

初綎領蜀兵出來。其軍有海鬼者出南番。面色深黑如漆。能潛行海底。而其貌
如鬼。故名。有長人者。形體絕大。幾二丈。不堪騎馬。乘車而行。以此觀之。天壤之
間。無物不有。西厓 軍中有之介三。醜胡種名 長潤十倍於人。海鬼四黑眼赤髮如細
毛。楚猿四頭。騎馬制弓。如人。其餘三牲雜物。無不帶來。日月錄 又以兩獼猴服弓
矢騎馬前導。能入賊中解馬韁。

天朝許和倭兵丙申始撤還

初宋應昌以主和被劾遞。給事中許弘綱以應昌許封貢誤事論罷 兵部侍郎代至遼東。
顧侍郎差都司譚。缺往探倭營。行長以小西飛等未還。留譚爲質。
甲午二月。本國遣使許頊。陳奏倭情反覆。和不可恃。兼請發粟賑饑。時皇朝之
議。多以許倭款爲非。而惟石星及經畧宋顧兩人。未得勝算。欲遷就完事。極力
主張。而科道官輒持之。養謙止頊不許前進。四月。使叅將胡澤來誘我改奏。姑
聽媾和。以伸其計。
其咨畧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據有三都。虜爾王子。皇上赫怒興師。倭虜
竟遁。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至
此。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倭奴畏威請降。天朝正宜許之。爾國糧盡人相
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

國。而爾國必亡。爾國之言。朝廷必信。爾爲倭請封貢。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罷兵而去。爾國君臣苦心焦思。以修句踐之業云云。其言縷縷千百。胡澤在館月餘。朝議不決。澤督報甚急。領相柳成龍上箚云。我國既無以自振。但倚大國。以圖興復。而宋經略李都督。皆已罷去。顧侍郎纔至。所言一向堅拒。任事之人。怫然不肯同心。則我國之事。無奈益暌孤乎。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奏聞。以聽中朝處置。累啓。五月　上乃許之。

時備局諸議皆如成龍言。　上不得已從之。五月十七日。見胡澤。許以奏聞。」後數日。全羅監司李廷馣。請從和議。引句踐范蠡爲證。時議大斥。臺論峻發。至請置極典。日月錄混定錄僉作忠淸監司誤

同月二十六日。初領相柳成龍。以顧咨事。欲入對稟定。請左贊成渾同入。　上問奏聞當否。渾以爲國勢危如一髮。須少緩兵鋒。可圖自强。而顧侍郎手握大兵。高下在心。我國既不能戰。又不能守。只禁中朝之和。似是失策。　上不答。廷馣狀啓適至。左右爭言廷馣可斬。渾素知廷馣有忠信大節。且嘉其言出肝膈。啓曰。此人未可深罪。無伏節死義之心。不敢爲此論。　上盛怒。渾不敢畢其說。成龍亦不敢發言而退。自是三司交章攻和。而柳永慶力主之。成龍曰。令公廟碑。當書不主和三字。蓋譏之也。牛溪行狀潭錄渾遂惶恐而出。罷朝。

上有詩曰。一死吾寧忍。求和願不聞。如何倡邪說。敗義惑三軍。仍　傳曰。奸人邪說。惑世誣民。一至於此。凡今朝廷處置。及邊將所爲。皆爲渾邪說所誤。命榜示朝堂。混定錄

渾無以自明。六月上疏待罪辭職。答曰。有懷必盡。人臣之道。況人之所見不同。何妨之有。卿勿辭。更加盡言所懷。

是月二十七日。　上下敎。至有欲傳位世子。然後任行許和事。柳成龍上箚辭職。優批不許。日月錄

主和誤國四字。成龍自省無是。當癸甲之間。人民相食。國勢危甚。朝夕難保。而力不能圖敵。成龍以爲外循天朝羈縻之計。少緩賊勢。而內修戰守之備。徐爲後圖。自計今日謀國。不過如此。不悅者於書冊間。尋出好題目。以相汚衊。此則當笑而受之耳。西崖輿地月川書

六月慶安令瑤入對。論成渾爲主和之人。又言渾援引他人。以盖己罪云云。瑤逢渾於路傍。民舍有所酬酢而歸。奏達如此。渾又上疏自明曰。五月入侍之日。左右有深論廷馣之罪者。深惜其人。恐得重罪。初陳廷馣可罷之罪。又論廷馣忘身憂國之心。雖今書狀。極爲可駭。而其誠可取。且非不知言發得罪。而忍死以言。至於奏本之論。則我國受皇朝罔極之恩。以保宗社。庶幾可以討滅讎賊。而東征將士。不肯力戰。乃開和事。以爲不戰之計。謾言賊歸。以做必和之說。賊不從命。肆凶如舊。則蒙蔽欺罔之事作矣。去冬奏請之中。乃發其欺罔之實。爲科道所彈。則又不肯反

躬自責。乃致怨於我曰。以怨報德。又曰人心之險。一至於此。又曰朝鮮狡詐。又曰吾怕爾國殺我。其爲激惱亦極矣。臣謂今日所賴者天朝耳。天下事皆出於將相大臣。今之怒我者如此。將何以善其後乎。竊懷憂國之心。及其胡參將之來也。留月餘而奏本之論未定。臣妄謂國之存亡在此。久留其使。深失其心。臣又聞退守鴨綠之論甚盛。撤還劉兵之令已至。臣誠恇怯。不勝危急。竊見顧侍郎手握大兵。高下在心。將欲據憤於我。誠易爲力。是以欲據依其咨。以奏形勢之實。然而曰天兵既不再擧。我又日入於危急。分閫大臣。將欲受降而退賊。小邦何敢沮止其事。以欲必伸己志乎。唯願終始拯濟云云。以之分明說破。則在我復讎大義。無所撓害。而將相大臣。亦無所攖拂矣。蓋其時奏聞大旨。但欲開陳賊情。而不欲說及受降事。故臣以分明說破爲言。臣之本心。惟此而已。至於與賊通和。則臣不萌於心。不作於意矣。臣雖謬妄。亦有愛惜名節之心。臣何所利。自陷於秦檜之古跡。要以得罪當世。遺臭後世乎。臣病重。恒不得出入。六月有親舊瘟疫垂死者。乃疾往見。其還也日已昏暮。路逢所識持服者。在路傍民舍。臣暫入相慰。慶安令瑤。亦在其座。問臣曰。近有外謗。未知何事。臣答曰。頃日入侍宴論之事。皆我之罪也。又問朝廷咨奏文之意。畢竟何如。臣答曰。自後不敢參論。未知如何。然似聞胡參將迫脅。不得已略順其意云云。暮夜忽忽。旋卽起去。亦無多說。未知瑤何所聞於臣。而爲此說也。瑤之所聞於臣。卽不過其時

奏文。臣所仰陳之說耳。非主和之論。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臣不敢欺罔君父。以自絕於天也。

渾既陳疏辭職。而不許。又欲再疏。而惶恐不果。退歸田里。於是臺諫金宇顒等。相繼請治渾罪。至曰必須早正王法。然後無愧於祖宗。有辭於後世云。其意蓋欲歸罪於渾。將加顯戮也。以此乘時詆斥者。不有餘力。時李爾瞻鄭仁弘等。與柳成龍角立。互相排擠。爾瞻等倡言主和者成龍。反以成渾爲主和。成龍眞奸邪也。由是時人。不敢恣意攻渾。(日月混定錄) 卒以是爲羣猜所陷。則君子之用心。固如是。彼獨何心。以崔永慶事詆誣罔極耶。(日月錄) 而黨議甚峻。自念本起山野。方被鉤黨之目。朝初渾當倭變之作。欲赴難于朝。而當暮且得罪。國雖有急。義不可輕自進。乘輿若西行。當哭迎路左。如蒙顧問。則當隨駕。否則惟退死溝壑耳。俄而 上遽決去邠。渾家去官路二十里。比聞車駕已渡臨津。蒼黃欲追赴。而江津阻絕。亂兵已梗路矣。遂痛哭舁疾。避兵于峽中。

上至臨津。問成渾家去此幾許。李弘老誣指近岸所見處小庄曰。此乃成渾所居。上曰。然則何不出見我乎。弘老曰。當此之時。渠豈肯來見。蓋弘老曾往來渾所居。知距臨津遠。而乘時誣陷如此。駕至義州。弘老聞渾赴東宮之召。追入成川。言於上曰。成渾負一國重望。而已歸於世子。事無可爲者。及聞渾到

行朝。則曰成渾之來。爲世子圖禪位也。牛溪行狀世子在成川。便宜拜渾檢察使。已而渾請入朝。世子許之。見于行在。大臣尹斗壽啓曰。善人天地之紀綱。請加褒陞。於是拜右參贊。此後尹之坐渾上箚辭。答曰。問關到此。良用嘉悅。國家賴卿恢復。今此陞職。於卿晚矣。勿辭。寄齋雜記曰。赴行朝未屆。駕追至。待罪。答曰。卿乃義兵將。國之恢復可期。一時道路事何妨焉。勿待罪。十月。還都時。病未隨駕。

甲午二月。拜左參贊。入見。上敎曰。當初變出蒼黃。車駕過卿廬舍之前。卿不來問。自知罪重。欲死而不得。今卿來詣。不勝感激流涕之至。卿雖病重。宜調理間間參於備邊司之謀。討平兇逆。轉危爲安。則死當結草而報之矣。渾上疏自劾。上曰。緣予之罪。國事至此。方賴忠賢。冀濟艱難。卿宜姑恕予罪。問諸宰之列。規畫邊務何如。尙蒙卿之力。掃蕩此賊。予不敢報卿之德。而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有感於冥冥云云。渾上時務十餘條。不踏啓字下備邊司。回啓曰。十四條。無非爲國血誠。當時切務。其中第一條。罷貢獻貿易市上。尤合於今時。請先施行。依啓。後三日。京畿監司狀啓。水刺物膳。亂後饑民。相繼顚死。無路進上。今聞重臣獻策。若速行。則似可以救此云。傳曰。成渾所獻貿易之策。勿爲施行。至是因救李廷馣。至於臺啓峻發。未幾有追奪鄭澈之擧。

至於定州駐駕之時。以御寶委諸尹斗壽。任其處置。天怒可想矣。石室語錄後丁酉缺月。裴龍吉上疏。請治李廷馣成渾和義之罪。

八月胡澤之還。上遂令陳奏使許頊。賚奏馳去。一如顧咨之意。澤還報養謙。養謙亦上奏。極陳賊情。乞解軍務。

科道劾養謙主和罷去。孫鑛代之。

九月。頊至京師呈奏文。兵部大喜以爲。倭誠心納款。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卽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請遵約束。指天爲誓。時沈惟敬盛言倭誠心效順。今若遣一介行人。往誘秀吉。則倭患可戢。石星定議許封。而許弘綱等猶力爭之。及頊賚本至。石星始排衆論。力主准封之議。

兵部奏。更遣惟敬。挾小西飛入倭營。宣諭許封。令盡撤屯歸國。

九月。皇朝以臨淮勳衛都督僉使李宗誠。差日本册封正使。都督僉使楊邦亨。爲副使。

乙未四月。李宗誠等出來。賚册寶金帛。往封秀吉爲日本國王。令留我都城。俟倭撤盡方行。小西飛彈守。裝天朝服飾。置於票下。出入必偕。惟敬偕來。先向釜山。

以戶判金睟。更判李恒福。爲正副使接伴。

黃愼爲惟敬接伴。從入倭營。行長對惟敬不許伴臣之坐。愼勃然起出。行長曰。致敬天官。頗失禮貌。迎坐謝之曰。朝鮮之扶持者。賴有此等人。惟敬謂行長曰。倭兵盡撤之後。天使當下來。行長留惟敬于營。自乘輕舸往見秀吉言之。卽還渡海。兼請我國通信使。

行長始送譚都司還。（一云譚拘於淸正營以計脫出）宗誠等。連遣使促倭渡海。於是行長以示信。且使惟敬移咨云。行長待候天使。而迄無先聲。諸酋疑如平壤見欺。願天使速入倭營。當悉如約。（日月錄）

初　上痛斥和議。而大臣曲從經略意旨。陳奏倭情。石星仍以得決大議。至是宗誠等言。天朝使臣。捧詔入日本。朝鮮豈容無同行使臣乎。促令差遣使价。上益怒。委責備局諸宰。

八月。副使楊邦亨。因兵部箚付。先發南下到釜山。倭逡巡不卽撤去。更請上使。人多疑之。

石星信惟敬言。又急於退兵。屢促宗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猶憤然以身當之。」

九月。正使李宗誠。率小西飛追發到南原。爲久住之計。

宗誠好食蛙。守令以民責納。霜落之後。得之甚難。

孫鑛移帖云。倭酋屢請天使。而天使怖畏逗留。極辱皇命云。宗誠乃入釜山。」

十月。宗誠至釜山。行長等不卽來見。始言將往報關白定奪。後迎去。行長入日本數月始還。猶不明言撤兵。又與惟敬。先行過海。托言備迎使禮節。人莫能測。（西崖集）

宗誠邦亨等。到伽倻寺。拜佛甚恭。伴倘謂從事李光胤曰。何獨不拜。光胤答曰。我國之人。知拜孔子。不知拜佛。（芝峯）蓋中國人凡見塑像必拜之。

丙申正月。惟敬獨與行長往日本。惟敬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旣去久無回報。蓋惟敬先入日本。以蟒龍衣玉帶翼善冠及大明地圖武經七書。私奉於秀吉。其他珍寶多所陰賂。又娶阿里麻女。與倭合。故皆爲其所操縱也。

宗誠乃開國功臣李文忠之後。以功襲爵。紈袴子弟。癡駭不經事。時有福建被擄爲倭者二人。（卽福建蕭鶴鳴王三畏）來言願勿過海。事極難測。一去則必不得復還。倭實無受封意。願公早決。宗誠懼甚。四月初三日。微服遁到南原。與前留胡都司。馳向京城。陪從唐人。卽皆遁散。詰朝倭始覺之。分道追逐。散伏唐人。幾半執捉。邦亨時未起。義智馳到衙門。見副使不動。謂其屬曰。好矣。平明倭酋沙古衙門。牽三百追之。邦亨招義智謂曰。追之亦不及。且我自有處分。事若垂成。當自入來。今不可追。義智曰。老爺之言有理。卽令勿追。邦亨招謂我譯官曰。天下萬古。有如此醜事耶。以堂堂天朝使臣。來臨小邦。事當光明正大。豈有逃出天使乎。

丈夫死則死耳。豈可顧一身。而不顧朝廷耶。本國則一家。其於倭入笑侮何。爾國驚動。輕興兵馬。則大事不諧。爾將此意轉報。翼日邦亨。親到正使衙門。諭責下人等令放心。皆流涕。邦亨笑曰。惟我在此。勿爲外夷所笑。照點行李金印二。一則關白封印。一則正使印。宗誠只持節而出也。（西崖集曰追至梁山不得）時宗誠挈一家丁。扮作差官樣。背負黃袱。垂面紗鳴鑼而出。給守門倭。有急禀。可開門。倭信而開之。遂跳去。夜黑不辨咫尺。徑取山路。誤抵蔚山。天明望見。乃賊壘也。竄山谷不食者三日。適遇我國哨探人。僅達慶州。遂還京城。仍歸皇都。」時倭人等待行長出來。將卽撤兵。故一應卜物。盡數載船。及聞此言。還爲解下。羣倭痛哭曰。吾等入歸無期云。邦亨仍警曰。我等到此纍朔。汝不撤兵。故正使大怒而去。雖無上使。我及印信在矣。上使必到南原。汝等撤兵。則必重還。汝不吾信。則以我載船。觀終始可矣。宣諭愈勤。倭子等感激稱嘆。皆云印勅及楊爺在此。不復怕矣。獨淸正聞天使遁還。甚欣悅曰。我以爲非實。天使徒爲欺罔。果然。

先是李恒福啓　上曰。宗誠富貴家人。徒事文墨。行止多乖。必辱命。和事之成。不可知。果驗。（日月錄白沙行狀）接伴使李恒福。持副使呈書上京。本國遣沈友勝。具由奏聞。帝怒命逮宗誠。下錦衣衛獄。邦亨陞正使。惟敬爲副。陳雲鴻奉勅來宣。

行長還自日本。聞上使之逃。欲大發兵追邀。副使宣諭止之。嶺南諸屯之賊。如前耕農。殊無撤去之意。（日月錄）

五月。淸正撤兵渡海。四十六屯連續撤歸。只有釜山四屯。（上同）行長又請我國信使曰。朝鮮無使。則是只與天朝和也。必得朝鮮使臣。然後大事可完。惟敬然其言。遣其侄沈懋時催發。不得已。初以武臣李逢春。稱跟隨陪險夷不惑之節。請以愼遣之。（石室擇明練者一人號以的當陪臣隨往）文學黃愼。陞敦寧都正。爲通信正使。大邱府使朴弘長爲副。愼以惟敬接伴使。在倭營已兩年。至是又有是命。人皆危之。愼略無幾微色。八月初四日。乘船與平調信。同向對馬島。（石室語錄曰我國無通信之擧天使令我國陪往）

海中遇風船幾覆。舟人皆顚仆。愼獨整坐。作誓海文以祭。有豺虎叢中。旣持二載之節。蛟龍窟上。又泛八月之槎。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謂今日得力等語。投之而風卽定。至對馬島。與天使向大坂。（日月錄）愼初到倭營。抗禮言曰。我國受封於天朝。內服也。爾國未受封於天朝。化外也。我當爲上。玄蘇答曰。吾輩則以實事爲貴。似此禮貌間事。實不關。乃上愼而降坐云。（石室語錄）

邦亨等至日本。關白盛飾館宇。欲迎命。會一夜地大震。關白方在五層樓上。傾

倒壞毀僅以身免。宮姬四百餘人壓死。天使所館亦壞。天使扶出僅免。邦亭千摠金嘉猷。惟敬票下朱璧及家丁四名皆死。（三四千戶大村忽陷爲大澤又有雨毛五色之變）遂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再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我放朝鮮王子。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秩卑。是謾我也。愼等不得傳命。幷促邦亭惟敬等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蓋關酋所求甚大。不止封貢。惟敬與行長。欲臨事彌縫。苟且成事。不以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云。（日月錄西崖集）天使使之拜跪受詔。秀吉曰。膝間有瘡。不得爲拜。且多拘辱之意。至於愼等。侮辱益甚。加以悖慢之說曰。汝國有四大罪。王子放還後迄不修謝。使臣以秩卑苟充。惟爾小邦自前侮我。歲貢不修。朝聘不至。且册使逃還。亦爾國之過。又責行長等曰。汝輩久在朝鮮。殊無所幹之事。今欲約和回兵。亦何意耶。清正請再擧定朝鮮。家康行長力止云。（日月錄）所要七件事。曰割地。曰封王。曰通貢。曰印顆。曰蟒龍衣。曰冲天冠。而其一。欲效單于之於漢室。悖慢無禮。說和者。獨摘封貢二件。告于當事之地。（簡易集）行長每請愼以享禮。愼曰。使事不遂。義當不食。此國飯。況領宴樂乎。行長又要兩使請愼參席。愼抵拒不從。行長終始遜謝。冬十月。愼先遣人。奏倭國不受封事情。朝廷見黃愼之啓。知淸正再寇之擧。李元翼入對。陳淸野之策。上掩泣曰。禦

賊之事委卿。卿其馳下兩南。竭力措置。毋以予復有龍灣之厄也。元翼涕泣拜淚而退。直下嶺南。爲淸野計。傳令兩湖。刻日奉行。盡入附近山城。（日月錄）十二月。天使還渡海。行長護送至梁山而歸。愼以不竣使事。欲留待以決。兩使曰。爾不傳國書。是將完歸也。我等雖傳詔。而封事不諧。是辱命也。促愼同發。愼復命。因陳賊再動之意。上命特蠲嘉善。臺諫劾其奉事不竣。無功有罪。上曰。予爲其獨勞賞之。若愼成使事。是不可賞也。蓋上意以和議不成爲幸也。

遣鄭期遠柳思瑗馳奏賊情。

諸道土賊之起

時處處盜起。楊州有劇賊李能水。利川有玄夢忠淸道逆亂繼作。甲午春。鴻山人宋儒眞謀叛。賊徒投密書于全州云。王惡不悛。朋黨不解。賦役煩重。生民不安。鷹揚牧野。雖有愧於夷齊。弔民伐罪。實有光於湯武。或誣稱義兵將李山謙所爲。山謙自明於全州。撫軍司收而殺之。（記聞曰癸巳十二月○山謙之繭子見上）

都元帥檄湖西逆黨文曰。此誠未遇於張綱。何必有待於虞詡。設受降之幕。以待歸正之人。開遷善之門。將受出幽之徒。

正月。儒眞伏誅。其黨吳允宗金千壽李春福金彦祥宋萬福李秋金永等。俱坐誅。捕告人洪瑀洪懿。皆加堂上。日月錄

時儒眞嘯聚賊徒。傳檄剽掠。京師震動。上命領相柳成龍入宿禁中。成龍曰。當此危疑之際。遽命大臣入衙。恐益駭衆心。上曰。卿不自愛。獨不見武元衡之事乎。

甲午夏。土賊四起。千萬爲羣。而南原雲峰等處尤甚。白日橫行。出沒作賊。其勢日熾。官不能禁。道路阻梗。時兩麥成熟。人皆草竊。守田之人。多被殘害。

南原土賊金希。嶺南賊林傑年最橫。都元帥使全羅兵使金應瑞搜捕。軍潰而退。元帥更以尙州牧使鄭起龍爲督捕大將討之。八月。起龍斬賊李福。其黨合于金希。

南原土賊高波。率其黨潛到梨橋店。店人來告判官金瑠。發軍四百。圍掩店村。賊全不動搖。從容炊飯。持滿突出。亂射官軍。官軍潰走。瑠還退。賊先伏歸路待瑠至。一時突發。射中瑠馬鞍。瑠僅以身免。走入城中。

金希姜大水高波等合勢。摽掠雲峰。縣監南侃。通于督捕將鄭起龍。起龍領軍三百餘人。馳會雲峰。賊徒方置酒大會。官人及軍卒。太半賊黨。謀之多洩。起龍瑠侃等。乘夜進圍。賊知之。益張樂無意相戰。平明高喊突圍。官軍潰走。賊衆緩緩而去。

林傑年。盡屠智異山寺刹。

任實之賊亦摽掠。官兵屢敗。遂殺都將等還窟穴曰。全州南原不能當我。如爾殘邑。敢圖我乎。南原等七邑軍。協捕回文山（山在缺所）聚之賊。焚山斫木。四面攻圍。賊不能支。登高據險。連日飢因不能戰。官軍乘夜捕殺百餘名。回文山路始通。

乙未春。嶺南官軍。討殺內賊金希姜大水。長城人又殺高波。山郡道路始通。

丙申七月。鴻山賊李夢鶴兵起。夢鶴性本兇狡。初爲褊裨。見國事艱危。與韓玄等。潛謀不軌。嘯聚無賴。是時人民。困於亂離侵漁之酷。從者靡然。不數日兵至數萬。陷林川鴻山靑陽定山等六邑。林川郡守朴振國被擄。兵使李時言發兵討之。官軍再潰。告急于都元帥權慄。夢鶴圍洪州。牧使洪可臣堅城拒戰。屢日不下。夢鶴曰。韓玄若來。牧使之頭。當懸於旗。移向德山。到處居民安堵。賊兵聲言上京。都中恟懼。振威水原之民。皆荷擔而立。時賊兵所過。耘田者持鋤。行商者持杖。奔走樂從。朴振國出自賊中。告于帥府曰。瑞山郡守李忠吉。與其三弟。潛通賊黨。元帥令監司捕囚公州。

權慄領全州監司以下諸將士。由礪山向尼山。道聞賊勢甚盛。令忠勇將軍領兵馳來。又傳令嶺南。收率降倭以來。湖南兵進屯石城。全州牙兵尹誠募壯士十餘人。夜入賊中。放筒大呼。賊徒大驚喧噪。誠呼曰。都元帥全羅監司忠勇將

軍。各率數萬兵。已到此地。明當勦殺。賊中懸多脅從。若斬魁來降。可免同死。賊徒聞之。爭持兵突入幕中。斬夢鶴於臥席。後一時潰散。韓玄領數千兵。屯於洪州。李時言。與洪可臣。進兵擊之。玄就擒斬於軍中。後三十三年。錄靖難功臣洪可臣等五人

李夢鶴。京口賤孽也。落拓無行。爲其父所黜。往來兩湖間。韓絢之爲先鋒將也。隷其軍。與絢作亂。夢鶴先起兵于鴻山。虜其倅尹英賢。又虜林川倅朴振國。人心瓦解。連陷六七邑。韓絢知事不成不應。夢鶴進逼洪州。牧使洪可臣。事出不意。束手無策。但閉城而已。元帥從事辛景行適至。檄召水使崔湖。湖領兵入城。人心始定。武將朴命賢驍勇有謀。守制在州境。可臣召之。命賢卽戎服入城。城守益堅。夢鶴之初起也。誑其衆曰。金德齡與我有約。都元帥兵水使。亦皆通謀。必響應。衆以爲然。及頓兵洪州。衆見水使領兵入城。始知其誣。兵氣沮喪。夜未半軍潰。英賢跳出至城下呼曰。賊兵潰散。願出逐。城中不信。命縛英賢以入。曉而視之。則無所見矣。城中始悔。縱兵追擊。多俘馘。其下林億明者。斬夢鶴以獻。

韓絢亦事覺而誅。（紫海筆談）

賊以李德馨勳名盛大。置對之際。籍以爲言。德馨席藁待命四十日。（漢陰墓誌）

時可臣。收聚民兵。且召州居武將林得義朴名賢等。爲守城計。藍浦縣監朴東善。聞變急報于水使崔湖。發兵欲進救洪州。湖令東善馳來相議。東善因聚兵馳進。欲直往洪州。湖以水軍。非陸戰之卒。有持難之色。東善大言曰。此誠何時。而較水陸之異耶。遂盡發水營兵。且令保寧縣監黃應聖。聚集本縣之兵。同入洪州城。城中得援。聲勢頗張。於是賊衆乘暗逃去。

夢鶴徒衆逃散。名賢等出城追擊。慄傳令搜捕。州縣各自捕囚。慄卽訊取服。皆致京獄。上遣同義禁尹承勳。往稷山按問。罪人輕重。誘脅愚民。從輕放釋。致京獄者百餘人。正刑者拏籍如法。大赦宣諭中外。

郭再祐被拿。蒙恩還鎭。（詳下）

忠勇將金德齡。死於杖下。

夢鶴以先鋒將。聚兵於定山雙防築。幾至六七百。七月初六曉。入鴻山捕得縣監尹英賢。仍向林川。又捕郡守朴振國。初七日陷定山縣監鄭大卿。挺身走。初八日陷靑陽縣監尹承緖。又逃。數日之間。衆至數千。初九日陷大興。郡守李質粹又逃入山中。作牒送人。由新平大津達京。呈備邊司。以大路已塞故也。賊衆持兵者。如軍官武士輩數百外。皆村氓赤手云。初九。賊將犯洪州。先是州官屬李希申壽兩人。告牧使洪可臣曰。吾等詐降。詳探賊形而來。俱往光時驛路上跪言願屬。賊使於大興相見。到縣據椅召見。賊言今日尙早。欲向洪州。李申曰。洪州守城堅固。不可猝入。吾等先往。更觀虛實來報。然後可往。吾等亦當爲內應。賊仍留不發。翼日待其回報不來。晩乃發向。李申回告。可臣治城守之具。益

加堅密州居朴名賢自初入城牧使倚以爲重多聚武士之有名者體察從事辛敬行適到內浦聞變而傳令鄰邑守令水使崔湖亦率兵而至措置完備此皆李申行計緩賊之力也名賢遣武士邀賊先鋒多有所捕賊進陣州城二三里許凡五陣陣各千餘兵臨夕賊將數人馳馬城下呼曰天運如此城中人何不出而應之夜城中放火砲火箭燒東門外人家光燄燭天兵使李時言由溫陽直指洪州已到禮山無限城御史李時發陣維鳩中軍李侃陣靑陽皆將向洪州軍聲大振十一曉賊自潰遁走名賢率城中兵追至靑陽賊屯聚拒敵崔湖及諸將兵又多來到賊營下金慶昌林億命太斤等三人斬夢鶴頭納之烏合之衆一時散落京居兼司僕韓絢指授夢鶴使之擧兵而走在沔川鄕庄坐觀成敗賊黨見捕者多以絢爲謀首捕絢鞫之情狀畢露同謀表表者盡爲逮捕伏誅甲辰漫錄○功臣錄辛敬行作辛景行

初逆報甚急訓鍊大將趙儆自請領所操京兵八百往擊之都監都廳尹敬立亦隨之十一日發京城行至振威賊敗報至命班師徵黃海江原京畿兵馬至是皆停金慶昌林億命特陞嘉善太斤擢授六品實職未幾臺諫以慶昌爲次功論降通政李申等亦除六品實職李時彦以首功陞嘉義崔湖嘉善李時發通政洪可臣通政朴名賢初未蒙賞朝廷屢請然後陞嘉善時慧星犯紫微帝坐甚急賊平便消

甲辰四月錄靖難功五人洪可臣朴名賢崔湖辛景行林得義

金德齡 贈兵判 今上戊申謚忠壯

潭陽府使李景麟長城縣令李貴交章薦光州儒士金德齡于監司李廷馣轉以啓聞

癸巳閏十一月德齡聚軍潭陽得數千人請命於都元帥權慄以超乘使爲章又自號褊裨曰赴節其下皆有私號德齡少有絕人之勇至是居母喪自起復其起兵檄文有曰光州喪人金德齡敬告于道內列邑諸君子德齡早負不羈志切請纓變生之初厠身行伍只緣老母嬰疾日迫西山終養情切絕裾未忍蟄藏兩歲撫劒東顧而已今則母旣終堂臣可盡節割情衰麻徇變金革方略縱愧於嫖姚義氣竊慕于士雅兵務精不務多願得吳中壯士千餘人以從云云 日月錄

德齡光州石底村人勇力絕倫追及走狗磔其肉而盡食之騎馬而馳由小窓入一間房卽回馬躍出登樓屋之上橫臥而轉由簷而墜入樓中嘗聞竹林中有猛虎佩弓持槍而往以撲頭先射之虎張口奮迅而前德齡挺槍迎之刀出頷下插着於地虎搖尾不敢動李貴薦書曰智如孔明勇過關羽世子召拜翼虎將軍上改號曰超乘將軍嘗佩雙鐵椎於腰下左右重各百斤一國以爲

神將。先時晋州牧場。有惡馬逸出。蹂踐禾穀。超高如飛。人莫能捉。德齡聞之。卽往。勒而騎之。馬甚馴。倭聞之甚恐。謂石底將軍。蓋誤認爲出自石底也。(名臣錄)使都有司前僉正奇孝曾。出檄文曰。將士雖赴戰。父母妻子盡入於山城。脫有不虞。還其兵而守禦。此實戰守之上策。收聚之穀。一以資赴戰之士。一以備守城之急。山城中笠岩金城。爲魯衛之勢。而笠巖尤勝。將爲一道主將之所云云。

(日月錄)

初德齡家習儒業。謙晦下人。故人無知者。娣夫金應會。亦慷慨士也。屢勸使起兵討賊。德齡疑未決。至是與所善壯士崔聃齡等數十人起兵。募得精壯五十餘人。德齡所乘白馬亦如其人。日行千里。所嚮無敵。賊莫敢交鋒。甲午春。遣宣傳官宣諭。加賜忠勇將軍號。(上同)以試其勇。德齡鎧甲馳馬。卽還潭陽。(上同)德齡謁世子于全州。世子御北亭。德齡領兵向嶺南。其先文有潭陽淳昌金海東萊釜山東海對馬島日本大坂指路。因移檄嶺南有曰。志存章句。業非弓馬。母既臨年。兄又戰死。乍隨行伍。旋卽辭歸。上念國耻。幾撫中夜之劒。下憤兄讎。每墜沾食之淚。私禍未悔。母今見背。情事粗畢。身可許死云云。

在南原時。鎭廣寒樓。一一調兵。以本府幼學崔聃齡爲別將。屯晋州。大設屯田。元帥以全州出身屬之。命諸道義兵。盡屬忠勇軍。

甲午八月。命體察使尹斗壽。督德齡討賊。斗壽率管下諸將。會元帥權慄。慄通制使李舜臣等。進兵巨濟。郭再祐私語德齡曰。今聞此擧。由將軍募帥府而致之然耶。曰否。曰將軍究得跨海滅醜之策耶。曰否。曰國家之恃而擧事。軍卒之倚以赴敵者將軍。今將軍之言若是耶。德齡曰。吾亦不知此役之首末。據窟之賊。何以制之。再祐歎曰。噫事可知矣。今日事要試將軍之勇。將軍名滿夷境。兇醜退縮。倘令輕進示弱。則殊非善後之策。卽馳報元帥。請還退以待後變。如是者屢。元帥不從。諸將不得已登船。賊大陳旗麾。登城拒戰。宣居怡謂德齡曰。將軍之勇。可施此日。德齡乃雙竪翼虎旂。鼓譟前進。鐵丸如雨。無以爲計。乃退師。諸將遂還。德齡以此益失衆望。尤不得於左相。(日月錄)

乙未九月。德齡起軍三年。未建寸功。且尙殘酷。多殺無辜。尹根壽捉囚晋州。因啓于朝。故拿來因鞫。明年二月。蒙宥還鎭。其後言官劾守令之浮誕者。上批曰。此人浮誕。果如長城倅李貴者乎。翼虎之言。更勿出口。

丙申秋。李夢鶴之亂。得文書有金崔洪三姓。及韓玄就縛。元帥問之。招曰。金德齡崔聃齡洪季男也。又曰。郭再祐高彦伯。皆我心腹也。慄卽具啓。分遣軍官逮捕。時德齡承元帥討逆之命。自晋到雲峰。聞湖右平。請往還本家。慄不許。遂還鎭。卽下晋州獄。上見慄啓。下廷商議。或曰。德齡勇力絶倫。不可疎虞。可令體府招致軍門。因以擒之便。或曰。一狂生不可以詐取。例遣宣傳官都事拿來便。

上曰。宣傳官武人。不可委送。乃以承旨徐渻。率宣傳都事以往。德齡已繫獄矣。遂拿致禁府推鞫。再祐等亦被拿。未久蒙恩還鎭。德齡無故被拿。寃之者衆。當路皆忌。無一救者。或有飛語。德齡殺人如麻。又有叛相。不誅必有後患。且囑刑吏使之速殺。凡二十餘日。刑訊六次。脛骨已絕。尙能膝行終杖。肫脾猶存。軀命動止如常。從容供招曰。臣若有異心。豈於當初承元帥之令。來到雲峯。又承令領軍還鎭乎。但臣有萬死罔赦之罪。癸巳慈母終堂。忘三年之哀。奮一天之讎。割情變服。杖劍倔起。累歲從軍。未建寸功。不伸於忠。反屈於孝。罪止於此。萬死難逭。區區寸情。天地鑑臨。但言勿殺無辜崔聃齡。上曰。德齡不有刑杖。眞是賊也。獄門出入時。疑其勇力。拿縛大木。擁圍而行。竟死杖下。

德齡起兵三年。名滿華夷。前在湖南。手搏兩虎。誇賣倭中。倭奴畏慴。淸正聞其威名。潛遣畫工。圖其形像而見之曰。眞將軍也。常自戒嚴。後聞其死。欲知眞僞。請帥府面見忠勇將軍。元帥答以還家終喪。乃詳知其死。酌酒跳踉曰。兩湖無憂矣。(亂中雜錄)

時時相忌。其威名。欲因此殺之。鞫刑甚酷。德齡曰。我受國厚恩。豈從逆雛反耶。怒而奮迅。鐵鎖盡絕。(名臣錄)

賊黨之引德齡也。上大驚曰。德齡勇冠三軍。如不就捕。奈何。徐渻曰。韓明璉亦驍果。使明璉圖之。而以金應瑞降倭五十人助之。上命渻往捕。行到全州。權慄已囚于晋州矣。慄亦慮其拒命。密使成潤文圖之。潤文密請德齡議軍務。德齡以單騎來。潤文就執其手曰。朝命捕君。德齡卽跪曰。上有命。何至如是顧反接我。潤文哀其寃。但鎖其兩手送于獄。渻聞德齡已就捕。狀聞曰。權慄使德齡討夢鶴。則四日遲留。觀望成敗。故因之云。其八字遂爲德齡之斷案。而不得免。人皆咎之。(紫海筆談)

德齡端雅如儒士。嘗有詩曰。紘歌不是英雄事。劒舞要須玉帳遊。他日洗兵歸去後。江湖漁釣更何求。其志可見。而未及成功。聲名太盛。竟死非命。南人至今傷之。(名臣錄)

德齡祭晋城戰亡人文。文辭慷慨。言議暢切。不可以狂生武士之名。斷其人也。時有權仁龍者。亦有神力。亞於德齡。後亦以非罪死於逆獄云。(日月錄)

一說朝廷疑德齡。命帥臣陰招至營。仍縛之。渻曰。德齡非叛者。遣一使捕之。卽就拿。何必行詐。上疑渻易言。怒曰。汝往捕之。

權韓甞夢得一小冊。乃金德齡詩集。其首一篇曰。醉時歌。其辭曰。醉時歌此曲。無人聞。我不要醉花月。我不要樹功勳。樹功勳也是浮雲。醉花月也是浮雲。醉時歌無人知我心。只願長劒奉明君。旣覺悵然悲之。爲作一絕云。將軍昔日把金戈。壯志中摧奈命何。地下英靈無限恨。分明一曲醉時歌。(石洲集)

丁酉倭寇再出李舜臣珍島之捷

丁酉正月。賊將淸正等。領兵船萬餘艘渡來。復修西生島山等舊壘。聲言王子來謝。權悏等。齎奏告急于中朝。（撮要）都元帥權慄留大兵聚各道兵二萬三千餘人。定將分兵于賊路。南原府使崔濂。與山城別將申浩。聚七邑兵。修蛟龍山城。統制使李舜臣被拿。以全羅水使元均代之。

初全羅左水使李舜臣。以本鎭僻左。難於控禦。閑山島在巨濟南三十里。山勢周廻。便於藏船。倭船欲犯湖南。則必由是路。請移營閑山島。從之。（統營後移巨濟又移固城浦）

癸巳八月。朝議以三道水軍。不相統攝。請特置統制以主之。遂以舜臣兼三道水軍統制使。本職如故。舜臣以陸地困於軍興。請於體府曰。但附一面海浦。則糧械自足。於是煮海販鹽。積穀鉅萬。營舍器具。無不完備。募民完聚。爲一巨鎭。」先是淸正等。畏我國舟師。尤忌舜臣。欲縱反間以去之。行長使要時羅。往來金應瑞陣。輸誠納款。願爲朝鮮人。應瑞信之。特加存恤。因報帥府。優賜褒賞。自後往來無常。來則衣我衣冠。賊中聲息。一一傳報。

甲午九月。行長義智等。送要時羅於應瑞。率百餘卒先到。玄蘇竹溪調信等。率卒倭慄轉聞于朝。乃令應瑞進探情。應瑞率百餘卒倭。百餘先來。少頃行長義智率卒倭三千餘。放三大砲。解佩劍步入。與應瑞對坐。

議天朝封貢事。行長以和事不成。歸罪於淸正。日暮罷歸。（應瑞一名景瑞後以全羅兵使坐此見罷）

乙卯（蒙恩拜北兵使）丙午（深河之戰投賊死）

至是又使時羅。密言於應瑞（時爲全羅兵使）曰。今此和事不成。由於淸正。吾甚疾之。某日淸正當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致勝。應瑞馳啓。　上召備局諸臣問之。尹根壽以爲。機會不可失。黃愼曰。二賊雖曰有隙。臣未聞自古奇謀秘計。出於敵人者也。　上顧謂領相柳成龍曰。此言正是。卿意如何。乃以愼差慰諭使。密諭舜臣。舜臣曰。海道艱險。賊必多設伏兵以待。多率船則賊無不知之理。小其數則反爲所襲。遂不行。時羅又至謂應瑞曰。淸正今已下陸。何不截要洋中。佯爲恨惜之意。事聞。朝議咎舜臣。臺諫請拿鞫。前縣監朴惺（玄風人）亦上疏極言舜臣可斬。李元翼明其不然。　上遣司成南以信。往閑山廉訪。回奏曰。淸正留海島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要時羅傳言本國曰淸正泊數日我急通于李統制而李疑懼不來時朝廷方疑舜臣以單舸渡還海中遇風留）大臣議罪。判樞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遙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來效。

栲問一次。減死充軍。南民以閑山爲保障。舜臣爲干城。舜臣在道。男女老幼皆遮道號哭。及聞其罷。人無固志。

行長曾以馬島事我國。至是慚見我人。詐請通款。朝廷欲脫出被虜王子。使應

瑞往議。秀吉因此行間。
舜臣。柳成龍所薦也。與成龍所不恊者。卽北黨。囂然以失軍機爲罪。意在累成龍也。時議方峻。人皆縮頸。獨鄭琢上箚。極言無罪。得不死。菊圃鎖言
丁酉三月。上以舜臣功過相準。赦命從軍于帥府。
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以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卽赴權慄陣中。人皆聞而悲之
時在廷諸臣。論議分岐。尤甚。西人主均。東人主舜臣。互相攻擊。置國事於度外。陷舜臣者皆東人之北黨此說誤
均初附舜臣。聯名奏捷。及舜臣爲統制。均恥出其下。始貳於舜臣。不遵節制。至是均到閒山。盡變舜臣約束。狠愎自用。軍卒怨憤。嗜酒酗怒。刑罰無度。號令不行。
巨川在濟
舜臣在鎭。作運籌堂。與將士會議其中。均乃貯妓妾圍以籬。醉不省事。一軍離心。皆曰賊至。惟有走耳。
行長又遣時羅。紿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應瑞信之。言于元帥。促均進兵。均盡率舟艦前進。見賊退泊加德。賊掩擊大敗。追至柒川島。權慄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到軍醉臥。夜半倭來襲之。軍潰走死。記聞加德在熊川柒

初六日舟師諸將。自閑山下海。與賊交戰。寶城郡守安弘國敗死。日月錄
賊船自月初連絡渡來。元均令諸將進探。水兵諸將至熊川海中。遇賊交戰。右水使裴楔爲先鋒。破賊船十餘艘。奪軍粮二百餘石。賊勢愈盛。乃進師請援。」
權慄到昆陽。以元均不自下海。畏賊逗遛。傳令招致杖之曰。國家待汝以高秩者。徒爲安享富貴耶。是夜均含憤而退。至閒山。掃率留防兵。馳到釜山。賊兵千餘艘又出來。均督櫓進船。賊兵波散。似不能支。均乘勢進薄。不知止。舟人皆曰。水宗已過馬島將迫。運船失便。我無生道。均聞之。遂急令反棹。舟逾逆洋。便櫓無功。全羅右水使船七隻。先漂東走。均督諸船急退。晝夜櫓役。僅達加德島。賊兵知我軍失勢。卽發新舊兵船亂逐。我軍退永登浦。軍人爭取薪水。賊先已夜發輕船。下陸設伏。伏兵四起。砲聲震海。均等蒼黃失措。急引船退於溫羅島。賊兵大至。西日已暮。天水暝慘。均夜聚諸將議曰。賊勢至此。天不助順。今日之事。一心殉國而已。裴楔曰。能勇能慟。兵家要略。失勢於釜海。見敗於永登。凶兵已迫。我勢孤弱。勇無所施。慟可用矣。均怒曰。死而後已。汝勿多言。楔乃還船。私與所屬諸將。密謀退師。夜半賊兵潛令鼻居舡。密穿我船之間候形勢。又以兵船五六潛繞船。將卒皆未知之。七月十六日平明。伏兵船先被焚破。均大驚。密鼓鳴鑼。放火箭報變。忽各船之傍。寇船突入。鐵丸交轟。軍卒失色。均始覺。追捕不及。督諸軍放碇接戰。勢如崩山。楔觀望退却。均使軍官拿致。楔拒之。戰方酣。率

管下十二船退走。均力不能支。與諸將舉碇而潰。棄船登陸。賊兵追下亂殺。均等皆死。諸將及軍人死者不可勝計。均素肥壯。日食一斗飯五束魚。腹重不善步戰。坐樹下休息。爲賊所害。

李億棋崔湖等。赴水死。戰船百餘艘皆沒。

裴楔率其戰船而走。其軍獨全。還至閒山島。縱火焚廬舍粮穀軍器。徙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舜臣所儲粮資兵械爲數年資者皆燼。

賊乘勝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至豆耻津下陸長驅。兩湖大震。

七月。閒山敗報至。朝野震駭。 上召見備局諸臣問之。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判李恒福以爲。方今之計。唯復以李舜臣爲統制使乃可。 上從之。還授李舜臣官。拜三道水軍統制使。時舜臣由晋州西路向求禮。見賊船已泊津口。由谷城指西海而去。時裴楔以十二船退保珍島碧波亭。舜臣馳赴。（日月錄）

八月。賊船退泊岳陽嶺海五六十里之間。船艘彌滿。望若無海。九月。秀家由蟾津入閑山。先以千餘艘向西海。（上同）

九月。賊酋来島守。領兵數百。先至珍島。李舜臣留陣鳴梁。集避亂船百餘隻。假爲聲勢。賊至。舜臣佯若不戰。賊見我師勢弱。爭來掩圍。肉薄亂戰。忽於將船吹角。旗麾齊擧。因風縱火。延燕諸船。舜臣遂乘勢奮擊。死者如麻。先斬耒島守首。懸於檣上。將士賈勇。義氣百倍。追奔斬殺數百餘級。燒溺死者不可盡數。賊僅以十餘隻逃脫。而我船皆無恙。其後賊若論兵。必稱鳴梁之戰。（上同○朝野記聞曰賊將馬多時）

初舜臣聞命。單騎馳到會寧浦。時新敗之餘。舟船器械蕩然無存。道遇慶尙右水使裴楔。楔所帶戰船。只有八艘。又得鹿島戰艦一艘。楔曰事急矣。不如捨船登陸。自托於湖南陣下。助戰自效。舜臣不聽。楔果棄船而去。舜臣召全羅右水使金億秋。收拾戰艦約曰。吾等共受 王命。義當同死生。國事至此。何惜一死。惟死於忠義。沒亦有榮。時兩南盡爲賊藪。行長在陸路。義智在水路。舜臣起板蕩之餘。獨以瘡殘餘卒。領十三戰船。逡巡於碧波亭洋中。見者危之。一日忽下令軍中曰。今夜賊必襲我。各宜整軍戒嚴。是夜賊果潛師以來。舜臣令諸軍無動。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陰。賊船多從陰黑中來。將近我船。於是中軍放火砲吶喊。諸船應之。賊知有備。一時放鳥銃。聲震海中。舜臣督戰益力。賊遂不敢犯而退。

舜臣回軍在右水營鳴梁洋中。天明賊船六五百。蔽海而上。其將馬多時。素號善水戰。人皆憂懼。時湖南士庶乘船避亂者。皆聚陣下。倚以爲命。舜臣乃先令避亂船。次第而退。排列布陣爲疑兵。出沒洋中。自領戰艦。當前直出。賊見之。各

自搖櫓鳴鼓。奮勇直前。旌旗樓櫓。彌漫海中。我軍見之失色。時早潮方退。港口湍悍。巨濟縣令安衛。順潮而下。風便迅駛。船往如箭。直衝陣前。賊四面圍抱。衛冒死突戰。

舜臣督諸軍繼之。先破賊船三十一艘。賊少却。舜臣擊楫誓衆。乘勝而進。賊死昨不敢抵敵。擧軍而遁。舜臣移鎭瑩花島。時閒山諸將。各自投竄。與本道避亂民人等。奔入諸島。舜臣日遣褊裨。通諭諸島。召收散兵。治戰艦備器械。煑鹽販貿。二朔之內。得數萬餘石。將士雲集。軍聲復振。以戊戌二月十七日。進陣于古今島。

時裴楑驕悖不悛。擅自棄師。亡歸星州本家。舜臣具由啓聞。後　被逮伏誅。日月錄

黃石山城敗沒 安陰　郭趁　趙宗道

秀吉又以金吾爲大將。領二十餘將軍。率五十餘萬兵。水陸大進。密陽鎭海金海巨濟之路。烟塵漲天。金吾留釜山。時年六十云。

八月。淸正等兵至咸陽。先鋒賊數千。至安陰黃石山下。呼曰。空城出居。則不爲追殺。金海府使助防將白士霖。縋城潰走。賊入城亂殺。前咸陽郡守趙宗道。安陰縣監郭趁等死之。趁子履常。履厚。女李文虎妻皆從死。朝野記聞

初體察使李元翼。以黃石爲湖嶺咽喉。賊所必爭。隸三邑兵。命趁守之。至是賊

至。趁督戰晝夜不懈。城陷踞胡床。神色不變。竟遇害。二子抱持罵賊。賊幷殺之。」趁字養正。號存齋。再祐從父。天資明粹。孝友純至。中歲廢擧業。潛心聖賢之學。研窮義理。遇人輒諄諄誘掖。各隨其業而勗之。人無賢愚。莫不愛慕焉。以薦莅縣。民安政擧。一境大治。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女死於節。三綱全於一家。趁贈兵曹參判。二子贈工曹正郎。

趁女爲李文虎妻。文虎爲賊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今夫又被執。吾何忍獨生。遂自經死。

趙宗道字伯由。號大笑軒。咸安人。中戊午司馬。牢落不羈。奇男子也。以前郡守家居。常曰。吾是食祿之人。不可與奔竄之徒。同死草間。死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與學諭尹銑。進士朴天佑。夜飮憤歎。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趁同死。贈吏曹參判。

天兵再援楊元南原之敗

丁酉。天朝特許發兵救濟。遣尹承勳。奉表謝恩。撮要

二月。右僉都御史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兵部尙書邢玠。爲摠督。軍門總兵麻貴。爲提督。統領宣大兵二千。副總兵楊元。領遼東兵三千。吳惟衷。統南兵四千。遊擊牛伯英。統密雲兵二千。陳愚衷。領延綏兵二千。陸續過江。參政蕭應宮監

軍戶部董漢儒督餉。二日僉作正月誤
三月。又命御史陳效監軍。日月錄
麻貴領兵渡江。先送浙江遊擊葉鱉。至京城募兵。作勸勵歌。環示八道曰。朝鮮
素稱禮義邦。羞稱武事尙文章。當年島夷紛陸梁。崩沙破竹入平壤。國君播越
在草莽。王子繫累在扶桑。玉京一炬半塵埃。赤地千里慘日光。追思切齒恨何
長。不共戴天讎豈忘。毋言有志力未遑。事由人盡鑑由蒼。君不見臥薪嘗膽沼
吳疆。枕戈運甓補晉强。又不見壯士有怒白虹長。匹夫敢勇衆難當。男兒氣節
等霄壤。七尺軀宜振紀綱。發憤修政勵廟廊。募民勤王起郊荒。同心上下相激
昂。佇看威武自奮揚。援師洸洸共勖勳。掃蕩倭賊如驅羊。銅駝王氣正未央。勿
效開門揖虎狼。種裁缺棘果誰良。瓦全玉碎認誰香。一言終古可興邦。我今缺
歌丈夫行。願得猛士起四方。永淸東海無波揚。上同

楊鎬率諸軍次第渡江。鎬駐平壤。麻貴以下駐京城。貴乃部分諸將。以楊元守
南原。茅國基住星州。陳愚衷屯全州。吳惟忠守忠州。六月。元等各趨信地。
七月。賊寇龍潭向長水。助防將李由義等。棄師而遁。南原判官盧從齡。亦以單
騎遁去。守兵皆潰。獨府使尹安性。在府待變。由義潰軍入城中掠取。帑藏一時
蕩然。南原之人。亦入城偸取其餘。初金沔郭再祐所獲宮中之物。金誠一以南
原去賊稍遠。送而藏之。至是全數蕩失。安性知賊不來。斬其亂民之尤者。因駐

臨春樓上。垂涕出榜告民曰。守府之物。終爲倭得。散與百姓無妨。但各處雜物。
蕩然一空。無名徵納。亦甚未安。官物持去人。開諭自現輸納。則元非盜取。萬無
論罪之患。取其數三分之一給賞。亂中雜錄
八月。南原府使尹安性發八結軍鑿城壕。五日而畢役。一千七百餘夫。
楊元領三千兵南下南原。以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堅完。駱尙志曾補築缺壞。
城外又有蛟龍山城。爲可守之地。聚列邑軍修城增埤。城外築羊馬墻。鑿深濠
塹。以接件使閔濬。年老還送。請得高官守城。以任鉉爲南原府使。
初三公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交薦任鉉才略陞爲南兵使。至是楊元請得文
武備具者與俱。上指鉉曰。非此人莫可。特拜南原府使。
以鄭期遠爲接件使。
陳愚衷領兵二千。進守全州。爲南原聲援。罷蛟龍山城。爲專力府城也。
八月初四日。行長等先鋒屠泗川南海。淸正等已過草溪咸安。義弘等進泊昆
陽。搜山殺掠。公私焚蕩。兵入光陽。兵使李福男。退屯玉果。
初六日。求禮縣監李元春。僉作光陽縣監李春元
敬自遼東送管下牛把摠諭行長等使退。答曰。關白之令。必陷全羅。勢難中止。
仍入南原境楊元出往原川。至星宿嶺觀兵而還。是夜城中軍民多逃散。元分
軍守堞。督諸鎭同入守城。

全羅兵使李福男。自順天到玉果。縣監洪堯佐輩 缺 待變。福男所領之兵亦散。只領褊裨五十餘人轉進。路遇助防將金敬老。山城別將申浩。欣然携手。誓以同死。連轡而進。賊鋒已迫城下。福男瞋目唾手曰。爲君父急難。非此日乎。酬國家洪恩。非此日乎。兵由奮銳。師以直壯。死生禍福。何可論乎。卽令吹鐮角擊鼓。徐徐從大路。由南門而入。賊却立駭視。詰諸擄人。莫不吐舌。一說楊元檄召福男福男遷延不至

連發夜不收催之

十三日。義智行長等。先上訪巖峯。建大旗放砲吹角。諸酋以次分三道以進。將倭互上山峯。結陣指揮。楊元與李新芳在東門。千摠蔣表在南門。毛承先在西門。李福男在北門。分隊守堞。元令城中禁妄費軍器。午倭五名。直入東門。列立石橋上。元潛出立門外。城內募人射之。一時放丸。立斃三賊。未時賊數萬。自巖場進於城外百步之地。連續放丸大呼。城中放震天雷。賊兵多傷。遂退。元以爲賊不計軀命。白晝而進。夜必攔入。多植菱鐵。元親在門外待變。夜有三賊。天兵出斬之。賊燃火達朝。百里之間烟氣蔽天。十四日賊自星宿原。漫山而下。至城外。分添四圍。土木之役倍前。多作長梯。以爲登城之具。塡壕作路。橫結長木於外。幾連百餘步。取人家板子。依木列立。又穿城外人家墻壁之穴。又結高棚。俯城放丸。天兵多死。東南城堞一空。午又自巖田高聲突進。放砲之聲。轟震天地。西門賊以輪車載來萬福寺四天王。回示城外。大軍益駭。元領千兵。開門出戰。

賊退。追出石橋外。賊兵自門外。潛伏膝行而前。以爲圍抱之計。元急鳴鑼還入。十五日楊元在東門城上。鳴鑼數曲。城中寂然。使人立城上大呼數聲。有五倭走到東門外。跪而請命。元使譯舌說數語。往還數三。元命其管家數人。從倭去見賊酋論事。行長饋餉送還。夕時行長使五倭。騎馬而來見元曰。急請空城。元曰。吾自十五爲將。橫行天下。今以精銳十萬。來守此城。退保無命也。倭又傳言曰。千餘殘卒。豈能當百萬之衆。天將有何恩於朝鮮。而致貽後悔耶。元又答數語而送。受圍累日。賊勢日熾。內外天兵。相與號痛。我國士女。奔走哭泣。賊知之愈加侵攻。

十六日。賊催元出城。元亦知終難免陷。內有棄師之志。城中恟懼。哭聲如雷。賊兵肉薄益急。夜二更擲入南西門。乘夜亂斫。天兵及我國將士驅來北門內。賊揮劒厮殺。兩軍盡沒於北城之內。前後死者五千餘人。城內外公私家舍。皆被焚夷。總府中軍李新芳。千摠蔣表毛承先。接伴使鄭期遠。兵使李福男。防禦使吳應井。助防將金敬老。別將申浩。府使任鉉。判官李德恢。求禮縣監李元春。皆死之。楊元以五十騎。潰圍而出。時賊列圍以木。徧束刃劒。故元多驅駿馬。使之超逸。馬蠲刃以仆。又鞭馬。連觸積累。元驍勇絕世。遂躍馬踏死馬背而出。欲活伴臣。使乘其逸騎。與之偕出。期遠不閑騎馬墮落。元再入帶出。不能從。諸賊一時來逐。元齊放四五馬。馳奔之際。所乘力疲。則超跨他馬。如是周回而去。馬亦

知人意。奔則散走。元指呼則一齊聚首而集。被甲超換。有若易席。賊終不能害之云。或曰。元長於野戰。守城非才。而爲主將所忌。勒使保障。累辭不獲。終至於敗云。

時陳愚衷在全州。總兵告急乞援。不卽發兵。經理聞之。叅奏擊去。棍一百。減死充軍。後戊戌夏。皇朝斬楊元陳愚衷。傳首我國。

素沙之捷

南原旣陷。全州以北瓦解。京城震駭。都民分散。朝臣獻出避之策。內殿世子先幸遂安。(日月錄)

上議諸大臣公卿。賊若豕突。乘輿安所之。或言寧邊形勢甚固。且近大邦。可往守之。申磼曾爲節度。因悉陳便否及儲峙饋餉等事。終言百官衆多。不可不預令備醬以待。時人笑之。韓(缺)與南(缺)往寧邊。韓曰。他人則可。申則決不可往。南曰何故。韓曰。辛(缺)不合醬。(辛與申同音)大噱。(識小錄)

賊兵破毀全州城池。淸正長等相議曰。壬辰之役。諸道皆陷。而朝鮮之所以扶持者。以有水路能通兩湖也。今當分水陸。以捷援路。卽自分軍。淸正領兵直向京湖。秀家行長回軍下南原。義弘等向淳昌潭陽。餘酋或從右路而下。

所過殘滅。甚於壬辰。逢人則皆取其鼻。遇家則焚。不遺林木。(紫海筆談)

初陳愚衷全州潰歸。賊兵跟追。已渡錦江。楊鎬自平壤聞賊迫畿甸。馳到都城慰　上曰。倘事不利。主君宮眷。亦可相救。卽遣麻貴等領大軍啓行。設浮梁于銅雀津。先送副摠兵解生。叅將牛伯英楊登山。遊擊擺賽。頗貴等兵數千迎戰。麻貴至水原下寨。遣兵葛院。伏于假川上下爲後援。解生等到金烏坪。以爲便於用武。分兵三協。爲左右掩擊之計。賊自公州天安。直向畿甸。初五日黎明。先鋒至金烏天兵右出柳浦。左發靈通。大軍從大路。鑼響三聲。萬旗齊颺。軍皆飮燒酒奮鐵鞭。驟馬突之。倭兵亂。遂乘勢蹙之。(紫海筆談曰以鐵騎三千擊破)賊尸遍野。一日六合。賊勢大挫。日暮斂兵。解生令軍中曰。賊明必決戰。努力致死。毋坐軍律。但狡賊走必由山路。騎步異勢。不可窮追。初六日平明。賊果連砲張兩翼以進。白刃揮映。毒氛掩日。奇形恠狀。驚眩人眼。生等應砲突起。爭奮鐵椎鞭之。中者皆猰裂。合戰未久。賊大潰奔逸。遂從木川淸州而走。大軍力渴。且麻貴不許窮追。乃休兵。分道逐之。其後賊稱朝鮮三大戰。平壤幸州金烏也。然自壬辰以來。無此快捷。自餘但能攻城。或自守也。

時楊鎬居憂。將釋位。廷議以爲非公不可。特起鎬爲都御史。鎬到平壤。聞賊迫畿甸。移咨令固守無動。卽兼程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聽入王京。與麻貴等諸將。上國都南山。張軍樂布號令。夜選精壯。前往迎賊。又令二千騎爲後援。遇賊

於稷山。鏖殺其先鋒。諸酋大挫。直歸海邊巢幕。（月沙所撰楊經理碑）是日經理提督。請上出視江上。人心恟懼。士庶皆荷擔而立。及素沙捷報至。京中乃稍定。

初鎬欲試　上。一日請曰。不佞大擧兵討賊。國王宜與同往。　上卽諾。天兵南下。鎬與　上。聯轡出城。及渡浮橋。御乘馬爲唐卒所鞭。超躍以登。　上按轡不危。玉容閒安。鎬顧笑下馬。坐胡床慰曰。　王可與共事矣。時百僚無人追及。唯宣傳官柳承緖追及之。　上之下馬。進以執勒。　上請與同行。則鎬不許。」

鎬始至語人曰。汝國事。當使如柳成龍者輔之。後有搆揑於鎬曰。柳某短公。謂無濟事才。因多爲誣揑。至貼榜書於經理門館。（西崖行狀）

楊鎬於我國。有再造之功。而徵毖錄。全沒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塗人耳目。而猶欲以私怨沒之。此爲成龍大疵病。（青野漫錄○西崖集曰。賊兵長驅至京畿。都城震恐。既而自稷山退去）

素沙之敗。賊必取路嶺南以還。兩湖完邑。皆被殘破。（紫海筆談）

清正等賊。至淸州分道而下。遍於兩南。屯據列邑。給牌誘民。受米。困民爭入。義弘等自淳昌潭陽。四散屯守。禁止殺掠。給牌誘聚。降附者不知其數。至於開市交易。沿道諸賊皆如此。有同福生員金遇秋者。呈本縣倭將書曰。何使非民。何事非君。願受一廛爲聖人氓。以詩尾附曰。杖劒渡東海。將軍王佐才。殺人如不嗜。四海盡歸來。其後事定。鄉中士林。錄附倭者罪之。時有昌全王三同二谷一之言。全者全一縣也。曰三曰二曰一者。擧其魁而言也。（日月錄）

賊分據南邊。行長據順天。沈安頓吾據泗川。淸正據蔚山。調信屯南海流山島。（紫海筆談）

經理乃移檄郎中董漢儒。屯義州。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合七十萬朝暮至。福廣淅等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

九月。都元帥權慄。走至京。臺諫論慄恇惙無謀。不可爲元帥。不從。慄與贊畫使李時發。領西北兵數千。以別將韓明璉。慶尙防禦高彦伯。爲前鋒。追淸正至庇安未及。（日月錄聞朝野記）

慄之入朝。上驚曰。南方賊勢方熾。元帥何遽入朝。慄對曰。有旨矣。左右曰。頃日賊鋒已迫畿甸。廷議欲截漢以守。非權某不可。故徵之矣。（白沙所撰遺事）

邢軍門差官。奉勅傳諭曰。朕念爾國。近在東藩。世效恭順。曩年倭奴殘破爾疆土。奔播義州。哀籲請援。朕爲惻然。特遣文武重臣。帥師東征。不啻救焚拯溺。伊時擧國。猶有固志。共助天討。復爾土地。還爾王子陪臣。而倭奴畏遁。俛首乞封。朕念爾生聚未復。姑從其請。無非爲寧爾也。胡休息數年。不加訓鍊。狡倭再入。張皇奏牘。諉救天朝。于時復有東征之役。勞兵轉餉。深歷險阻。朕字小之仁。恤難之義。亦勤矣。玆遣御史一員。監軍督戰。仍賜寶劒一口于軍門。將士有不用命者。幷令先斬後奏。爾君臣宜擧國努力。以助王師。無得自絕于天。致貽後悔

云云。遣鄭崑壽。奉表謝恩。(攷撮事要)

冬十月。上出興仁門外。迎 廟社主至權安所。行焚香禮。

楊鎬進攻島山

楊鎬移書軍門言。當先攻清正。斷賊右臂。遂與麻貴。引大兵踰鳥嶺趨慶尙道。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將。以扼全慶間險。又以三協同我兵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鎬領大軍。鱗次進兵。諸將所領。合四萬四千八百。鎬箚營于慶州。時淸正築城於蔚山東海邊斗絕處。曰島山。分諸賊遮截要路。兼送差倭於列鎭告急。

十二月二十二日。派遣諸軍左協將李芳春。從左路。中協將高策。從中路。右協將彭友德。由右路。吳惟忠扼梁山。董正誼赴南原。盧繼忠屯西江防水路。」二十三日早朝。鎬只與舌官前去。接伴使李德馨。元帥權慄從之。夜半麻貴先到蔚山。距賊壘六十里。貴招楊登山擺賽頗貴。問孰願爲先鋒。三將爭先。遂令賽爲先鋒。登山次之。賽領精勇兵千餘。登山領驍騎二千。次第進發。未明賽薄賊壘。以大箭射之。賊出趕賽手殺四級。賽佯退。賊追之。賽回軍與登山合擊。斬四百六十餘級。生擒一小將。

二十四日。三協俱進兵。左軍圍伴鷗亭賊窟。中軍自兵營之路。直冲賊幕。右軍圍太和江賊壘。鎬躬擐甲冑督戰。諸軍鼓譟奮擊。砲聲動天地。火箭數百枝。相應俱發。風迅火烈。亂燒賊幕。黑烟彌空。乘勝拔伴鷗亭太和江兩窟。餘賊逃生走入島山。(天兵方搶首級賊已入保島山)鎬揮步兵。令馬軍分爲八營。鱗次屯守。又令淅兵一營。分截江邊。以防水路之賊。鎬與麻貴。上島山北邊高峯督戰。

二十五日進兵迫城東。戰不利。遊擊陳寅中丸。舁還京城。

二十六日。我兵與降倭。持挨牌爲火攻。且塡城下井。使賊不得取水。德馨與慄及諸將。盡入木柵內。賊丸如雨透入牌。死傷甚多。不獲已撤回。

時楊鎬令權慄領土兵爲火攻。慄督諸將突進。斬後進者二人以徇。諸軍無不踴躍讙呼而進。諸將蟻附而上。俱入柵內。進薄城下。麻貴望見暗暗稱奇曰。元帥能行號令。鎬亦稱朝鮮兵力戰助勢。深爲可喜。(遺事)

時有賊船浮泊藍江者。浙兵多放火箭。賊船被砲觸碎。有一賊詣軍前降。賞銀。出降者相續。淸正嚴守城門。不許出入。

二十七日天大雨。淸正副將。通書于兵使成允文請和。鎬還送諭之曰。淸正若來降。則當奏朝廷。除官厚賞。賊答曰。欲戰則戰。欲和則和。開一面容我出城。當議和事云。

賊城中無水。每夜出城汲水。金應瑞率壯士及票下降倭伏井傍。一夜連擒百

餘人。皆飢羸僅屬。聲氣。諸將皆言城內粮絕。久圍將自潰。時天雨。西風大作。凜洌。鎬令諸軍設草房。爲久住計。圍之十有三日。日夜攻城。賊大困。加以粮盡井竭。死者日積。淸正將欲自殺。每投金寶於城外。以緩我兵。淸正副將金大夫。持書傳語曰。明日議和。鎬擒生倭詰之。則曰。淸正在島山時。痲頓吾黑田甲斐守諸賊。俱在此城。會議曰。天兵累萬。粮盡則回。天兵去後。直抵王京。入犯大明云云。

西南諸屯之賊。聞島山受圍。發兵赴援。戊戌正月初四日。鎬督諸軍。攻城不利。招李德馨權慄等曰。城險難拔。救兵勢大。不得不解圍。再圖後擧。當夜撤營。使擺賽楊登山。爲殿而退。

時淸正退守內城。樵汲道絕。詐約降以緩師。十日大雨。士馬凍餒多死。泗川釜山之賊來援。鎬恐腹背受敵。引兵而退。（紫海筆談）擺賽獨請決戰。鎬不從。賽尋以疫卒于軍中。（上問議于禮曹命停朝市二日）時船上之賊。見天兵撤回。爭先下陸。鎬令突騎迎擊。斬九級。賊乃退却。鎬令諸軍燒粮資器械。蕩然無遺。馳還慶州。

吳惟忠祖承訓。乃於夜半。率敢死士二十人。潛入西生浦。拔吊橋上牌子而回。李春芳邀截賊路。斬百餘級。

是役也。天兵死者幾一千四百人。傷者三千餘人。

楊鎬劾去遣使辨誣

戊戌正月。楊鎬方圖再擧。兵部主事丁應泰。（邢玠謀官）劾奏經理楊鎬。提督麻貴。摠兵李如梅。島山之戰。初遊擊陳寅。周陞。得罪於鎬。心銜之。讒於應泰曰。島山之役。遺棄粮資器械無數。天兵死者甚衆。匿不以聞。乾沒粮銀。不分給各陣軍馬屢月絕粮。與淸正講和。叙功又不公。應泰遂參奏鎬欺罔僞事二十餘罪。貴及如梅貪滑喪師釀亂。欺罔等罪。幷逮閣老張位護黨罔上等事。

六月。鎬中軍彭友德。招接伴使李德馨密言曰。主事丁應泰。奏劾經理二十罪。其中五事。亦干於貴國矣。經理今將上本求回。經理之不幸。亦貴國之不幸也。」楊鎬上辭本請罪求回。七月。　上遣陳奏使崔天健等。具奏島山戰陣始末。辨明楊鎬被誣保留。（亂中錄載五月誤○奏文李廷龜製）

七月。天朝罷經理。以都御使萬世德代之。八月。鎬西去。　上餞于弘濟院。臨別流涕。鎬亦慘然動容。都民男婦垂髫戴白。皆出祖郊外。立碑慕華館。頌其功德。（碑詳入典故下）

八月應泰又以築城事。搆陷本國。本國又以右相李元翼爲陳奏使。許箴趙正立爲副。上奏辨白。兼救楊鎬。（月沙集○奏文李廷龜製）初丁應泰傾陷楊鎬不遺餘力。　上欲擇相臣有文辯善處者遣之。言于領相柳成龍曰。褒奏經理。須大臣往。而左相辭病。右相澌敗。如之何。時成龍有八十

老母。不得自請去。李元翼言于成龍曰。吾漸敗雖甚。而尙可往。但不可以文辭望於我。奈何。成龍啓曰。李元翼自言氣力堪往。遂遣之。行至鴨綠水邊。遇應泰。元翼避入林間。應泰到義州始知之。昏後發數三將官及軍兵。追及於遼界。欲捲回一行。催督火急。元翼自爲華語解之。吾等奉國　王命奏聞于天子。今若中止。是棄君命也。爾等力可綁縛一行。倒載而回。則吾等可有辭於國　君。將官知其不可强。遂回去。應泰差人直奏于帝曰。臣行到朝鮮。路傍得遺落小冊。皆朝鮮事倭節目。且國王之先。皆稱祖稱宗。今倭寇之來。首相李元翼。與國王。引誘假道。今下李元翼錦衣衛嚴究。則其情可見。其說奇巧萬端。元翼逐日陳卞於兵部及科道都御史。且爲文呈於通政司。乞轉奏。通政司閉門不納。無可奈何。遂還。名臣錄

初成龍辭以母老。又有待大臣。不可牛維馬繫等語。仍白　上曰。李元翼欲自往云。　上遂遣元翼。而薄成龍。持平李爾瞻。首劾成龍。於是洪奉先崔喜男尹弘柳滿等。相繼投疏。成龍遂罷歸。混定

應泰怒本國救鎬。九月初二日。上叅本搆誣本國。罔有紀極。　皇上下廷臣議。至遣給事徐觀瀾查問。邢玠陳奏應泰剃眉剪髮激變等事。　上席藁不視事。月沙集

時我國方倚楊鎬爲重。　上遣李元翼專奏保留。應泰由是移怒。搆誣罔極。

上避殿輟朝。逾月不視事。藉藁俟命。國內大震。大臣當往陳辨。論者以柳成龍不自請陳辨。論罷之。特拜李恒福右相。爲陳奏正使。星夜赴燕。恒福力辭。願假銜充使。　上曰。欲求辨誣而先欺君可乎。白沙行狀

上使啓曰。辨誣之外。必有許多陳辨。應教申欽長於文辭。明白剴切。請以欽爲書狀官。　答曰。曾見申欽所製咨帖。不至太好。不必以此人爲書狀。今之善於辭命之文者。莫如李廷龜。觀其文。寫出肺腑。曲盡誠意。蘊藉典重。眞能文之士。爲人亦頗有計。陞品副使。帶行可也。遂以叅知陞工曹叅判而行。月沙集

丁應泰誣奏以誘倭同犯。奪取遼河以東。恢復舊土。又以稱祖稱宗爲大罪。廷龜逐一陳辨。時柳成龍以爲稱祖稱宗最大事也。首實禍不可測。不如闕而不論。廷議久未決。　上手敎以爲。君臣猶父子。安有可諱之事。以此受罪。我固甘心。依此直奏陳可也。月沙集○極選一時能文之士數三人各製以進擇以用之遂用廷龜所製○上同

到北京呈奏於兵部。則尙書蕭大亨招謂使臣何來遲也。皇上見丁贊畫所奏及海東記。置於香案。待爾奏辨久矣。使臣對以方物不能越站。計程而來云。大亨曰。爾國方被罔極之說。上奏辨白。一刻爲急。何用方物乎。閣老沈鯉朱賡等見奏文。皆點頭稱贊曰。好文章。明白明白。指稱祖稱宗一款曰。老實老實。告君無隱。朝鮮眞是禮義之邦也。皇帝覽奏。下該部奉聖旨。兵部會同部府九卿科道看議來說。三十九衙門官員。會議於東閣。廷龜一夜之間。構草各衙門呈文。

譯官李彦華寫字官李海龍等分寫三十九件翼曉進呈於東閣閣老以下諸官填咽闕廷競相取見大加稱奬遠近聞者亦爭來謄寫而去諸官覆議中有伏見朝鮮國王奏文明白痛快讀之令人涕泗泗欲下等語及議入皇上卽降明旨洞辨快雪先來譯官星夜馳來東征大小將官來賀于 上皆稱奏文好文章○月沙集聖旨有朕豈以一小臣私忿妄訐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屬國君臣泣顧苦情丁應泰擧動乖戾幾誤大事革職爲民回籍聽戡○己亥正月李恒福李廷龜等回攷事撮要十二月李恒福等回朝廷卽遣申湜奉表謝恩○月錄本國人魯認漂到蘇杭南中士子皆誦此奏來問公安否○月沙集命亨之行廣寧玉田士子亦書此奏來問公安否○月沙行錄既竣事還論者以應泰事歸罪接伴使白惟咸下獄三省會鞫李恒福爲委官○王讞白其冤○白沙行狀

奏文略曰丁應泰以築城一事搆臣以不測之語臣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籲慌惕俟命繼而見本官第三疏誣揑小邦極其狼藉加臣惡名無所不至一則曰誘倭入犯一則曰愚弄天朝一則曰招倭復地一則曰交通倭賊或以爲結黨楊鎬朋欺天子或以爲剛憤求援移禍天朝臣讀之未終心腸墜裂臣請逐一條陳謹查日本一種在東瀛之外海道杳茫窟穴險遠此實天地所以區別異類也小邦不幸與之爲隣彼以舟楫爲家寇抄爲事颶風飄忽往來無常自高麗之季以至小邦之初跳梁侵掠歲爲邊患東南沿海數千里之地廢爲榛莽先臣 康獻王力戰殲討僅能勘定而猶未能防其竊發地絕海遠動靜聲息無從詗得對馬一島最近於我其人利我互市來款南邊遂因其納款許其往來其後日本諸島之倭亦有貪緣求好小邦視之如禽獸待之如蛇虺爲生靈計遂許以關市以中其欲或賜以米穀以悅其心於是有館待倭奴之例伊勢守之歸賜以紬米壽藺僧之還付送諭書卽此也至正統年間因其求使嘗遣陪臣申叔舟往日本通誘而來蓋所以驗察彼中情形盛衰强弱而仍探聽賊情報聞天朝惟其如是故正統癸亥倭寇上國仍掠小邦濟州爲小邦邊臣所得餘賊遁歸對馬島小邦遣人諭島主擒送遂獻俘于天朝嘉靖癸未倭奴作亂於寧波府殺邊將而走其黨藤原中林等被獲於小邦卽獻俘馘及所搶漢人又於嘉靖癸丑丙辰等年俱獲入犯之倭節次獻俘倭屢蒙朝廷奬賞此皆小邦爲天朝竭心殫力一面捍禦以遏其鋒一面撫輯以防其釁使醜類畏服不敢生心以弭邊疆之禍以效藩屛之職者也且對馬島倭初請來寓於薺浦釜山浦鹽浦等地以爲互市釣魚之所小邦遂許其來居使之探報賊倭聲息此所以有三浦倭戶之說也然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得違越貪綠結幕者商販潛接者事畢後故留者一皆痛禁此則海東記已盡載錄正德庚午三浦之倭作亂殺薺浦僉使李友曾遂遣將勦滅三浦之無倭戶今已八十九

年。今乃謂小邦於萬曆二十年。令世居倭戶。往招諸倭。起兵同犯。言之不近。乃至於此乎。至於海東記略。則是乃陪臣申叔舟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系地圖。因其本藁。附以小邦館待倭奴事例。作爲一册。名爲海東諸國記。以爲異國記聞。而今乃以覆瓿之斷簡。作爲陷人之奇貨。捃摭流聞。揑造虛辭。亦已甚矣。其所謂年號。大書分書之事。此書只因其國所記而添注。故其國僭稱年號之下。分註天朝年號。以標日本僭稱之某年。卽天朝建元之幾年。大書者本記也。分書者添註也。加一卽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魯史所作。故大書魯元年。其下分註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有疑於尊周之義乎。況其國王關白。皆書死。尊奉者果若是乎。且書中旣稱來朝。而今乃謂彼此相朝。書中旣云賜米。而今乃謂鮮人納貢。自做臆說。以掩其實。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若曰小邦奉日本年號。則序文之末。何以揭天朝成化紀元乎。且其序文。則申叔舟第因其書而泛論古昔待夷之道。是不過一文人措語之謬。而今欲執此爲罪案。目之以輕藐中國。豈不冤乎。況其書中所謂欺誑眞僞變詐百端。溪壑之欲無窮。少咈其意。便發憤言。地絕海隔。難審情僞等語。卽小邦待倭之情。已自槩見。至於稱祖一事。則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義名號。慕倣中朝。多有侔擬。至我先臣 康獻王。凡有干犯者。一切厘正。以至微細節目。亦未嘗不謹。以爲上下截然之分。傳之子孫。守如金石。而獨其稱號。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誤。蓋以臣民襲舊承訛。

猥加尊稱。相沿而不知改。此實無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臣雖萬死。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臣以來。血心事上。律用大明律。曆用大統曆。服色禮義。無不慕尙。公私簡牘。皆奉年號。豈敢以區區一號。自陷於僭上之憲哉。況玆者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書籍如國乘稗說。多入於中國。小邦事跡班班可見。臣安敢以有爲無。自陷欺罔之誅哉。若所謂夾江中洲者。與小邦義州。只隔一水。氷合之後。漫爲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買賣。恐惹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咨都司。或奏聞天朝。將冒耕等處。盡行拋荒。至於立碑禁約。事之顚末。不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天朝亦有定制。疆場之事。小邦固當愼守其一。而一聽處分。寧有彼疆此界互相爭占之理。只欲禁革住種。以防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遼民爭訟。而乃云爭訟都司。不曾以此事斷案。而却說斷案。至曰招倭同犯。棄取遼河以東。恢復舊土。言之罔極。至於是乎。辛卯之春。倭酋致書。脅以同逆。要以假道。言辭凶慘。臣拒以大義。斥絕其使。卽具奏馳聞。逮至壬辰。賊遂空國而來。殘臣八路。覆臣三都。夷臣二墓。火臣五廟。蹂躪長驅。悉甲以西。是其射天之計。固非一日。臣旣不能力抗兇鋒。死守封疆。而匹馬蒼黃。狼狽西陲。只欲歸死於父母之疆。古今天下。寧有引賊入內。自覆其國。而爭地於君父之邦者哉。是不過徒欲誣臣。而自不覺其言之虛妄也。然臣之得此於贊畫者。亦有其由。臣頃於楊鎬之去。抗奏保留。論議相左。激而至此云云。

時鎬來屯京城。上一日親書手帖。欲遜位儲宮。付都承旨李好閔往呈之。言甚懇惻。鎬復之。只書二句于尺牘曰。干戈攘攘之日。固非倦勤之時。上甚韙之。識小錄

自古東征將士。雖得成功。皆獲罪去。漢武定四郡。荀彧楊僕俱以罪囚。唐平高句麗。英公以奏功不實削階。平百濟。蘇定邦薛仁貴以爭功停封貶官。遼擒康兆。蕭遜寧不追麗王流外。元以撤禮塔死罪。副將牙祿帖兒以下俱誅。壬辰以來。宋應昌被參回籍。李如松以報功太濫見參聽勘。劉黃裳袁黃俱革職。丁酉則楊鎬參回。邢玠麻貴劉綎俱爲丁應泰所劾。丁亦以是降職。萬世德亦以按臣言住俸。殊可恠也。識小錄

石星沈惟敬下獄

中朝科臣蔡思穆等七八人。先後上本言封典之當罷。本兵之誤國。總督之依違。請皆削爵回籍。更議出援。周孔教疏以八欺五誤。臚列石星罪目。極其嚴切。楊邦亨見庭論已峻。始直吐顚末。委罪沈惟敬。幷以本兵及總督手書進呈。帝始知惟敬賣國而本兵彌縫之狀。命逮惟敬。責本兵兵部。尚書石星上本辨明。總督孫鑛乞解兵樞。帝乃下楊邦亨于獄。勘問如律。勅刑部尚書蕭大亨等會卿科覆議。詔曰。石星心欲息兵省餉。但輕聽誤國之言。情有可原。革職候旨。淸正再來。非緣孫鑛所致。今遜避恐失事機。革職回籍。楊邦亨反覆小人。本當重究。姑念其遠使之勞。革職不敍。

邦亨旣還。惟敬托稱奉勅。待兩國事完後歸。乃率營兵三百出入釜山。仍住宜寧慶州。撓事不諧。便欲擧足入倭。淸正之兵。已向兩湖。帝命楊鎬掩捕惟敬。鎬密令楊元。輕騎馳往丹溪。執之械送。惟敬以厚貨賂監軍蕭應宮。應宮以書抵邢玠。玠以書奏之。遼東巡按御史聞之。參應宮削職回籍。下惟敬錦衣獄。三年論棄市。

帝聞南原之敗。震怒。避正殿減膳撤樂。下石星獄。以通倭釀患。賣國損威。論誅。刑部尚書蕭大亨力救之。帝不懌。星竟瘐死獄中。人多寃之。

我國立祠京城。幷祀石星及李如松。

崔岦赴京。時星面言。吾雖衰境。鬚髮不甚變。自爲汝國憂悴而後皓白如此矣。但朝臣當汝國者。無不見敗。雖吾何能久乎。吾敗之後。恐無更肯當汝國事者矣。簡易集

星身長八九尺。容貌絕人。望之有德氣。眼光炯然。對使臣言本國事。往往流涕。其誠懇如此。使此時主兵之地。無此人而異論乘之。則我國之事危亦甚矣。功成而身不保。惜哉。西崖集

天兵水陸東征倭賊撤還

帝聞南原之敗。命都督董一元。劉綎。水兵都督陳璘。統諸將兵馬水軍。分道東征。丁酉冬。邢玠到京城。尹斗壽李元翼爲接伴使。戊戌正月。劉綎董一元。領大軍渡江。金睟李忠元爲接伴。陳璘領浙兵五百餘艘。渡海泊唐津。

二月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梁祖齡。代蕭應宮出來。

三月贊畫主事徐中素。代丁應泰而來。兼監軍。七月聞父喪而回時倭賊屯據南邊。民不得以時耕穫。窮餒日甚。皇朝調送山東小米百萬斛。以賑之。

夏四月。行長送要時羅請和。至任實。囚于獄。因送中朝誅之。日月錄

舟師提督陳璘。領水軍將下全羅道。　上餞于靑坡。一作銅雀江津璘悍驁。與人多忤。

上憂李舜臣失歡。密諭以善待。時舜臣鎭康津之古今島。盛備軍儀遠迎既到。大宴饋師。漢人大喜相語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上書於　上曰。統制使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云。

四月十六日。李舜臣大破賊兵于古今島前。時舜臣與陳璘宴。忽報賊警甚急。罷宴分付將佐。整束待機。夜半風頭甲軋。黎明賊艘果大至。舜臣使璘登高下視。自領羣船。穿入賊中。矢石俱下。火砲交發。連斃五十餘隻。收斬百餘級。賊遁遠。璘大喜曰。此爲　王之屛翰。古之名將。何以加焉。日月錄

時鹿島萬戶宋汝悰。與漢船俱進。獲賊船六隻。首級七十。天兵無所得。璘聞之慚怒。舜臣曰。大人來統我軍。我軍之捷。卽天兵之捷。何敢私焉。請納所獲。悉以奏聞。璘大喜曰。素聞公東國名將。果然。朝野記聞

時行長歛衆據險。陣於順天之倭橋。舜臣距倭橋百里而陣。七月。陳璘以水兵五千。與舜臣合陣。劉綎以苗兵萬五千。陣於順天之東。將水陸齊擧。天兵侵擾我軍。舜臣令軍中。撤其廬舍。璘惟問之。舜臣對曰。天兵之來。如迎父母。時加侵擾。故小邦新集之民。將盡遠徙。璘大驚。使舜臣便宜行事。日後再有侵擾。許令罪之。一軍賴安。白沙遺事集

七月。總督邢玠。復來住京城。

都督劉綎。引兵南下。　上送之于銅雀江上。

經理萬世德。入京城。

時倭賊盤據我國。將至七年。而沿海千餘里。分爲三窟。東路則淸正據島山。西路則行長據順天栗林之倭橋。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北恃晋江。南通大海。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粮。往來如駛。或語經理。朝鮮地理隔遠。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可以全勝。經略然之。

邢玠萬世德。分軍爲四路。摩將楊登山。都司薛虎臣。摠兵吳惟忠。

叅將王國棟。遊擊陳鸞。葉思忠。陳寅。頗貴。摠兵解生。遊擊陳愚聞。彭信古等。領兵二萬四千人。咸統焉。董一元主中路。副摠李如梅。遊擊塗寬。郝三聘。葉邦榮。盧得功。茅國器。安本立。摠兵張榜等。領一萬三千五百人。咸統焉。劉綎主西路。摠兵李芳春。遊擊牛伯英。藍芳威。叅將李寧。摠兵曹希彬。吳廣等。領兵一萬三千六百人。咸統焉。陳璘主水路。遊擊許國威。叅將王元周。把摠李天常。遊擊季金。沈懋福。日昇。梁天胤。張良相等。領水軍一萬三千三百人。咸統焉。大約兵十四萬二千七百餘人。號二十萬。西路遊擊傅良橋等。不與此。

令諸道防禦使。分屬唐兵。忠清全羅屬西路。京畿黃海慶尙右通屬中路。平安江原慶尙左道屬東路。兩西舟師屬水路。咸鏡以邊警不徵。

水陸四路提督。一時還京。更聽軍門指揮約束。幷擧三窟。使不得相援。王士琦及四路兵。陸續進發。九月二十日。齊攻島山泗川倭橋。

九月丁應泰。徐觀瀾。陳效等。勘會功罪。幷南下巡視四路。催督進戰。

是日麻貴東路自東萊進兵島山。督軍攻城。淸正自去年受圍以後。聚諸陣軍。幷力堅守。大軍臨城。計無所出。乃卽還出。大概賊兵之數。十倍於上年。城之險又甚於前日矣。(攷事曰麻貴持重不戰)

董一元中路自晋州。督軍先擊泗川之賊。賊見兵勢大。走入大陣。一元縱兵追殺。因圍法叱島。連日攻戰。賊將義弘。登城備禦。日自示弱。一元易之。謂諸將曰。

可以滅此朝食。

十六日督軍薄城。義弘埋焰焔數斛於城外。旁置火具。自領軍出戰。佯敗入城。城門不閉。天兵追入。義弘縱兵力戰。死尸山積。俄而火發。士卒燒盡。衆賊呼乘之。一元僅以身免。走向三嘉之路。賊追至晋州。奪南江軍粮一萬二千石而去。

一元收兵鎭居昌。失粮八千石。

初劉綎西路與諸將往覘順天賊營。都元帥及本道防禦使等從之。綎約與行長講和。行長曰。天朝大人。下臨小邦。當卜日結好。綎以來二十日面約答之。時行長倭橋之陣。城高地險。外設木柵。攻之甚難。姑爲引出之計。至是日綎領諸將進順天。行長先使數倭奉獻寶刀一雙。講約。出大兵陣于倭橋五里之外。自以三千兵進來。於是綎中軍。假提督威儀。我軍虞候白翰男。具兵使裝束。(一作假爲接伴)元帥軍官。爲元帥各率數百人。巡察使黃愼。行長輩所知也。不爲假設。親自往迎行長於中路。而王之翰司憸官等。從光陽進兵。乘行長之出。薄城遮截。而綎從中擒之。先埋哨鴿二十餘於中路。約於行長進住草舍之時。(一作禮畢還歸)放鴿則兩路齊攻。計已定。行長未及草舍。望見軍勢甚盛。持疑不進。俄而軍中放哨鴿。(一作右協兵覘賊不謹先放火箭)東路兵遽進放砲。行長等驚駭走還入城。綎遂督軍追趕。三路合擊。左協李芳春。以馬兵先遮賊路。賊先護二酋以入。餘未及入城者。在途搏戰。凡斬九十八級。天兵被害亦多。大軍遂進圍賊砦。

陳璘率水兵千餘艘。以李舜臣爲先鋒。船皆黑布爲帆。各樣旌麾。縱橫其間。自猫島鼓噪颺旗而進。

二十一日。綏結寨成濠。賊拒戰使軍不得近城。是夜綏令三軍。各備五枝炬。俟大陣鳴鑼放炮。一時擧火。若將向城。又滅火還鎭。賊應聲連砲。火蔓城外。移時乃止。翼日舟師泊倭城之北。出入挑戰。賊爭入水中敢死。圍擁我軍血戰。潮出乃退。每夜初昏。賊明火于外柵之間。綏令諸軍。造防車防牌。以備攻城之具。」

二十三日。傅良橋自蟾津領軍而會。多張鼓樂。驚駭賊視。夕賊投書云。自古兵交。豈有相罔云云。夜中有人自賊中逃出曰。倭兵數萬。被擄我人過半。倭中亦或怨其將之不早歸。以致俱亡之禍云。賊又於城北海口。夜築新城。城上多設砲樓。樓下穿穴。爲力戰之計。

十月初一日。綏與諸將。期以明日攻城。至昏募先鋒數千。乘轎車。兼輸竹編高梯。漸以近城。大軍離陣露屯。本國將士皆從之。

二日黎明。綏建大將旗。令大軍進薄。前鋒已入城下。馬兵萬餘爲後援。賊登砲樓放火砲。木石不能支。日高忽於城西狐頭。有聲剝擊。天兵盡傷丸劒。亦踏菱鐵。散亂顚沛。賊兵追搶。或殺或擄。走脫者亦皆中傷。又從城穴。陣劒亂斫。投薪焚爇。輪車竹編死尸燒盡。天兵死者八百餘人。綏强以大言慰衆。許令姑停。」

初三日。綏密通陳璘。夜待潮入水陸協攻。夜二更乘潮。肉薄水寨。陸軍作鵝聲相應。水兵以爲陸兵已入賊城。殊死先登。潮水忽退。船在陸地。賊亂入泥濘。圍而亂殺。唐兵力屈。遂自焚其船四十三隻。火達夜不絕。唐兵數百。束手呼上天活我。聲聞陸軍。我國船三隻。亦在其中。制甚高堅。射矢如雨。賊不敢犯。曉潮得出。我師獨免。

時璘與舜臣。逐賊入港酣戰。不覺潮退。三大船膠淺不能動。賊以火攻之。璘與舜臣頓足。不知所爲。海南縣監柳珩。卽令諸船。縛三船尾。督諸軍悉力運柁。遂得出。一軍皆服。（柳珩墓碑）

四日璘發憤。悉引舟師。更侵攻。賊多放火砲。水兵不能支。璘大怒登陸。到綏帳中。手裂綏帥字旗。責以心腸不好。卽具田馳咨於軍門。綏面色如土。扣胷大痛曰。將官無人。吾何獨能是乎。

初七日。綏令元帥退陣。又令陪臣伴臣。盡爲先出。夜半令大陣。盡棄甲冑粮餉。還屯當有。棄粮七千九百餘石。我國諸陣之粮千餘石及牛馬多棄。翼日賊見我陣寂然。大以爲恠。不敢輕發。既而爭出城焚燒。

居數日。本國諸將。皆會富有。璘因泊海岸。與舜臣日日挑戰。賊不出。綏又自雙巖移陣佛偶山。

十一月十六日。劉綏復領大軍。進向倭橋。行長欲通信于嶺海諸鎭。以千金募人。乘夜潮潛出。告急于泗川南海。又使人於綏約。與相退。且曰。水兵相逼。欲去

未能。須以陸兵護過。綏乃使吳廣。俱四十人送賊陣。廣約和而還。

十九日。舜臣與陳璘。大破賊兵于露梁。行長逃還。舜臣中丸死。

初劉綏通于陳璘曰。賊將解歸。可好放還。璘答曰。水陸異責。宜各爲之。賊船十餘艘。先渡猫島。舟師盡殺之。行長忿恚。縛四十唐卒。斷二人臂以送曰。前後欺罔至此。吾當不去也。綏曰。乞和陳將乃可。行長遂以銀百兩寶刀五十。進於璘曰。兵貴不血。請假道還國。璘許之。賊又先發數船。李舜臣邀殺之。行長復請解于璘曰。和既成矣。而以兵相加何也。璘曰。非所我知。乃本國李將軍所爲也。賊患之。泗川賊酋義弘。南海賊調信等。因行長徵援狀。老弱及我被擄人。載以先發。自領數百艘。乘夜潮赴援。舜臣走舡報璘。牽諸船爲左右協。我軍屯于南海之觀音浦。天兵陣於昆陽之竹島洋。夜半賊自光洲雲合。直向倭橋。兩軍掩擊。薪火矢石交下。倭船太半焚破。賊猶殊死血戰。而不能支。乃退入觀音浦。明朝十九日舜臣。親援枹先登追殺。賊伏於船尾。齊向舜臣發丸。舜臣中丸。急命將佐與子莞（一作兄）蓍從命。手自鳴鼓揮旗。日猶未午。賊投水死者無算。逃免者僅五十餘隻。斬九百餘級。而收馘盡納于唐船。方戰之時。行長等潛自猫島西梁而走。南海之賊。由陸路入彌助項。義智收取船載以去。綏見倭橋戰烟馳進。賊陣已空。璘率諸軍入南海。收粮萬餘石。牛馬至不可數。水兵前後斬獲滿千。而多有我人誤死者。（日月錄）

時舜臣擊破賊五十餘隻。斬二百餘級。賊悉船來戰於觀音浦。璘督軍鑒殺泗川賊。賊圍舜臣船屢重。璘換乘我國船。犯圍直入救之。賊又圍璘船幾及。璘璘子九經。以身捍之。至被刺流血淋漓。猶不動。旗牌官以鏜鈀刺賊胷膛。殺之海中。九經得免。賊船鱗集。仰放鳥銃。天兵出死力搏戰。以長槍俯刺之。墜水死者千數。已而璘搖鐸收軍。船中寂然無聲。賊疑之稍却。天兵從高散噴筒於賊船。風急火烈。賊船數百。頃刻焚燒。海波盡赤。舜臣望見璘被圍。亦衝圍而進。合力血戰。總兵鄧子龍船火起。一軍避火驚擾。賊乘之。殺子龍燒其船。（己亥三月子龍喪至京上親臨祭之）有一賊船最高。上施朱幕。金甲者一人督戰。舜臣悉衆合攻。射中金甲者。賊捨璘來救。璘船得出。已而舜臣中丸。是日三更。舜臣跪祝于天曰。今日固決死。願天必殲此賊。祝罷。自領鋭師。先進露梁。

十九日四更。賊圍璘甚急。舜臣直前救之。親冒矢石。手自擊鼓。忽中丸而仆。璘聞舜臣死。顚倒於船者三。曰無可與有爲者。南民聞舜臣之喪。奔走巷哭。市者爲之罷酒。喪歸。南中士子操文以祭。老幼遮道而哭。至界上不絕。（遺事）

天兵亦却。肉不食。（露梁碑）

左相李德馨聞舜臣之死。以忠清兵使李時彦權差統制使。以全羅防禦使元愼假差忠淸兵使。璘先以李純信假差統制使。領舟師。

時賊酋秀吉已死。秀家諸酋等。皆撤壘而還。我國全然不知。至是我國被擄人所報。七月十七日（僉作九日）初秀吉斃。國內大亂。源家康用事。取諸將妻子爲質。收其軍還云。

時順天賊。與泗川賊。擧火相應。柳珩曰。賊邀援鬪我。爲自脫計。不如迎擊泗賊。以斷路歸。乃大呼直進。苦戰終日。丸中珩者凡六。猶植立射賊。意氣自如。血流下凝如塊肉。始入帳中。良久乃甦。問大將何在。則已中丸死。珩痛哭督戰益急。賊屍蔽海。報聞。擢爲釜山僉使。

秀吉藥斃

東萊人梁朝漢通漢。與宋象賢俱死。朝漢孫敷河。年十二。被擄載送馬島。立木槍頭書曰。得朝鮮良家子弟。獻于關白。島主始疑逃兵。及見其書。驛傳數島。至秀吉所居。秀吉熟視敷河曰。鮮兒與日本兒同也。顧屬譯倭曰。爾傳此兒。敎日本語不了。則斬若。譯者恐。燒燭達宵。敎敷河曰。爾苟不力。吾與爾俱死矣。翼日秀吉試呼敷河。敷河能諾。秀吉大悅。學三月盡曉其語。秀吉狎而愛之。常置左右。秀吉負三層屛風。席高尺餘。椎髻箕坐。左砲劒右弓矢。上縣槍戟之屬。時兵興役煩。秀吉無所事。傍有近臣五人。暇則談說古事。捫掌以爲樂。秀吉有姬五人無子。擧兵之歲得一子。曰秀賴。（看羊錄曰秀吉嬖臣與姬通而生焉）丙申秋。敷河聞我使華使至。請於秀吉。幸得見焉。華使沈惟敬也。倭囚使客館。兵守甚嚴。敷河聞華人之哭聲。歸報秀吉。秀吉卽爲蔭室。自館至宮。延見惟敬。惟敬在坐。啖一丸藥。再見亦如之。秀吉恠問之。惟敬曰。涉海萬里。傷濕憂病。常進此藥。氣湧身輕。秀吉曰。無乃詐乎。惟敬曰不敢。秀吉曰。吾頃自島還。頗覺少氣。吾亦可服乎。惟敬曰可矣。卽探囊中示之。秀吉令敷河取來。置諸掌中。熟玩之。丸有署字。秀吉曰。書何細也。不如日本之好作大字也。因抽懷中楊枝。割其半予惟敬曰。欲與共嘗。惟敬受而呑之。良久惟敬縮頸伸臂。作舒泰之形。秀吉始肯入口。索水飮之。翼朝見惟敬。又求一丸。分啖如初。蓋其藥大毒。令人潛削。惟敬歸館。必飮他藥下之也。秀吉自是。支體不澤。彌久寢枯。求醫無驗。鍼之又不血。秀吉恠而曰。安有生人而無液者乎。吾將灸之。遂入處內室。令姬妾注艾。忽輾然而笑曰。吾不起矣。可令外納馬尾數把。淨水一甌。死則秘不言喪。剖腹出腸。盪滌臟腑。縫之以尾。沉屍酒瓮。姬從之。有事則諸姬共決之。數月臭甚。聞於外。諸姬曰。不可終秘。遂發喪。（自秀吉處內敷河不得侍此則聞諸其閽人者）秀賴方七歲。（恬軒集梁敷河傳河年三十九已未得還辛巳爲九十五歲恬軒親聞於敷河）」

天兵撤還

（戊戌己亥庚子事在攷事撮要當考之）

戊戌十二月。劉綎留五千兵于倭橋。領諸將還龍頭山。陳璘使季金等。合我舟師。搜討嶺海。幷無賊蹤。令許國威等。分陣巨濟閒山等島。璘自南海退軍古今

島。國威退南海。

二十二日。徐觀瀾丁應泰王按察。名失效諸使。相會幷還。劉綎自龍頭領軍來候三使。

己亥春。因朝命撤兵。劉綎自龍頭山。陳璘自古今島。董一元自星州。麻貴自慶州。吳廣自南原。各率兵向京。日月錄上出幸江上。迎勞之。倉載

正月。遣韓應寅等。將再發兵糧。終始救濟。兇賊敗遁。邦域重恢等情。奉表謝恩撮要

二月。御史陳效卒于京。時四路提督到京。多誇張功伐。邢玠亦欲褒奏。效痛其欺罔。欲首實。故或云劉綎貨御史厨卒毒殺之。本國啓于禮部報訃。上同

上臨其喪。祭以太牢。

二月。邢玠領四路兵。先發向中原。萬世德以四萬兵因留。

三月。中朝以泗川敗軍之故。罰中路先鋒藍芳威。還戍本國。

五月。邢玠回朝。帝命萬世德李承勳。都督同知杜潛。山東按察副使留住京城。爲善後計。留兵二萬四千。從玠奏也。上同

邢玠西還。上出餞于弘濟院。

徐觀瀾還奏諸將功罪。帝更遣禮科右給事楊應文。會勘軍功

五月立宣武祠。詳典故

庚子正月。李承勳自遼東到京。

遣李時彥。請勿運回義州米豆。以備不虞。攷事撮要下同

五月。萬世德以倭事已完。請撤大兵。九月萬世德杜潛等回去。

遣辛慶晋。乞留南兵三千。備給月糧。鎭守南邊。帝許之。又遣閔夢龍謝恩。」

己亥。天朝賜義州遺下米豆十二萬餘石。令賑濟飢民。遣鄭光績。具奏謝恩。」

辛丑春。天朝逃兵。招集徒黨。騎步三十餘名。作反。綁拿委官李承寵葉靖國等。

掠打刃傷。破開獄門。奪取在監逃兵十五名。馳出興仁門外。屯結作陳。本國發兵擒捕。咨報諸衙門。差護軍朴丁亮。管押解送。逃兵落後者。前後數百餘名。節次拿解于遼東。撮要

乙巳撫院題曰。倭奴窺伺朝鮮。包藏禍心。頃自搶歸之後。尙畜狡謀。屢肆要挾。寔屬叵測。相應委官偵探。以便調度。差原任遊擊董正誼。前往朝鮮。偵探倭情。不時揭報。

丙午春。撫院差原任遊擊劉興漢。到我國邊上。偵探倭情。無論緩急。不時飛報。」

亂中時事摠錄

倭將三十四。兵二十五萬。號五十萬。自釜山至平壤。每一舍築壘據險。分陷八道。搜山剔藪。殺掠士女。罔有紀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禍也。天朝前後發兵

二十一萬。帑銀數萬兩。山東糧二十萬石。以救屬國。皇恩罔極。此又前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芝峯類說）

徵發浙陝湖川貴雲緬南北兵。通二十二萬一千五百餘人。往來諸將及任事人。三百七十餘員。粮銀約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交易米豆銀。三百萬兩。實用本色粮米。數十萬斛。諸將賞銀。三千兩。山東粮。二十萬斛。

壬辰。唐將征倭者。至義州。謂我人曰。汝國禮樂文物。動遵中華。而軍民皆無樂生之心者。皆骨軟禮苛之致。盖唐將審知我國風氣柔弱。人心脆薄。而徒以浮文小節爲務。故民不堪命。至於此耳。旬月之間。乃能察人國事如此。（公私見聞）

變初。人有以焦氏易林卜得訟卦一者爲卜我國說天朝推數曰。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尸如麻。血流漂杵。人知其母。不知其父。然後干戈乃止。時男丁死亡殆盡。有男長而不識父面者。或女子爲唐兵所汚。生子而不知父姓者。（芝峯）

時行朝有讖謠云。細雨天街柳色青。東風吹入（一作送）馬啼輕。舊時（一作太平）名宦還朝日。奏凱歡聲滿洛城。（日月錄）

一說。洪宗祿之被謫也。有子愚而不解字。辛卯冬。夢占一絕句云云。寄示宗祿。以爲不久當見宥。宗祿叱曰。見瞞於何人。而爲此說耶。盖文理不長。故以奏凱爲放還之兆也。（寄齋雜記）

先是南師古。過榮川人家。時宿雨初晴。望見白雲橫帶於小白山腰。有喜色。人問其故。曰此祥雲也。不久當有兵火。在山下者可得全安。（豐基豐榮爲福地也。至是倭寇至豐榮。去鳥嶺路不遠。數日可至。而賊終不入。菊堂俳語）

癸巳春大饑。各道人民流離失巢。餓莩相屬。人相殺食。山中草葉松楡皮根幷盡。

甲午夏。大牛之價不過米三斗。細木之直。未滿粟數升。珍寶不得賣。人相殺食。女子稚兒不敢任意出入。餓莩相積。飢民爭食其肉。至剝死骨取汁咽下。亦不旋踵而皆斃。

有牛馬者。賣于天兵。天兵一日屠殺數百牛。故四境牛畜雞犬殆盡。劉綎設賑南原。飢民雲集。賴而少延。其後盡死于其傍。一唐人醉飽嘔于路中。飢民駢首拾吃。弱者未及。却立呼泣。

時兵興一歲。國用匱乏。不得已許賣官爵。百石爲三品。三十石爲五品。至癸甲之年。則以一二十石。陞嘉善堂上。而人無願者。

癸甲年間。木棉一匹直米二升。一馬價不過三四斗。飢民白晝屠剪相食。重以癘疫。道路死者相枕。水口門外積屍如山。高於城數丈。募僧徒埋瘞之訖。乙未乃止。翼年丙申豐稔。綿布一匹直米三四十斗。豆則五六十斗。人始免菜色。而酒肉豪侈。甚於平時。（芝峯類說）

賊出城而因飢餓厲疫死者。又十八九。盖其民生一大厄會。雖人事之失。有以

致之。亦數也。數年前熒惑犯積尸氣卒有此禍。又有判尹任說。建議京城外四山之麓。民多侵耕。築土爲小埂以限之。自東小門始。過崇仁門水口門至南伐原。羅列無數。望之纍纍然叢塚。見者以爲非吉兆。築埂未畢。而仍兵亂。癸巳甲午間。飢民病死者。曳棄於城東。有平安道僧數人。具蘘椑舂鋪。收屍骸多作大坎而瘞之。悉在城東。人以爲築埂之應。亦可恠也。西崖集

癸巳七月。令諸道人民。權服華製。大小則黑衣窄袖。禁軍以下。去笠子戴小帽。欲使倭疑天兵益至。從八月初一。無遺改制。

壬辰時。有一將倭入據宗廟。不得寧處。移于南別殿。又健元陵丁字閣。麻田崇義殿。鳳山客舍。倭賊屢火而自滅。終得無恙。異哉。芝峰類說

變出於倉卒。而我國地方偏狹。殆無乾淨處。惟湖南一道。湖西右道獨全。士女多歸之。且倭賊以我國人鄉導。故無遠不到。所謂幽險之處。則避亂人爭相投集。彌滿山谷。反爲招賊。駢死者不知紀極。至於咸鏡北道。地勢如甁項。一入而不得出。其免於鋒刃者甚罕。反不如在平地。隨賊去向東西奔避之爲逾也。芝峯」

癸巳因備局議。試鐵箭五矢一中者。其後編作隊伍。赴嶺從軍。斬賊一級。卽許科。所謂斬首及第也。自是之後。飢民多不能保。其首領率相剃髮作級。雖納眞倭之馘者。多買於人而上之。或有爭價相訟。而亦陞二三品之秩。

時天兵陣于善山星州。湖南之人。支供天兵。所向粮饌。一夫二馱。轉運之勞不

可勝言。而生進及士子。充定監官監供。他道皆然。日月錄

天朝參將呂應鐘。善推步詩。寄監供士子曰。毒世妖蛇走大海。吞人暴虎入深山。追兵百萬成何事。饋餉徒傷百姓錢。又以倭字占之曰。字中有木字。當以金克木。故已以正月初八金日。復平壤。金命元元帥之不敗。亦應此兆。字邊有人。傍人不住。故失住無定。字上有禾。夏月成事。字下有女。難化者婦人。但禾音和。女子成好。則和好之說。亦必有矣。上不足同○傅

金復興問呂應鐘曰。時變至此。何時太平。應鐘曰。又有一事不可言者。卿若聞之。失聲痛哭。無所去矣。天下將必大亂。我亦從此欲入武夷山中矣。應鐘號繼庵。字太和。所言中於戊午以後。上同

乙未帝命致祭平壤開城碧蹄王京陣亡病故官軍奉旨。壇名愍忠。仍送官銀。買辦祭品。朝野記聞 攷事撮要

癸巳柳成龍。請移咨遼東。開市鴨綠中江。以通貿易。於是遼左米穀多流出於我國。平安道之民。先受其利。京城之民。亦以船路賴活。時我國綿布一匹直皮穀一斗。而中江直米二十餘斗。其用銀銅水鐵者。尤得十倍之利。西厓集○又詳西北開市典故」

先是全羅監司啓本。光陽縣監牒呈。自前以來。鐵塚稱名處有之。開見則無鐵物。但有誌石刻字云。東距十五里許。有黃金塚。得之則其利萬倍。但子陵父奴陵主下陵上僧赤笠。僧行俗事。俗行僧事。儒生棄筆硯。織女棄機杼。農夫棄耒

鋤。壬辰國三分。癸巳還定。午未太平。入頭流山避亂第一。湖西少安。驪江血肉之地。還都漢陽。當周八百。唐兵渡臨津。則加周二百云云。至是果驗。(松窩雜記)乙未春飢饉之餘。耕牛靡遺。人自曳耕。八夫爲之。處處作屯。時兩湖之民。樂於耕種。耘田者十十爲羣。旗麾鼓笛。歌舞相競。人以爲丁酉之亂。樂極悲來云。

丁酉倭賊再逞。時平秀吉令諸倭割鼻以代首級。倭卒遇我國人。輒殺之割鼻沈鹽送于秀吉。秀吉閱視後悉藏于其國北邙大佛寺傍。作一丘陵。以威示國人云。血肉之慘。舉此可知。我國之人。亦多無鼻而得生者。(芝峯)丁酉。唐將之再舉征倭者。皆到漢京。上命分館于士大夫家。一卒以屠牛販利。一日宰屠纔畢。大將之在義州者。傳令禁宰殺。其卒不敢以令前爲解。卽掘土埋之。其令嚴如此。(公私見聞)其令雖如此。(芝峯類說)

時士大夫家婦女。多有被掠者。及至賊退。免禍之家。不欲與遭變者連姻。上憂之曰。此風若長。舉國大家。殆無完全者矣。力勸宗室貴戚。結婚於遭變之家。自後無敢區別疵累者。(公私見聞)婦女之守節死者。多至不可記。而孝子次之。忠臣又次之。然其表表可稱者。亦無幾矣。噫。士子平日讀書講義理。孰不曰我丈夫也。而臨危授命。則反居婦女之下矣。(芝峯類說)

張鴻稱其妻罵賊而死。朝廷命旌其門。丙申歲黃愼奉使日本而還。倭刷送被擄男婦。鴻妻在其中。人皆駭憤。而朝廷不抵鴻欺罔之罪。(荷潭破寂錄)賊酋吉盛重隆。自鐵嶺分向關東。還踰嶺西躪列邑。將迫原州。牧使金悌甲莅任纔一年。盡發軍卒。入鈴原山城。城四面皆絕壁。前通一路。賊乃爲書掛長竿。誘以利脅。悌甲手斬其使。令其下候見賊至。使之吹角。天明五角齊報。戈甲被山。鼓譟動地。賊緣崖潛進。城遂陷。賊迫悌甲令拜。悌甲不屈。與其妻子同死。悌甲安東人。白而長身。寡言笑。登第歷州郡。方伯有遺惠。

成泳以前承旨。守喪在畿甸。其時監司以泳權牧驪州。非朝命。以亂極不敢辭。朝廷聞之。令兼江原巡察。洪思敾(牧使)居母喪。避兵近地。路遇泳。泳怒其不下馬。使卒拿而問之。責曰。汝是朝官。當此大亂。何敢不預其憂。而私自避亂乎。思敾曰。父母喪重。何敢私自起復。欲降于倭。以安其身。則人理所不忍。故如是避兵行耳。成面有慚色。撥馬而去。蓋泳叔父承旨世寧。降于倭。至以女嫁平秀家。而泳之起復。亦非朝命。故以此辱之。聞者快之。(上同)

前佐郎姜沆。丁酉之亂。全家被陷。中路再投水。爲人所救不死。在虜中。間遊倭之有識者。訪探倭情甚詳。累從便奏報。(上甚嘉憐。至是倭之受學于沆者。私具船楫。庚子夏全家還國。士子隨還者。亦十餘人。沆錄其所聞見。著篇上奏。上賜酒問倭情。欲官之。沆以時議。卒以禁廢。遂鄉居敎授。鄉人立祠。所著看羊

錄行於世。看羊錄初以巾車錄爲篇門人尹舜舉改以看羊盖沆之密疏來報死作詩遙慰之有節爲看羊落書從白鴈傳朝也權韓聞知其不死故採之句以名之沆在倭時。有倭將寄一扇。沆以詩謝之曰。一幅溪藤陣陣風。寄來深荷丈人情。儉生每恥看天日。從此殊方掩面行。倭人稱歎。日月錄○沆字太初文科靈光人」

南原儒士趙慶男。避兵于智異山波根寺。慷慨起義。於是賤人朴彦良等從之。多殺零賊。以救避兵之民。九月二十二日。斬賊三十六級。十二月初七日。殺賊一百二十三級于山陰。所領之兵。無有損傷。亦不衒功獻馘。又嘗著亂中雜錄頗詳。亦多發憤之義。日月錄

京城賊每日散出掠城外。因與淨土寺僧相熟。在城西十里高陽人李山輝。教寺僧設策殺賊。一日四倭至。僧徒欣然迎入。奔走供飯。倭喜其款待。不疑而食。食畢呼水。四僧以大瓢滿斟如火熱湯以進。賊持鉢仰視。僧急潑其面。賊皆仆地。以木椎擊殺之。目睛皆爛。曳出寺外埋之。

己亥夏。全羅被擄人金丁仁等十二名。自對馬島裝船走回。漂到登州。本地之官。押送經理衙門。轉送東遼。遣陪臣李好閔表謝。時全羅人魯認。亦偸船漂到福建。送還本國。日月錄

己亥夏。本國人民之從天兵過江者。寄住於遼東等處。見我國士人。願回鄉土。侈咨兵部及山海關遼東等衙門。請盡數查還。

摠論義兵

壬辰。乘輿西幸。國內空虛。賊兵充斥。號令不行。幾於無國者踰月矣。嶺南郭再祐。金沔。湖南金千鎰。高敬命。湖西趙憲等。倡起義兵。傳檄遠近。自是民始有向國之心。州郡士子在在召募。以義將稱號者無慮百數。以至勦除倭賊。恢復國家。乃義兵之力也。及事定之後。悉以軍功。作爲隊伍。或分防海津。或上番京師。其怨苦極矣。至於納粟之類。亦皆不免。非但罔民失信。他日有事。必不得力矣。芝峯類說

當初義兵之起。實爲恢復之大助。及今日月已久。則處處屯聚。各自進退。不相統屬。不受人節制。任便休息。或有掠奪民財。橫肆閭里者矣。朝廷每見義兵來獻首級。斬得零賊。則皆喜賊死者多。可以收復。而誠不知小小零賊之死。賊亦不惜。而無損於賊也。李貴來言。願得義兵大將。差遣大臣爲體察畿江黃三道。使義兵合爲一。聽其節度。不許捕斬零賊。只令合擊屯城之賊。次第討平。則方爲收復之實功。又令兼管官軍。節制方伯。則氣勢翕合。而兵力不分云。此人之策。誠爲至計。久處賊中。深見時勢。而發於至誠。願勿以年少忽之。牛溪與尹相斗壽書」

變初議定事。目時以爲草野之人。非有朝廷命令。而自破家產。糾合同志。稱爲鄉兵。做其兵器。供其軍儲。功勞百倍。而其爲將者。若非彎弓挾矢之士。勢難身自登戰。冒刃斬級。則管下之人。得斬滿十級以上者。幷賞其將。故士人爲義兵將。管下斬滿十級以上。例授初階職。而其後雖斬二十三十級。亦不得一一論

賞。而不知何時改定其規。雖非草野之人。每管下斬十級。准自斬一級。一一准階。至陞嘉善者有矣。以此變初爲將。望賊奔竄。而各處軍兵。在在斬賊。無路上達。獻於其將。而使之轉啓。則只有受級書啓之功。乃得重賞。而間又有因緣圖利者云云。白沙集

世以趙憲高敬命之死。爲節義。而若曰死於王事則可也。至稱節義則未也。當板蕩之日。憲等以一介書生。奮臂決起。糾合義徒。志存王室。忠義可尙。至於錦山之役。諸軍因暗潰散。賊挺刃突出。地勢險狹。自相蹂躪。憲死於亂兵。敬命適乘醉不能控馬。亦死於軍。其見敗不奔。卒死於王事。則果可褒奬。而若曰節義則未也。其從容就死。不失所操。惟金千鎰梁山璹二人而已。當晋州之圍。千鎰聞圍急。引兵馳入。此其難也。事急之後。軍中以爲千鎰士人。勸使以兵屬副將。馳出城自全。則千鎰不聽。終守蠶石一面。至於賊兵登城不變。從容北面再拜而死。梁山璹乃是隴畝布衣。特以千鎰素佐之人。雖從死可也。雖不死亦可也。千鎰勸使出城。毋令同死。則以爲既與同事。當與同死。卒從千鎰。非素履篤實者。能如是乎。世之論者。汎以四人同科。亦非定論。白沙集

摠論諸將

李時言金應瑞高彦伯李光岳。大小百餘戰。未嘗挫折。汗馬之勞。斬獲之多。常爲諸將先。朴名賢韓明璉洪季男具幌李楠等。最稱驍雄。一時諸將無敢比肩。至於臨陣被甲。皆以名賢等爲首。而從戎十年。皆未有大段樹立。可指而名者。豈非所遭之機。有不同耶。白沙集

大駕西狩。人之視西路爲死地。咸以爲賊所必蹶。至於窮蹙而同歸於糜爛也。諸將莫肯向西路。率皆翱翔躑躅於京畿黃海之間。以爲前却之計。及臨津之敗。諸將一時潰散。各自圖生。惟李薲自敗所。直入行在。同守平壤。及平壤不守。皆以爲事無可爲。皆渡浿水而南。薲又退還定州。收拾散兵。復鎭順安。以爲遮遏之計。行朝事急。敎書羽飛。徵勤王諸將。疑畏無敢向西。或外托勤王。領兵溯海。尋見妾居。載與還歸者有之。或下令軍中。罷兵逃歸。以爲觀望之計者有之。見徵兵書。對人冷笑者有之。人心至此而極矣。惟全羅兵使崔遠。率所部西上。軍情中路大變。一日臨斬五十餘人。以示必死之意。終不可止。則入據江華。使軍不得逃。經年苦守。餓死相繼。而終不變。雖不能立功。其心亦足可嘉。故常以亂後諸將。惟薲與遠。不失人臣之義也。白沙集

錄扈　聖宣武靖難功上尊號

辛丑五月。錄扈從勳。定以李恒福鄭崑壽爲元勳。傳曰。崎嶇險艱。顚沛流離。百折不回。伸大義於天下。請天兵而討賊。恢復疆土。

使宗社還于舊都。此誰之所爲乎。孰非國家之勳。而惟此從臣之忠勤。世所未有。李恒福以都承旨隨予。左右不離。又爲兵判。臨難盡瘁。鄭崑壽得請天兵以來。予意二人當爲元勳。(鄭西平行狀)

恒福啓曰。大駕駐寧邊之日。沈忠謙與臣請對。忠謙曰。初勸　上北幸。今聞恒福之言。亦有理。故請對耳。當時若非忠謙。決策請對。則　大駕幾不向義州矣。是夜自　上出募諸臣之願從者。臣遇洪進於門。問所向。進曰。當隨　駕。臣故試其意。設數條以難之。進泣曰。迂拙儒生。縱使東還。有何所爲。不如得死於　君父之側。又見李礪問之。礪曰何問爲。臣曰今日兩宮始分。欲知公居就。礪張目曰。君父所往。安問去就。又有人來傳。武人韓淵以武宣傳官終始不離　上曰。予臣惟有韓淵一人者。慷慨言。家世以忠義相傳。遭亂不得隨　君父。何面目歸見妻孥。寧赴戰而死。臣聞而招問之。果然。乃與三臣約此事。及至今日。半登鬼簿。幽明雖隔。舊義難忘。況李德馨之功。實關機宜。只以當初因公幹南下。追及平壤。非自京扈　聖之類。無人擧其名。臣實惜之。　上答曰。德馨之功。予所知之。只緣非初從之人。不錄於有司書啓中。姑待定功欲議之。今此啓辭。實獲我心。方賊鋒長驅而至也。自請往誘。以緩其勢。至平壤單舸見虜。諭以利害。此豈人人之所能爲乎。非忘身殉國者不能也。且忠謙請對之說。曾所親知。而如進等願從之言。今始得聞。令人淚落。既以卿爲元功。此在卿酌處耳。

壬寅秋。始議合錄扈從征倭一功。

甲辰四月。錄洪可臣等靖難功臣五人。以討李夢鶴之功也。(國朝典故)

甲辰七月。改錄扈從功臣李恒福等八十六人。征倭功臣李舜臣等十八人。」

甲辰六月。賓廳元勳及大臣啓曰。辛丑勘勳時。扈從及征倭兩功臣。分而爲二。壬寅秋始有合錄之議。卽稟旨改定。今者言官又請分錄。其中削去者二十七人。鄭運等亦當幷削。然則征倭武將所存者。只李舜臣權慄元均高彦伯四人而已。如權應銖之於永川。有收復之功。李億祺之舟師。趙儆之於幸州。有勝捷之功。金時敏李光岳之於晋州。李廷馣之於延安。皆有全城之功。而俱被削去。他日武將之解體。不可不慮。壬辰亂初。申點在玉河館。聞倭變號哭請兵。其後大兵之出來者。皆點之力。而獨不得參。此數人等。宜幷仍存。且兩功臣。當初其數甚多。故定爲四等。今既分號。請以三等勘定。兵糧奏請使臣。亦移錄於征倭之勳。　上從之。

扈從改稱扈　聖。征倭改稱宣武。

甲辰勘扈從功。以爲翊運。永慶主論。改爲扈聖。時尹承勳以領相率百官廷請。謂諸大臣曰。公等奉身先退。使我擔當此擧。不得不致怨於諸公。永慶黨掌令。李德温劾承勳罷之。永慶代爲領相。(荷潭錄)時永慶陰持斗柄。竊運寒暑。妄以胷肚。默測天心。乃欲以癸巳匡復之業。議上